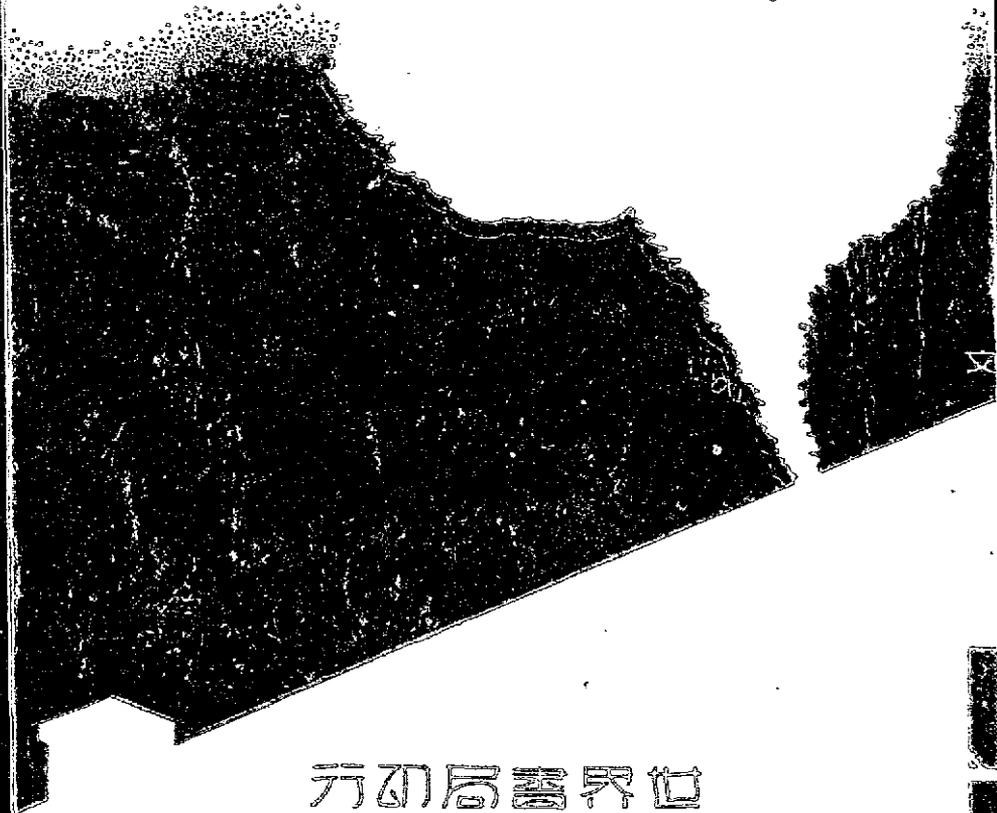


吉訶德先主

西葛提斯原著

將瑞雷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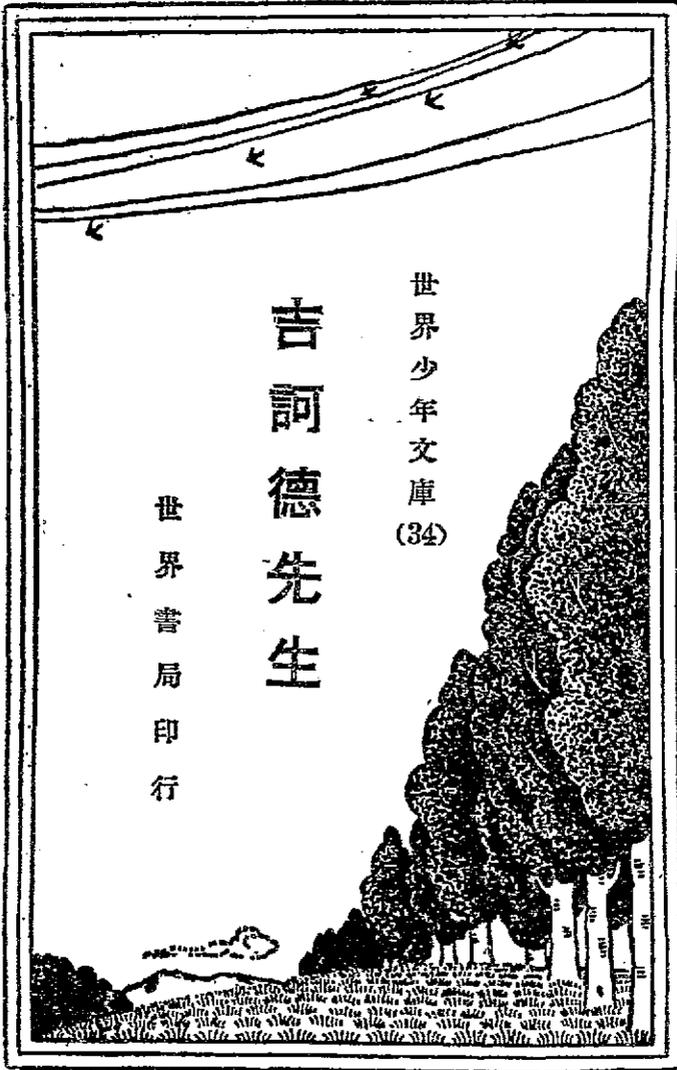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少年文庫
(34)

吉訶德先生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 第一章 吉訶德先生的性格和事業……………一
- 第二章 吉訶德先生第一次由家出發……………一六
- 第三章 吉訶德先生晉封武士爵號……………三三
- 第四章 離開旅店後的遭遇……………四七
- 第五章 吉訶德先生第二次出發……………六二
- 第六章 吉訶德先生攻打風磨……………七五
- 第七章 武士被毆……………九六
- 第八章 吉訶德先生奪取頭盔……………一〇三

目次

第九章	吉訶德先生解放囚犯·····	一二七
第十章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一四四
第十一章	吉訶德先生仍在山中·····	一七〇
第十二章	牧師與理髮匠在深山中·····	一九〇
第十三章	武士解救情狂的方法·····	二一八
第十四章	吉訶德先生在旅店裏·····	二四六
第十五章	吉訶德先生大戰紅酒囊·····	二六四
第十六章	武士被捕·····	二七九



第一章 吉訶德先生的性格和事業

在西班牙拉曼却省的一個村莊裏（這村莊叫什麼名字，我無意去追想牠）不久以前居住着一位紳士，他家中備有一長槍，一個老舊的盾牌，一匹瘦馬，並蓄有一頭獵犬爲打獵之用。他家裏平常的晚餐，大概總是一盤牛肉夾羊肉和一盤蔬菜，每逢星期六吃油渣肉片，星期五吃扁豆，而於星期日則特別闊氣，吃一隻鴿子，或者相類似的東西。這樣把他家裏進款佔去了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用在衣服上；他在假期的時候，穿着漂亮的錦袍，天鵝絨的短袴，和上等的皮鞋，至於在休假以外的各日中，他穿着最好的





家織大布衣服。他家裏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女管家，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姪女，此外還有一個年輕男僕，看田上市之餘，替他裝鞍，背槍。我們這位武士的年紀，大概在五十近邊的樣子，他是一位體格堅強，身材瘦長，晨起很早的大運動家。人們把他的姓氏叫做吉哈大或闊賽大（因為寫這個題的著作家們的意見各人不同），雖然照理推測起來，似乎很明顯的叫做吉訶奈，然而不論姓什麼，這對於我們的故事沒有什麼要緊的，只要我們說這故事的時候，內容沒有絲毫的差異就是了。

你們必須要明白上面所說的紳士，因為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空閒的（差不多一年到頭都是這樣空閒的）緣故，致身於闊



讀武士的書籍，其熱情與切望的深入，幾乎使他完全忽略了他的野外運動，甚至於家庭生產事業，亦無心料理；他賣了許多畝耕地去尋獲武士的書籍來讀，只要能够找得到這種書籍，他總是拚命的買回家來的。但各書中最歡喜的是著名錫爾佛（Pelioiano de Silva's）的文章，簡直和真珠一樣寶貴，尤其是當他讀到求愛和挑戰的文字時；在這兩種文字中，他時常看到像以下的文句：『使我理性發生擾亂的非理性的理性，軟弱了我的理性，到了以理性去怨謗你的美麗的地步』（“The reason of the unreason with which my reason is afflicted so weakness my reason that with reason I murmur at your beauty.”）又如『那崇高的天，很神聖的以羣星捍衛你們的



神聖，使你們得到從你們的偉大所應得的酬報。』 (『The high heavens, that of your divinity divinely fortify you with the stars, render you deserving of desert your greatness deserves.』) 這位可憐的先生在這種幻想上失了神智，時常躺臥着盡力的去索解他，想慢慢的窺探出牠們的意思；其實，這種幻想，就使亞里士多德先生專爲這問題再生，也未必能解答或體得出真意來的，他對於書中所說的皮賴呢先生因遊戲所得的傷，頗爲不安，在他看起來，以爲，假使沒有那班偉大的外科醫生替他醫治痊愈，他的面部和身體，或者早已包滿了創痕和傷疤了。他想依照此書作者的指導，以無窮的冒險事業，來完成此書，並且有許多次數，他提起筆來，想結束這已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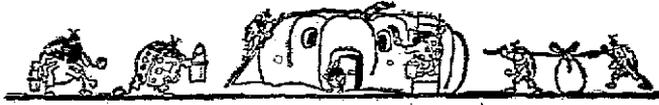


始了的題目，無疑的，要是他沒有更大與使他更專心的思想阻止他，他已或者已經寫完畢了，而且一定也是一部成功的作物。

他時常和他同村的一個助理牧師（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並且是錫裘柴學校的畢業生）辯論英格蘭的巴爾墨林與剛爾的亞美蒂斯兩位武士的優勝。可是那村莊裏的理髮師尼可拉常常說他們這位武士都趕不上方白斯武士，如果能有和他相比的人，那只有亞美蒂斯的兄弟該雷亞先生了，該雷亞先生有一種無論何事能適應的精神，不過精美的形狀，與感動人的程度不及他的兄弟亞美蒂斯罷了，至於照勇敢這一點上說他一些也不落在他兄弟之後的。總而言之，這位拉曼却的紳士，對於武士書籍的閱



讀，是專心極了，在晚上從日落，到日出，在日裏自日出到日落，把全部的時間都傾注在書本上；因為少睡覺，多看書，把他的頭腦弄得神志昏迷。他的幻想中裝滿了他在書中所讀到的魔術，爭鬥，打仗，挑戰，創傷，乞婚，戀愛，痛苦，以及各種絕不可能的無意識的事；在他的意識中，以為他所讀的全部虛構與幻想的各種事物，都是真實的，在他的心目中，以世界上任何歷史沒有比牠更真實的。他常常讚美十一世紀時西班牙擁護王室及基督教的大英雄露達時是一個很好的武士，但是不能和大劍武士相比，他能向背後一劍，把兩個兇猛可怕的巨人砍作兩段。他尤其想到卡匹奧的伯爾那多，因為在綸忒發列斯地方的戰爭裏，他不顧一切魔法，殺死了羅蘭。



(註一) 又利用了希刺克利的計策，把忒路的兒子名叫安提阿斯的勒索於他的手裏。他極稱讚巨人慕爾根諦，因為一切巨人種類都是傲慢而無教育，只有他一個人有禮貌，受了好教養。他最羨慕蒙搭爾棚的來仰內多，尤其是當他看到來氏由城堡裏衝出，逢人便劫，與越過大海竊得摩哈默德的偶像（據摩哈默德的歷史說這尊偶像完全是金的）這件事。他看到查理大帝時代的一位伯爵衝突他手下的一個叛徒，他心裏也時常想要給他的女管家，甚至於姪女衝擊一下。

總之，他的本性完全喪失了，他剛剛和現在世間的一般癡人所有的最奇怪的幻想一樣，而這種最奇怪的幻想，在他想起來，以



爲是對的，而且是必需的；至於在爲振作他自己的光榮與好國家服務兩點上說，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做個武士。穿上全副的鎧甲，騎在馬背上，遊行於天下，以找尋冒險事業，他自身要去實踐在書本上所見到的一切普通武士的行爲；糾正各種過錯，並致身於危險事業，藉以獲取永久的榮譽。這位可憐的紳士彷彿至少已經看見了自己頭上藉着兩臂的力量戴上了來仰內多所戴的達拉布松的皇冠；他因爲被幻想中所見到的各種強烈的享樂所引誘，促進他游俠計劃的實現。

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是清潔他的曾祖父所用的放在屋角上忘記了多年，被霉鏽侵蝕了的鎧甲。他盡力的把牠擦光磨亮，但他



覺察得這副鎧甲有一個缺點，就是這頭盔僅僅不過是一個單片，沒有面甲和後腦蓋等可以關合。但是這個缺點他的發明把他彌補起來了，他想出一種方法，用紙板來補足半個頭盔，看起來好像整個頭盔一樣。爲要想看看這紙鑲的頭盔是夠堅固，能不能抵擋得住刀砍，他抽刀來劈了兩刀，第一刀就把他一禮拜功夫所做成的立刻取消了。頭盔這樣容易的敲碎，不免有點使他掃興，但爲保護危險起見，他又重新工作，把鐵條子襯托在盔內，到了堅固的地步爲止。他此時不再用刀試驗，認爲已經合格了，把牠作爲一項最完美的頭盔看待。

他第二件所做的事，是檢查他那匹瘦馬；此馬長了一身比小



錢幣還小的斑紋，還不及哥尼拉所出產的馬來得好，但在他的眼裏看起來，比亞歷山大大王所用的馬標斯法拉斯或西班牙的大英雄露達時所用的馬貝比喀，還要優勝。他想了四天的功夫，想給那匹馬一個名字，他心裏想，屬於這樣聞名的一個武士的馬，和他自己這樣有功績的人，要是沒有一個特別的名字，是不對的；他竭力想把所取的名字適合於此馬屬於武士之前是怎樣，和現在是怎樣的含義；牠的主人取得了一個新的地位，牠也應該有一個新的名字，而且這名字要清楚又要響亮，使能適應于他那時出現的新地位與新職業，這是合理不過的事。所以他從記憶和幻想中想出一大堆的名字，經過了拼了又改，改了又加，加了又修之後，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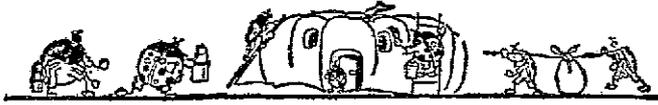
叫牠叫羅茜安得，(註二)在他的心意中，以爲這是一個高尚、深沉、有意義，合於牠前爲工馬，現將爲戰馬的條件的名字，是世界上一切工作馬的第一個名字。

既已替他的馬取得這樣口味的名字，他現在急於要爲他自己也取一個，在這一點上，他又思索了八天的功夫，最後，他決定把他自己的名字叫吉訶德先生，(註三)這是，我前面已經說過的，從他以前的名字吉哈大來的，據一般真實的歷史著作家推測，他以前的名字無疑的是叫做吉賽大，並不是像其餘的人所叫的闊賽大。因爲想到那勇敢的亞美蒂斯並不以簡單的亞美蒂斯爲滿足，而要加上他的國家的名字，叫作剛爾的亞美蒂斯，以顯著他的



名聲，他也像一位偉大的武士一樣，決意把他所住的地名加在他自己的人名上，叫作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這樣一來，他想他的家世和國屬都確切的在他的名上，表示出來了，而且一方面亦可以光耀閭里。

他的鎧甲既已磨光擦亮了，一片護頂甲已成爲一個完全的頭盔了，那匹瘦馬也已賜給了名字，而他自己也下過了決心，于是他下了結論，現在除物色一位姑娘來戀愛之外，沒有別的需要了；因爲一個武士沒有戀愛，猶之乎一株樹沒有樹葉或菓子，一具肉體沒有靈魂一樣。他自言自語的說：『倘若我的運氣好，在與巨人族接近的什麼地方，遇着一個平常的武士，和他發生衝突，在一度



猛擊之後，把他摔倒地上，或者一刀把他從頭劈到腰止，總之，戰勝他而且克服他，拿住個把巨人作為一種禮物一樣，叫他跪在我美麗姑娘面前，要柔聲下氣的對她說：「我叫開萊丘賴波羅，是梅林特雷尼亞島的首領，被令人不勝讚仰的武士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只在一次戰爭之後所克服的，他命令我到你夫人面前來，請夫人任意的處置我。」這樣不是很寫意麼？」唉，我們這位好先生是如何的賞樂這種說話啊，尤其是他想到有人叫他的夫人時，在和他自己的地方相近的村莊裏邊，有一位很漂亮的農村姑娘，這位姑娘他從前曾愛過她的，雖然，大家都知道，她自己從未知道這件事，也沒有想過這件事。她的名字叫陸蘭常，而他想她適配於「他



的理想夫人」的頭銜；他又要替她取一個名字，要和她原來的名字意思一致，而且要暗示出一個王妃或偉大的夫人，經過相當的尋思之後，他決定把她命名為達爾湯婆婆的特爾茜尼亞——她是安爾湯婆婆人——在他的意想中，以為這是一個好音調的，非常的名字，而且含意深遠和他以前給他自己與他的從屬物所取名字一樣的好。

（註一）亞美蒂斯是剛爾（或者是現在的威爾斯）國王霹靂惡的兒子。他有兩個兄弟，一名該萊亞，一名羅薩拉斯。弟兄三人都是最高尚，最勇敢，最愛名譽的武士，常在戀愛與戰爭中過生活。

（註二）羅蘭是查理大帝的一個勇敢的姪子，羅斯防與沙提孫人的戰，他和他



的好伴友亞里佛受了致命的傷，將死的時候他吹了號角，在三十里外的查理大帝聽到了，趕快來援救，但已來不及了，結果不過把沙里孫人打敗，爲死者報仇而已。

(註三)羅茜是工作馬的意思，與游獵及打仗及賽跑的馬不同，安德是以前的意思。羅茜安得 Rocinantes 卽以是爲勞動馬的意思。

(註四)吉訶德是保護大腿的一片盔甲的意思。



第二章 吉訶德先生第一次由家出發

部署既定，他不再想延緩他實行的計劃，他的心裏好像想着他一滯留，世界就要毀滅似的，他眼見得許多錯誤要改正，許多悲慘的事要援助，許多不公平的事要挽救，許多弊病要去除，還有許多責務要實踐。于是在一個天還未亮的早晨（是七月中最熱的一天），他穿上鎧甲，騎上羅茜安德，戴上補綴過的頭盔，套上盾牌，提着長槍，不通知別人，別人也沒有看到他，獨自一人的從他的後門向着野外出發，心裏因為看見他已經開始他偉大的任務，懷着極度的滿足與安慰。他剛剛一到曠野中，忽然起了一個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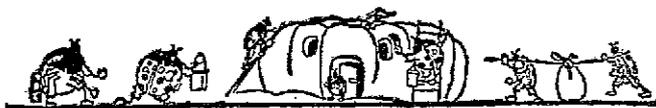


思潮來打擊他，幾乎要把他的事業在開始的時候便打消了；可是他還不曾授過武士的爵號，依照武士團的規則，他是不能夠而且不應當穿鎧甲去反抗任何其他的武士的；就令他已經授過爵的話，也不過像一個新進的武士一樣，只應穿着黑素的鎧甲，甲片上沒有什麼徽章，除非要等到他以威武獲得牠的時候。這種種的回想使他的方針發生動搖，但是他的熱狂壓倒任何理智，他決定做照他在書本上所讀到的其他地位相同的武士的榜樣，在第一次所遇到的事業上，使他自已得着武士的銜頭。至於白甲，他決定在第一次機會上，要把牠磨擦起來比白駒更白；因此，他自已安慰自己的仍向前途進行，所走的路，完全由馬去選擇，因為他相信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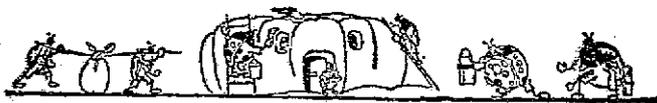
才是冒險事業的根本精神。

我們這位新出茅廬的冒險家，慢慢的向前進行着，自善自語的說道：「除非到將來我這件事業的誠實歷史使大眾聞名之後，有誰知道呢？著作這歷史的賢士，當其不得不開始敘述我這清晨第一次出發的事實時，會不會照以下的樣式寫呢？」剛剛紅色的小太陽之神散佈他的金絲亮髮于廣大的地面，與漆畫着毛羽的小鳥們叫唱了調和而流暢的歌曲，以歡迎黎明的女神之後，著名的武士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拋開溫軟的被窩，騎上他有名的駿馬羅茜安德，開始遊歷古代的名戰場蒙提臘了；（註一）」（實際上他是遊歷。）他接着說：「我這值得鑄于青銅，刻於大理石，繪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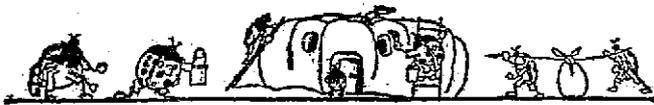
板以爲永久紀念的事業，剛巧在這個年代，這個時期內可以使牠顯著一下。並且，賢智的歷史家呵，不管你是誰，將來做了這個可驚的編史人時，請千萬不要忘記我的好馬羅茜安德，牠是我漫遊的永久伴侶。」等一下，他又忽然的發作，好像認真的被戀愛刺動了，「唉，特爾茜尼亞我心愛的姑娘呵！你過去以辱罵的態度對我，而且以鐵面無情的冷酷驅逐我，使我不得見到你的美容，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呵！唉，姑娘，請你鑒原你的奴僕的苦痛吧，他因愛你，弄得憔悴欲死啊。」

他連貫不絕地進行種種荒謬不合理的事，完全是依照他的書本所教他的法式做的，竭力的做尤書中人物的言語，在這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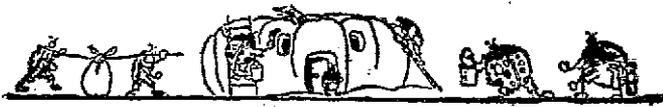


的時間，他走得很慢，而太陽已很快的上來，其熱力之大已足移溶化他的腦筋——要是他有腦筋的話。差不多遊行了一天，沒有遇着一件可注意的事，因此他頗覺失望，因為他是急于要和人會戰，可以立刻試驗出他強有力的臂膀。

許多的著作家說，他所遇到的第一次冒險事業是拉畢斯以及拉曼却的年鑑所載的，是他那一天整天的在路上，到了天將黑暗的時候，他覺得他和他的馬都疲倦而且饑餓得要命，向周圍各處視察，看能不能發現什麼城堡或者牧童的草棚，好在裏面歇歇力，吃點東西，他見出在離開路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家旅店，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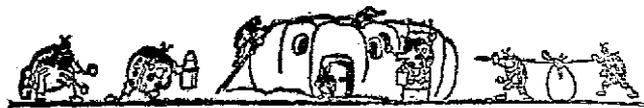


歡迎得像引導他到天堂門口的一顆明星一般；他加速他的馬步，到達旅舍時已是黃昏開始了。門口站着兩個年輕的女子，他們叫作本地姑娘的，同着幾個馬伕，已經預先停息在旅舍裏，是到錫佛爾省去打此經過的；因為每件事物與每種想像，在我們這位冒險家看起來，都好像是照着他所讀過的樣式發生出來的一樣，此時他看見這所旅店，把牠想像作有四座雪白的角樓與尖塔的城堡一樣，同時還連想到這一類城堡平常所有的吊橋與壕溝等附屬物。他向着這所被視為城堡的旅店前進，在將近旅店的時候，他約束住馬，希望在雉堞上或者會出見個把侏儒，以喇叭的聲音通知大家，報告一位武士行近城堡的事。但是看得見他們對於這件事



的動作很慢，而他的馬則匆促的要想跑到馬廄裏去了，他終究向着旅店的門口前進，看到站在那裏的這兩位美麗的鄉女，以爲是兩位高尚的小姐或者是可愛的夫人在堡門上休息的。

剛剛在這個時候遇着一件事情，即是，有一個牧豬奴攔着一羣豬獾走過已經割了稻的稻田，吹起一聲號角集合他的豬羣，這種聲音入了吉訶德先生的耳朵，以爲即是他所希望的侏儒報告他到城的信號了；他因此非常快慰的跑上旅店門口兩位女郎的地方，她們因爲看見這樣的一個全副武裝的人，走近前來，很驚駭的走進旅店裏，當時吉訶德先生，因爲她們的逃走，猜定是恐懼，掀起他補綴的面甲，露出他乾燥而帶塵灰的臉龐，並以極有禮貌的



態度與溫和的聲音，向她們說話道：「你們兩位小姐不必逃走，或者怕什麼粗魯，我老實告訴你們，武士階級的規則，決不粗魯對人的，漫說像你們長得這副樣子的高貴小姐。」這兩位女子正在看着他，而且緊張着眼睛要看出他被笨拙的面甲所障礙着的容貌，但當她們聽到自己被人叫作小姐的時候，覺得是超越了她們的地位的一件事，不禁破口而笑，這樣使吉訶德先生變成憤怒，並且說：「謙遜是很純潔公正的，無故的癡笑，是大大的愚蠢，然而我並不是說要使你苦痛，因為我的願望沒有別的，不過要想爲你們服務。」

我們這位武士的不可了解的語言和出人意外的那副樣子



只有越發增加這兩位姑娘的笑，而她們的笑又促進他的憤怒，在這個時候，要不是那位肥碩而和平的旅店主人走了出來，這件事情或者會擴大起來也說不定。他看見這位怪誕的人物，穿着只有和他的馬鞍，馬勒，長矛，盾牌，胸甲等相稱的鎧甲，本來也想參預這兩位女郎去一同尋開心；可是實際上有點怕懼這樣複雜的一副武器，他想最好不如和他說說客氣一點，於是他說：『先生，假使你閣下需要住宿，除了缺少一張床鋪之外（因為這旅店裏沒有一張床鋪），此地別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有。』吉訶德先生觀察到這位要塞官（在他的眼裏看起來逆旅卽是要塞，逆旅主人是要塞官）之可敬的舉動，回覆他說：『要塞官先生，無論什麼東西給我，



我都滿足，因為

『我的鎧甲是我唯一的服用品，

戰爭是我唯一的休憩。』

逆旅主人幻想着以為這位武士好好的叫他為「要塞官」大概把他當作一個化裝的卡斯提爾盜賊看待，其實他是從新流喀海岸來的一個恩代流省人，不過也有盜賊般的狡猾和學生或僮僕般的多計，『既然如此，』他說，

『你的床榻在岩石上面，

你的睡眠是消耗在守望裏邊；

假使如此，那你可以下馬來在這個屋子下的任何不能睡覺的東



西上面安息，不要說一夜，就是一年都可以的。」這樣說了之後，他跑去替吉訶德扶住馬鐙，吉先生很困難的而且費了很大的力（因為他全天沒有進食）才下了鞍，隨即責成旅店主人要他十二分當心的看待他的馬，因為此馬是那時世界上最好的一匹。這位逆旅主人把牠周身察看了一遍，可是找不出像吉訶德先生所說的那樣好處來，甚至於一半好都沒有，他把牠送到馬房裏之後，回轉來看看這位客人需要什麼不。此時這兩位女郎已經停止了笑，正在替他解除盔甲。她們已經把他的護胸甲及護背甲解下了，但不知道怎樣解開他的護喉甲或者移去他臨時湊合的頭盔，因為他用了幾條綠帶子結牢牠，除非用刀割開，沒有法子把結子解脫。



的。然而割開他無論如何不贊成，所以他那一晚就整晚的戴着頭盔，這種最可發笑與最奇怪的形狀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當這兩位鄉村女子站在他旁邊正替他解除鎧甲的時候，他把她們當作屬於城堡的高等小姐，很神采的對她們說道：

「啊，從來的武士，實在的，

沒有被小姐的手這樣服侍過，

但得到這樣服侍的，只有我吉訶德先生一個；

當他從他的市鎮到來時，

有的姑娘們服侍他自己，

還有貴女們伏侍他的寶騎——

吉訶德先生第一次由家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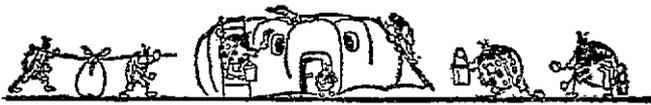


——或者說羅茜安德，我的小姐，這就是我的馬的名字，而我自己的名字叫拉曼拉的吉訶德先生；我本來在我的事業成功與光榮的名譽顯著之前，不想自己的名字宣佈出來的，不過，我有把古代大武士龍士洛的艷情故事，適應現在機會的必要，所以預把我的名字給你知道。然而由你小姐們發令而我聽命的時期將要到了，那時我的膂力可以顯示出我的志願來服役你。」

這兩位女子，因為沒有聽慣這種詞句，沒有話回答；只不過問他不要什麼東西吃。『我很希望吃一點什麼東西。』吉訶德先生說，『因為我覺得這是應該吃東西的時候了。』那一天恰巧是星期五，全旅店裏除了幾片鱈魚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於是她們問



他能不能吃鱸魚片，因為沒有別的魚好給他吃了。『假使鱸魚片够吃了，』吉訶德先生說道：『那也和鱸魚是同樣的，因為在我不發給我八個立耳的散錢或者一塊值八個立耳的整錢都是一樣的；不但如此，這些鱸魚片或者像小牛肉一樣，要比大牛肉，或小山羊肉來得好，而小山羊或大牛肉則又比山羊肉為美。但不問什麼東西最好，快點拿來，因為武器的負荷和重壓，如果腹內不充實是擔當不起的。』她們替他在旅店的門口放置一張食桌，因為在門口空氣好些，旅店主人拿給他一塊鹽漬得不好而烹調得更惡劣的沙魚，和一片像他的甲盔一樣黑，一樣霉的麵包；然而可笑的還是他吃東西的景象，因為他是戴頭盔與面甲，他自己的手不能



遞東西到口裏，一定要別人代他送進口去，而這兩位女子中的一位就當了這個任務。但是想要給他一點飲料却不可能，如果不是這位逆旅主人鑽空一節蘆葦，一端插入他的嘴裏，酒從另一端吸入，恐怕真的飲不到口；他寧願忍受飲食的困難而不願把他的盛帶割去。

剛剛在這個時候，有一個鬮豬的人，向旅店走來當他走近旅店的時，吹了四五次蘆簫，因此完全使吉訶德先生相信他是在一所著名的城堡裏面，他們正以音樂款宴他，那吃的沙魚是鱈魚，麵包是最白的，這兩個農村女子是上等的貴女，而這旅店主人是城堡的守官；於是結論，以為他的冒險事業的企圖已經到了相當



第一圖 旅店主人由蘆管中灌酒與武士。



吉訶德先生第一次由家出發

三二

的目的。但是仍然使他困惑不解的，就是還沒有授給他以武士的爵位，因為這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受到武士團的徽章，他是不能合法的參與任何冒險事業的。

(註一)蒙提拉戰場在亞美曼錫拉 (Argamasilla) 之南，在西拉馬利那山

(Sierra Morena) 的山坡上，靠近蒙提拉的堡壘。一三六九年 Pedro the Cruel 被

他的兄弟 Henry of Trastamar 在此戰敗，逃避到蒙提拉城裏邊去。



第三章 吉訶德先生晉封武士爵號

這種思慮一來，他的心裏又煩惱起來，匆忙的加速他些小的晚餐，吃完了之後，把店主叫來，和他自己一同關在馬房裏面，他下跪在店主人的面前，說道：『勇敢的武士，我就跪在此地不起來了，除非蒙你的大恩肯賜給我所要求的恩物，如此不但可以報答你的獎勵，還可以完成人類的福利。』旅店主人，看見他的旅客跪倒在地，上並且聽見這一類的話語，站在那邊莫明其妙的凝視他，不曉得說什麼或做什麼才好，只是要求他起來，但是一點沒有效果，等到他答應給他所要求的恩物之後他才立起來。『我的主公，我



希望你完全照你所允許我的做，」吉訶德說道：「而我現在不得不告訴你我所要求，與你的大量已經允許了的恩典，就是你明天早晨要授我武士的爵位，而今晚我將在此城堡的祭壇裏看守我的武裝，這樣，到了明天我已說過，我的迫切的志願可以完成，能夠使我合法的游行四海尋求冒險事業，以爲一般在苦難中的人們謀利益，這就是像我自己樣的武士與俠士的責任，我的雄心傾向到這種事業。」

這位店東先生——我前面已經說過了——是有點滑稽家的樣子，而且老早有點懷疑他的那位旅客缺少理智，現在聽到他說這一種話之後，完全證實了他所懷疑的不錯，他決定參與這種



滑稽事情去尋他一晚的開心。於是對吉訶德先生說，他要實現這種目的是很對的，並且說武士們的這種動機是應當的，而且是合理的，和他所表現的神采豪俠的舉動一樣的卓越可嘉；他又對他說，他自己從前年輕的時候也同樣的追求過這可尊敬的職務，漫游四海以搜尋冒險的事業，到過多少山灣海角，進過無數酒肆茶園，做過許多不法行爲，欺騙過許多寡婦兒童，玩弄過無數女性，總之，把他自己弄得幾乎使西班牙的每個法庭與裁判所都注意他；直到最後他才退隱到他這座城堡裏來，以他自己的以及別人的產業過活；在這城堡裏接待一切武士，不管他們是什麼階級或地位，他之所以接待他們是爲着偉大的愛，而武士們也分給他們的



物質以酬答他的仁德。他又告訴吉訶德先生說在他這城堡裏面沒有祭壇好給他看守武裝，因為已經拆下來預備重建，但是假使必要的話，他知道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守牠的，那天晚上他可以在城堡的天井裏面看守着牠，到明天早晨這必要的典禮就可舉行，好授他武士的爵位，這樣的典禮授爵沒有人更比他完全的了。他問吉訶德先生身邊有沒有帶錢，吉訶德先生回答他說一個小錢都沒有帶，因為他在武士的列傳中從來沒有讀到過他們帶錢的事情。關於這一點，店主說他錯了；書本上雖然沒有記載出來，而在著作者的意見，以為像錢和清潔的襯衫等這樣明顯和必需的東西，無須指出，各人也會知道的，所以這用不着猜疑以為他



們沒有帶銀錢和襯衫等物的，他可以認定這件事是確實的，並且建議一切武士要帶裝置完美的錢袋以防意外之需，同時還要帶襯衫與一箱子膏藥好醫治他們所受到的傷。因為他們會戰的原野或荒郊裏出了傷，不見得常常有人醫治他們的，除非他們有朋友是賢哲的魔術家，可以騰雲駕氣的立刻來醫治他們；魔術家來的時候，攜着女童或者侏儒，背着一葫蘆瓶的水，只要嘗着這瓶裏的一滴水，他們的創傷立刻完好如初，和以前沒有受傷時一樣。可是因為這種機會不是常常能遇得到的，所以從前的武士們很注意這件事，他們從一定要預備着銀錢和別種必需品，如裹傷布、膏藥等以為醫治之用；假使遇到武士沒有僕從的時候（事實上這



種情形很少的) 他們自己把各樣東西帶在靈巧的鞍袋裏面，(這種鞍袋在馬後看不大出來的) 好像是別種更重要的物件，因為，除非是醫傷用的藥品，自己帶鞍袋這件事在武士們看起來是不大雅觀的。他所以勸他(他立刻成爲他的教子了，他甚至於可以命令他) 在他沒有帶錢和平常的必需品的時候，不要出去遊行，有了這些東西，他想用的時候就見出便利來了。

吉訶德先生答應依照店主的忠告謹慎行事，立刻預備在旅店天井中看守鎧甲；于是他把鎧甲折疊攏來，放在一口水井旁邊的水槽上，臂上套著盾牌，手裏持着長矛，態度很莊嚴的在水槽前面走上走下，此刻正是黃昏時節。



旅店主人把這位客人的看守鎧甲，和授爵典禮等等的瘋狂行爲告知了旅店中其他的一切旅客。他們對於這種狂謬的形式，都懷着滿腹驚異，大家都擠去在稍遠的地方察看，只見他有時態度安靜的走上走下，有時凭倚在他的槍矛上，目不轉睛的凝視着他的鎧甲，很久不動；夜晚的黑暗，被明亮的目光逐去，因此這位新進武士的舉動，統統很清楚的給大家看見。

正在此時，旅店裏有一個騾伙想把馬引來喝水，要把吉訶德先生放在水槽頭上的鎧甲移去；可是吉訶德先生看見有一個人走近來，大聲的喊道：『噲，你這粗魯的武士，要想來劫奪這最勇敢而身邊又常常備着刀劍的俠士的鎧甲，不管你是誰，你要當心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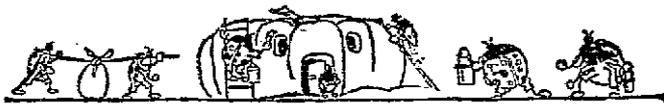


的行動；不許觸動鎧甲，否則，你的生命或者要喪失以爲你魯莽的懲罰。」這驃俠沒有注意到這些話，提住鎧甲的帶子把他拋開很遠。吉訶德先生見到這種情形，仰視天空，並且凝想他的夫人特爾西尼亞，對她宣告道：「啊，我的夫人呀，你要幫助我這第一次戰爭勝利；叨庇你的恩惠，不要使我在這第一次危險失敗；」說了這些話之後，他丟開盾牌，雙手捧着長矛，向着馬俠的頭上剷去，把他剷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要是他再來第二槍的話，那恐怕將連外科醫生都用不着醫了，剷了之後，他拾起他的鎧甲放回原處，仍然和前一樣的沈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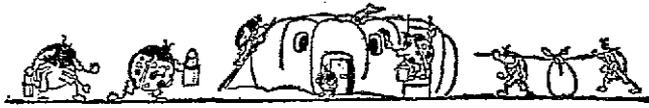
不久之後，另外又來一個驃夫，因爲不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



(以前的騾夫仍然失了知覺的倒在地上)以同樣的目的,想給水他的騾子吃,正要想去移動鎧甲好洗滌水槽的時候,吉訶德先生不發一言,也不求助於任何人,再度的把盾牌丟開,而且再度的舉槍對第二個騾夫刺去,因為沒有刺得很準,接連刺了三四槍,想把他腦袋刺作四瓣。旅舍中的住客,聽到聲音,大家跑到出事的地點來看,而店主也在其中同來。吉訶德先生看到這種情形,套上盾牌,抽出寶劍,又向他的夫人祈禱道:『啊,美麗的夫人呀,請你增強並扶助我懦怯的心靈。是時候了,請你回眸一視你這馴服的武士已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冒險關頭上了。』祈祝了之後,他覺他自己很有生氣,就使世界上所有的騾夫向他攻擊,他也不會畏縮。其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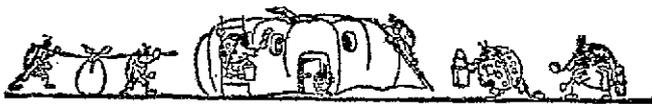


騾夫們瞧見兩個同夥被打傷，便大家用石頭向吉訶德先生打去，吉訶德先生却躲在盾牌的後面，不敢離開水槽，恐怕鎧甲無人看守。店主招呼騾夫們走開，不要理他，因為他已經告知了他們，此人是瘋狂的，瘋狂的人，就使把那兩個騾殺死了，也是無理可喻的。吉訶德先生也大聲的叫罵，說他們是懦夫，是奸賊，又說這城堡主人聽令武士受如此的待遇，是惡徒，是下流的武士，要是他已經取得了武士徽章的話，他一定要宣佈出他這種叛逆的行爲的。『你們這班卑鄙齷齪的賤徒，』吉訶德先生高叫起來，『我是滿不在意的；走出來打，你們統統來打我好了，你們這種愚蠢行爲，馬上給酬報你看。』他這種大膽叫罵的聲音使得這班進攻的騾夫有點害



怕，同時因爲店主的勸說，他們都不再擲石頭了，他讓他們抬走了受傷的騾夫之後，依然和以前一樣的鎮靜看守他的鎧甲。

旅店主人有點不大歡喜吉訶德先生種種荒謬的舉動了，所以決意從速舉行武士授爵的手續，免得再鬧亂子；於是走到吉訶德先生身邊去道歉，說那班人對他的無禮貌，他事前完全不知情，現在已經懲罰他們了。他說，他以前已經對他說過，他的城堡裏沒有禮拜堂，也不必留着等到建築好，他懂得授爵的典禮祇要擁抱一下，和在肩膀拍了一下就是了，這種手續即在田野的中間都可以行使得的，不必一定在禮拜堂裏面；現在必要的手續如看守鎧甲等事，吉訶德先生已經做過了，其實只要看守兩個鐘頭鎧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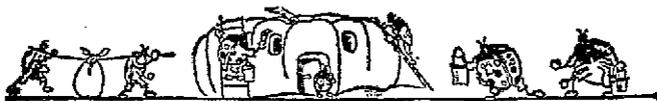


經足夠了的，但是他現在已經看守了四個多鐘頭了。吉訶德先生完全授受這一番話，並對店主說他站在那邊預備服從命令，希望手續要快點完畢；他覺得自己在將要成爲授過爵的武士的時候，如果再被人襲擊，他要把這城堡裏的人殺完，一個不留，他想，遇到這樣非禮的時候，他可以不服他的吩咐行使的。

這位守堡官受了警告與恫嚇之後，立刻拏出一本平常記稻草麥料帳的帳簿來，同着一個手裏捧着一枝臘燭頭的童子，和以上所說過的兩個女郎，也一道出來，回到吉訶德先生站立的地方，命他跪下。然後對着賬簿「念念有辭，」好像在訟讀虔誠的祈禱文一樣，念到中間的地方，他舉起來在吉訶德先生的頸項上用方



的一掌，於是又用他自己的劍在他的肩膀狠命的打擊一下，此時他的嘴裏仍然喃喃自語，裝出禱告的樣子。做完了這套功夫之後，他命令一個女郎去繫上他的劍，女郎竭力自制，每演一劇禮節，她都強忍住笑；她們已經在這位新進武士身上所看到的一切笑料，統統保守在肚內。這位女郎一面繫着劍一面向他祝福說：『願上帝使你成爲一個很幸運的武士，並保護你打勝仗。』吉訶德先生問她的名字，以便將來報答她的好意。她很謙恭的回答他說，她的名字叫托里沙，是托里都一個補鞋匠的女兒，她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願意替他效勞，並且把他當作她的主人一樣看待。吉訶德先生要她以後叫她自己做托里沙夫人，作爲是給他恩寵一樣。她



答應照辦，于是其他的一位女郎替他扣上馬刺，也差不多和她談了一套像替他繫劍的女郎相同的話。他問她的名字，她回答說，叫瑪利尼，是恩梯扣的一個磨粉工人的女兒；他同樣的要求她叫做瑪利尼夫人。

這空前絕後的儀式匆匆忙忙的完結之後，吉訶德先生心急得很，恨不得即刻騎上馬去，好出發找尋冒險事業，他裝了鞍立刻爬上馬，擁抱店主人，表示感謝他授爵的恩惠，並且對他說了一番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特別語言。店主，巴不得他快點離開，也用很文縷縷的語句回答他，雖然少說幾句，也沒有叫他付住宿費。



第四章 離開旅店後的遭遇

吉訶德先生走出旅店的時候，天纔黎明，他看見自己成了授過爵的武士，非常的滿足與快活，幾乎連他的馬肚帶都要被震裂了。他因為記起店主人的忠告，要叫他帶必需品，尤其是銀錢和襯衫，在身上，決定先回家去預備這些東西，此外還要一個跟隨他的僕人，他打算找他鄰居的一個農夫，是一個有家庭的窮人，當一個武士的侍僕是很合格的。因此他把馬頭轉向他自己的村莊方面去，而羅薩安德記憶到牠的老地方，飛也似的奔跑出去。

他走得沒有好遠，右邊的樹林中似乎透出微弱的叫聲來，好



像有人在受苦難，頃刻間他已聽到了這種叫聲，于是大聲的呼道：『感謝上天，這樣早就賜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實現我所負的責任，與積集我所企圖的效果。無疑的，這種叫聲是有人呼救的聲音，需要我的幫助與保護的。』他轉過馬來向着發聲的地方走去。他剛走進樹林不遠，便瞧見有一匹馬繫在橡樹上，還有一個裸了上半身的小孩子綁在另外一株樹上，這小孩子大約十五歲的樣子，呼救的聲音就是他喊出來的。旁邊有一個強壯的農夫，正在鞭打他，一面鞭打，一面教訓他道：『口閉攏來不許叫喊，把眼睛開開！』小孩子回答道：『我再不這樣做了，主人呀，我決不這樣做了，下一次一定更小心牧羊。』



吉訶德先生瞧見了這件事，很怒聲的說道：『野蠻的武士呀，你不應欺壓不能自衛的弱小；騎馬，持槍，（因為有一枝槍靠在繫馬的橡樹上。）我要使你明白你自己是一個懦夫。』農夫見着這一個人物，全身武裝，手裏舞着比身體還高的長矛，站在面前，非常的驚駭，很溫順的回答道：『武士先生，這小孩子是我的奴僕，我叫他替我牧羊，他粗心得很，弄得我每天要被他失去一隻羊，我之以懲罰他是因為他的疏忽和狡猾，他反說我鄙吝，沒有給他工資，他在上帝面前撒謊。』

『卑鄙的痞徒，在我面前說謊！』吉訶德先生說：『我在青天白日之下，非拏槍刺你不可。不要多話，馬上給他的工資；否則，我就



立刻結果你的性命，就地把你毀滅了；趕快把他解開。」

農夫垂着頭，不發一語的把小孩子鬆了綁，吉訶德先生訊問小孩，他的主人究竟欠他多少工資。

小孩答稱，九個月，每月七角銀毫。吉訶德先生把牠算起來，一共六十三角銀毫，叫農夫立刻給他，如果他要保留他的性命的話。這位發抖的農夫賭咒沒有欠他這許多錢；他計算給了小孩三雙鞋子，和生病時一角錢的放血醫藥費，應該要扣除去。

『這些固然是要扣除，』吉訶德先生說道：『但是你無故的鞭打他，就要拏你的鞋子和放血費去賠償；因為他如果穿壞了你的鞋子的皮，你已經打傷了他身體上的皮；如果理髮匠當他生病時



替他放過血，那你已經當他沒有生病時把他打出了血，所以照這樣算來，他並不虧欠什麼。」

「武士先生，困難的是我現在沒有錢在身邊，讓他同我一道到家之後，我將一角一角地算給他。」

「我和他一道回去？」小孩說：「不，我不回去！先生，我決不和他一道回去；如果我一個人同他回去，他恐怕要活剝我的呢。」

「他不會這樣做的，」吉訶德先生說道：「只要我命令他，他一定會服從我的；並且因為他以武士的資格向我賭咒，我放他自由，同時我擔保給工資你。」

「要考慮你所說的話呀，先生，」小孩子說道：「我的這位主



人，並不是一位武士，也沒有得到什麼武士的資格；他是坤塔那的一個富人，名叫哈圖。」

「那倒沒有什麼問題，」吉訶德先生答道：「世界上也許有像他樣穿長袴子的武士；不但如此，每個人都有他的道德任務。」

「這固然不錯，」這位少年說：「但是我的這位東家——他的道德任務是什麼，要是他不給我勞苦和血汗的工資時？」

「我不會不給你的，兄弟呀！」農夫向少年說好話，「最好是來和我一道回去，我以世界一切武士的資格向你發誓，完全依你的條件有一角算一角的給你。」

「你既然這樣的表示，我現在寬恕你，」吉訶德先生說道：「



你要把應給的工資用現錢給他，而且一切都要照你所發誓的做；否則，我也向你賭咒，我是一定要回來懲罰你的；那怕你比蜥蜴還要躲藏得深密，我也要把你找出來的。至於你如果要想知道發命令給你的人是誰，那我告訴你，我就是勇敢的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是一個打抱不平的人；所以你要記着你所答應和宣誓的話，照我剛才所宣佈的辦法履行。」

這樣說了之後，吉訶德先生就刺着馬走了，立刻遠離了樹林，農夫眼睛注視着他，等他走遠去看不見了，回轉來對少年說道：「來，我的小孩子，我現在要給你我所答應的錢，並且履行那位抱不平者命令我做的條件了。」



『我十分的相信』少年說道：『你先生一定是好好的聽從那位親愛武士的命令的——我願那位武士萬歲——我敢賭咒，他是一位勇敢而公正的裁判官，假使你不給錢的話，他一定要回來像他所說的執行的。』

『我也十分的相信』農夫說道：『但是因為我對你有很好的感情，我現在多給一點錢你；』他捉住少年的手臂，再把他綁在那株橡樹上，幾乎把他鞭打得要死。

『小孩子，』農夫說道：『你現在去叫打抱不平的人吧；他恐怕不會打不平了，雖然我以不平對你，因為我很想活剝你的皮呢。』但是臨了給少年鬆了綁，讓他去找尋那位裁判官好執行他的判



決案。

少年負恨地走開，決定去找那勇敢的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好盡情的告訴他經過的情形，要他強迫農人償還七倍的工資；他一面哭一面走，他的主人却站在後面發笑。

吉訶德先生打了這次不平之後，一路上心裏十分的快活，他想他的武士事業已經做了一個很高尚的發端，他向他自己的村莊走，自己低聲的說道：『呵，最美麗的特爾茜尼亞夫人，你的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現在已經能使你滿意了呀！全世界都知道的，他昨天取得武士的資格了，而今天已經打了一件最悲慘殘酷的不平；從一個殘暴的壓迫者的手裏奪去了他鞭打童子的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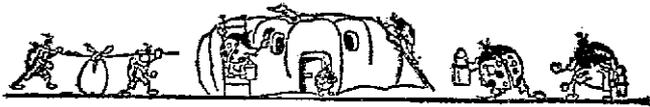
他現在走到了一處四條路的交叉點處，以爲武士們走到十字街路口，是常常要選擇道路的。他便做做武士的態度，停着不動，鬆了韁轡，讓馬自己去走，馬是認識道路的，直向他自己的村莊裏走去。大約走了兩哩路的光景，吉訶德先生見到前面來了一大羣人，是托里都的商人，到別省買絲去的。總共有六個商人戴陽傘的，四個僕人騎在騾上，還有三個騾夫步行。吉訶德先生剛一看到他們，馬上又幻想着什麼新的冒險事業來了。于是他以傲然的態度，穩坐馬背上，手裏拿着長矛，胸前掩護着盾牌，植立於道路中，等待這班武士到來。原來他把這班商人當作武士，所以如此；待他們走時，吉訶德先生傲然地喊道：「拉曼却的皇后，特爾西尼亞夫人，是



天下無雙的美麗，任何人都一致相信的。」

這些商人聽到這些話，看到這種奇怪的樣子，大家都住足下來驚視他，不久就猜定他是瘋漢；然而他們想要明了他說這話的目的何在，而其中有一個機警多智的商人，平常很歡喜開玩笑的，對他說道：「武士先生，我們不知道你所說的美人是那一個，讓我們瞧瞧她看，假使像你所說的這樣美，那我們當然一致讚美無疑了。」

「假使把她給你瞧，」吉訶德先生答道：「對於你們有什麼好處呢？最要緊的問題，是說不必瞧她，你們也須深信我的話；否則，我就要和你們交戰一下；不管你們，照武士的規則，一個一個來作



戰，或者照你們的下流習慣，一齊都來我在這裏等着你。」

「武士先生，」那位喜開玩笑的商人回答道：「我請求你把她的肖像給我們看看，我們才可以放心，即同麥粒一樣小都好；看了之後，就使只有一隻眼睛，我們也和你一樣的讚美她的。」

「她既非獨眼，又非駝背，」吉訶德先生勃然大怒說道：「你說這種侮辱美人的話，一定要受相當的懲罰。」

這樣說了之後，他便很兇猛的挺槍直向說話的人刺去，要不是運氣好，他的瘦馬忽然蹉跌了一交，那位商人的性命恐怕難保了。馬失了足，吉訶德先生仰翻在地上打滾；他想努力爬起來，不幸被盾牌，馬刺，鎧甲，頭盔等東西纏住了身，竟不能如願。他一面掙扎



起立，一面仍舊喊道：「不要跑開！昏蛋東西，站着，我躺在地上，不是我的過失，是馬的過失呀！」

有一個性情很壞的騾夫，在旁邊聽到這位倒在地上的敵人說出這種廢話，心裏忍禁不住，回答他幾句；同時走到吉訶德先生的身邊，把他的槍矛奪來，拆作幾段，拏了一段用力的在吉訶德先生身上亂打，雖然他身上穿了鎧甲，可是打得他像麥磨一樣，在地上打轉，商人們叫騾夫不要這樣用死命的打，勸他好歇手了，可是騾夫怒氣正盛，不肯罷手，一直打到憤氣消熄的時候，才拾起一段段的槍桿，摔在吉訶德先生的身上，那吉訶德先生一面遭了這暴風雨般的棍打，一面心裏不斷的想，以為遇着了天變或匪幫了。最



後驢夫打得疲倦了，跟着商人們一道走了。一路上拿這位被打的可憐朋友的事件爲談資。吉訶德先生看見他們都已走了，只他自己一個人躺在地上，再想用力爬起來，但在未受傷以前尙不可能，而在受到這樣毒打重傷之後，如何可能？然而，他想自己還是幸運的，因爲在他看起來，這是武士平常的一件災禍，而且完全是馬的過失，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身體已被打壞，要想爬起來，力量實在不夠。

後來，來了一個和他同村的農夫，看見這位武士成了這種可怕的樣子，把他和他的馬送回他的家裏去。吉訶德先生還一路很大言的談說武士與美人的事體，農夫以爲他已經瘋狂了。此時吉



訶德先生的好友，助理牧師和理髮匠，去到他的家裏，他的管家和姪女對他們說，吉訶德先生已經六天不在家了，姪女又說他已經讀了武士故事的書很久了，因此把他的頭腦改變了，應該要把這種書籍燒去才好。吉訶德先生此時到家了，頭腦中充滿了和十位怪異的巨人打仗的冒險事件。

當他臥床不能起身的時候，牧師，理髮匠，管家，和姪女等要燒毀掉那些損害吉訶德先生頭腦的書籍，除了牧師認識和稱讚的，或者是他朋友所著的書外，要統統把牠燒去。



第五章 吉訶德先生第二次出發

吉訶德先生此時忽然大喊道：「這裏，這裏，勇敢的武士們！現在要你們放出本領來！」牧師、理髮匠這班人聽到這種叫聲，不再檢閱餘下來的書本，統統挪去燒去。

他們走到吉訶德先生房內時，吉訶德先生已經起床了，但嘴裏仍是呼叫和亂說，各處亂砍亂斬，好像沒有睡着覺一樣。

牧師等包圍着他，把他強拉回到床上去。他躺在牀上之後，仍然是「大主教呀，」「十二敵手呀，」「比賽勝利呀，」等等一派胡言。



『靜靜，說空話做什麼？』助理牧師說：『上帝保佑，將來運氣轉時，今天失敗了，明天或者可以獲勝的；現在要當心你的健康，在我看起來，如果你沒有受傷，一定已經疲乏到極點了。』

『沒有重傷，』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被棒打是真的，因為那個私生種用一根橡樹枝來打我，這完全是出於嫉妒，他恐怕只有我一人能夠抵敵他，妨礙他的功業。但是我決不屈服於他，等我一起床時，他的功績就要消失了。現在叫他們拿點東西來給我吃，我覺得這樣更可以使我達到我的目的。』

牧師們依他的話，拏東西來給他吃，吃了之後，他又睡着了，留着其餘的人談論他的瘋狀。



那天夜裏管家婦把堆在庭中和存在房內的各種書籍，統統燒作灰；即其中有應永久保存的書，也一併燒掉，這正如土諺所謂「無辜受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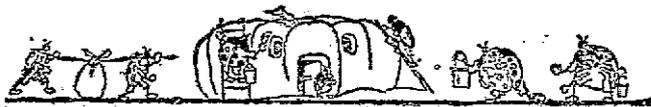
牧師和理髮匠等爲要補救吉訶德先生的瘋病，立刻想出一條計策，即把平時放書的房間堵塞起來，外面糊了紙，等他起來的時候，就看不見書了。瘋狂的原由移去，瘋狂的作用或者會停止也說不定，他如問起，他們可以答覆他，說是有一位術士把書連房子搬起走了。兩天之後，吉訶德先生起床了，他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書看，但是他走來走去，看不見從前的房間。他走到從前開門的地方，兩手在那塊地方摸索，眼睛四面打轉，口裏不發一言；等了好久之



後，他才開口問他的管家婦藏書的房間在什麼地方。

管家婦事前早已預備好了怎樣回答的，此時對她的主人說：「你找什麼房間，和什麼書嗎？現在我們這屋裏的房間沒有書也沒有了，因為統被魔鬼搬走了。」

「不是魔鬼，」姪女說道：「是一個術士，在你老人家不在家的一個晚上，他駕雲而來，從龍背上跳下，走進了房間。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做什麼，一會兒他便從屋脊上飛出，那時候滿屋煙霧騰騰；等到我們去察看情形時，既沒有書，也看不見書房；但是管家和我都記得很清楚，當這老怪物正要離開的時候，大聲的說，他和這書和書房的主人，有私恨，所以他對這房屋已經給與了相當的損害，不



久之後，慢慢可以發現出來的；他又說他的名字叫繆南東哲士。

『他一定是說佛理斯東』（註，佛理斯東是一個著名的術士）吉訶德先生說。

『他不知道他叫佛理斯東，或是佛理東，』管家婦說道：『我只曉得他的名字沒了一個字是「東」字。』

『不差的』吉訶德先生說道：『他是一位智睿的術士，也是我的大仇敵，因為他知道我來日要單獨的打勝一個武士，這武士就是他的朋友，而他又無力阻止，所以怨恨我，盡他所能的幫助他的朋友來害我；但我已對他說過，反對或避免天命，將來于他是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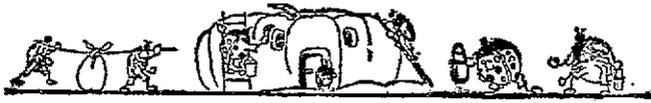


『一切都是實在的，』姪女說道：『不過，叔父，那一個人和你參加這種鬥爭呢？你安安靜靜地住在家裏，不要到外邊去浪遊不是更好嗎？多少人要到外邊去剪別人的羊毛，可是回來時候，自己的毛也被別人剪去了。』

『唉，姪女兒，』吉訶德先生回答道：『你的料事糊塗極啦；無論誰個敢來碰我一根頭髮尖，我都要拔去他們的鬚鬚，不要說來剪我的毛。』

管家和姪女看見他已動氣了，不願意再回答下去。

從此以後，他在家裏安安靜靜的住了十五天，沒有像以前這樣迷妄的表示，不過和他的兩位好閒談的朋友，牧師和理髮匠，討



論討論武士問題而已。他以為武士的行徑，是世界上最需要的，而于他自己本身上將完成武士事業的復興。牧師有時反對他的話，有時同意他，因為如果不用這方法，恐怕不能夠使他恢復理智。

吉訶德先生在家安息的時期中，徵求他鄰近的一個農村苦力，是一個誠實而愚笨的人。吉訶德先生和他談了一切的事業和希望之後，這位可憐的夥計，決心要做一個武士的徒弟跟着他一同出發。吉訶德先生叫他要快快活活的預備起來，因為冒險的機會一來，在一閃眼間可以征服一個島嶼，並且可以把他留在島上做總督。爲着這種希望，山差邦石（苦農的名字）便捨離了妻子兒子答應跟武士做徒弟。吉訶德先生第二件事便是開始籌措銀



錢；因爲他賣這樣，當那樣，或者簽訂任何損害的合約，才得到了一筆款子。他向一個朋友乞求來一個盾牌作爲貨金，化了很多的心力，修復了他的頭盔，於是吩咐山差那一天那一點鐘出發，要他自己預備認爲最需要的物件。最重要的是他叫山差要帶行囊在身。苦農答應照辦，並且他還想把他的那匹好驢子也帶去，因爲他不慣于徒步旅行。吉訶德先生對於帶驢子的問題，不免遲疑了一下，心中追想書中有沒有騎驢的徒弟，但是匆促之間找不出例子來；然而他答應了他，心想將來和武士打仗時，搶得更好的馬匹，也是給他去騎的。吉訶德先生又依了旅店主人的忠告，帶了幾件襯衫，一切都預備妥當了，吉訶德先生不向管家和姪女告辭，山差也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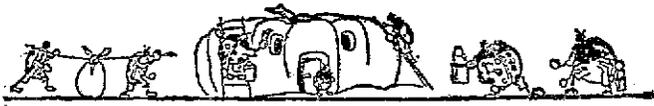
第二圖 武士師徒二人，在天未明時由村莊出發。



有通知他妻子兒女，兩人便在一天晚上偷偷的跑出村莊去了，他們在路上跑得很快，到天亮的時候，已經很放心的不怕家人追及了。

山差騎在驢背上帶着行囊酒袋好像古代教會的主教一樣，心裏很迫切的希望不久就可以做主人所允許過的島總督。吉訶德先生決定走第一次相同的路線，仍然打蒙提拉戰場經過，這一回的行路，比較上一回舒服一點，因為這是清晨，太陽光射在他們身上是斜的，所以他們不覺得難熬。

于是山差邦石對他的主人說道：『先生，你不要忘記了你答應我做島上總督的話啊！只要那個島不頂大，我是有能力統治牠』



的。

吉訶德先生回答道：『山差邦石，你要知道只要徒弟們能克服島國，武士就可以命令他做島上的總督，這是古代很風行的習慣；我對於此種高尚的習慣是決不違背的，不但不違背，倒想更加改進牠，因為有許多武士，在先不賜給爵位和領土給徒弟，等到他們受夠了勞役的困苦，過足了艱難的生活，年紀已經老了的時，才封他們爲候爵，或伯爵，賜給他以某區，或某省的地土；假使你我都能活着的話，在六七天之內我或者能夠克服個把王國，將來就可使你做國王。你不必驚奇這件事，武士的機運一到，許多意想之外的事情都會來的，或者能比我所允許過的更大的，我也能與你。



也說不定。」

「照這種情形說來」山差邦石說道：「假使我遇到像你所說的奇蹟而做了國王，那末我的老妻瓊娜可做王后，而我的兒女可做王子公主了。」

「這何須說得呢？」吉訶德先生說道。

「我對此還有懷疑，」山差邦石答道：「我以為上帝雖然如兩點般的把國家落在地上，沒有一國是適合于我的老妻的。先生，我告訴你，她是沒有做王后的資格的，只有伯爵夫人或者對她合宜些，只要上帝肯保佑她的話。」

「聽天由命吧，山差，」吉訶德先生回答道：「天老爺會把最



吉訶德先生第二次出發

七四

適合于她的事給她做的；但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至少非做到一省的總督不可。」

『是的，我非做到總督不可，』山差答道：『尤其是有了像你這樣的一個主人一定拏適合于我的事給做的。』



第六章 吉訶德先生攻打風磨

他們沿途討論這個問題，忽然在前面的平原上遇見了三四十部風磨，吉訶德先生一瞧見了那些東西，便對他的徒弟說道：『好運道替我們安排的效果比我們自己計劃出來的大得多，邦石你看前面出見了三十多個巨人，我要和他們打仗，並且要殺死他們，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戰利品作爲我們的財產；因爲這是法律所允許的，況且把世界上這種醜惡的人類掃除掉，也是上帝的意旨。』

『什麼巨人？』山差邦石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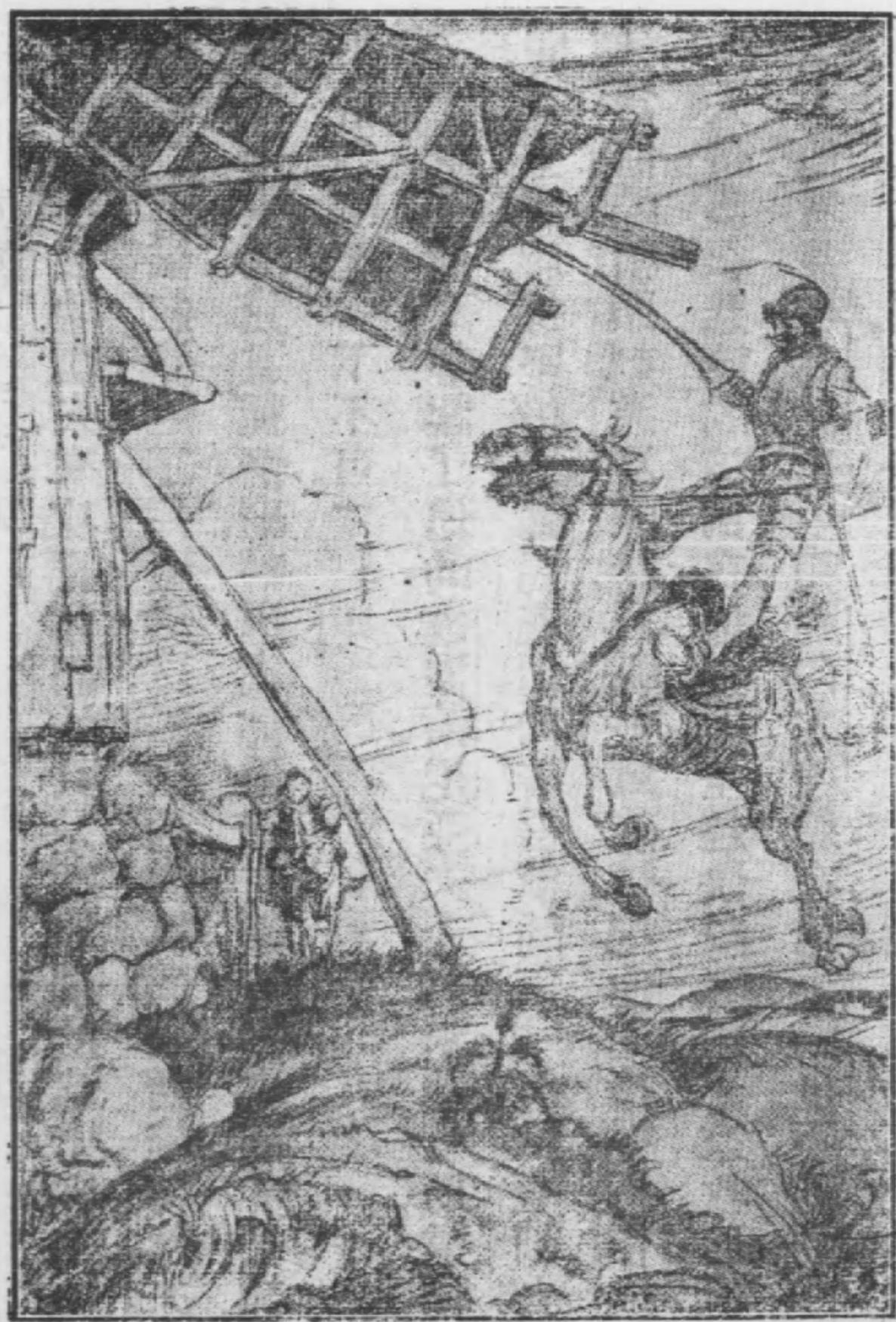
吉訶德先生攻打風磨



「你看前面那些便是，」他的主人說道：「他們的臂膀很長，有的差不多長到好幾哩。」「但是，主人，」山差答道：「我們所看見的不是巨人而是風磨，那像臂膀的東西是風磨的風帆，風帆受了風的吹動而旋轉，磨石也便跟着旋轉。」

「很明顯的，」吉訶德先生答道：「你是沒有經驗過這種冒險的事業的，那些正是巨人，假使你怕死，你就站開遠一點的地方去，當我和他們打仗的時候，你在那邊禱告好了。」

這樣說了之後，他便躍馬前進，攻打風磨，毫不注意他徒弟在後面的叫喚；他非常固執，硬指牠們是巨人，既然聽不到徒弟的叫喚，也認不清前面的就是風磨。走上前去，大聲喊道：「不要逃走，你



第三圖 武士躍馬攻打風磨。



們這班卑賤的懦夫，來攻打你們的，只是個單獨的武士呢。」

這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微風，風磨的大帆便開始旋轉起來。吉訶德先生看見這種情形，叫道：「你儘管有這許多臂膀，非要讓我來給你清理一下不可。」

說後，他又想起了他的達爾茜尼亞夫人，懇求她幫助這種難關，套上盾牌，持堅槍矛，躍馬直前，向着當前的第一架風磨刺去；但是當他的槍頭刺進風帆時，風帆被風旋轉，把他的槍桿拆作幾段，連人帶馬很悲慘的滾倒在地上。山差趕快騎着驢子來救助他的主人，他看見吉訶德先生和羅茜安德躺在地上動也不能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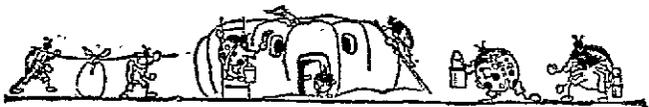
「天曉得，」山差說道：「我不是告訴過你牠們都是風磨嗎？」



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風磨的，除非他的頭腦和你一樣的。」

『不要說啦，山差。』吉訶德先生答道：『戰爭的勝負，是常常波動不定的；不過我想——一定是這樣——這又是偷走我的書房和書籍的巨人佛理斯東幹的事，他把這些巨人變作風磨，來打敗我，好剝奪將來打勝他們的榮譽，所以這樣仇恨我，但是他這種作惡的本領終究敵不住我的寶刀的。』

『天意或者不容他』山差邦石說道，于是把他的主人再扶上馬，而馬肩的肉已經被風帆削去了一半。他們一面討論剛才經過的事情，一面向着波爾都的路線走去。吉訶德先生說，那邊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冒險事業，因為這是一條官道。他最覺苦惱的，是



他的槍矛失去，無物可用，于是他向他的徒弟說道：『我想起書中所記的一位西班牙武士，名叫祕拉齊的事來了，他打仗打壞了他的刀時，就在橡樹上拆下來一條樹枝作為武器，還被他打倒了許多摩洛哥人，于是他取得馬哲客的姓氏，從那個時候起，他和他的子孫都叫馬哲客氏。我之所以指出這件事來，是因為以前有人拆過橡枝以成名，我也想像他一樣的再拆一枝，我決定用這條橡樹枝去進行我們的冒險事業，你馬上可以見出這種事業的價值，以前那些不大能令人相信的事，現在可以親眼證明。』

『上帝的意旨是這樣，就這樣吧，』山差說道：『你所說的我統統相信！不過要請你自己的身體稍為坐直一點，你看起來好像



偏坐在一邊，這樣馬背動搖起來，恐怕要落下來。」

『那是實在的，』吉訶德先生說道：『而我之所以沒有叫痛，完全是因為武士受傷是不許叫痛的原故，那怕連臟腑都流出身外來也不許。』

『假使如此，』山差說道：『我自然沒有話說了；不過我以為有什麼東西苦痛了你的時候，不如訴說一下。在我，實在的說，任何小的痛苦我是要叫出來的；除非是當了武士的徒弟，規則上不許訴苦，我才不訴苦。』

吉訶德先生聽見他的徒弟這樣率直的話，禁不住笑起來，老實告訴山差，無論什麼時候，他如果想要叫苦，就叫出來好了，因為



他沒有讀過武士不許叫苦的書過，是不要緊的。

山差提醒他的主人，說午餐的時點到了，應該怎樣。他回答他說他自己此時不需要什麼東西吃，如果山差想吃，就吃好了。山差得了主人這樣的一個允許，心裏安定得很，從驢背上的行囊裏邊取出食品來，慢慢的跟在主人的後面咀嚼着，酒袋的酒自然也不時的向口裏送下；他一方面走路，一方面一口一口的吞嚥酒物，再想不到他主人答應他做島總督的話了，即對於尋找冒險事業的任何艱苦和危險，也不暇計及。那一天晚上，他們在幾株樹木腳下過夜，吉訶德先生在此拾到一條乾的樹枝，把牠做成槍桿一樣，把原來斷了桿的槍頭拏來定上去。那天晚上吉訶德先生通夜醒着



想他的達爾茜尼亞夫人，以期於與書上所讀到的故事相一致；因為書中的武士們時常在樹林或荒野中過夜，心中被憂患的事體記掛住，通夜不能入睡。山差就不是這樣了，他肚裏吃得飽飽的，一覺睡到天亮，要不是他的主人叫他，那照在他臉上的太陽光線，和歡迎明天到來的鳥聲，恐怕都不能刺醒他。他一起來的時候，便測看酒囊，只見已經沒有前一夜動身時那樣滿了，心裏頗覺憂慮，因為他似乎見出路上缺乏了東西，補充不大容易。吉訶德先生連早餐也不大想吃，因為他已全部沉沒于有味的回憶中以為滋養料了。

他們由樹林回到去波爾都的路上，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已經



能看得到波爾都了。『到了，山差邦石，』吉訶德先生望見了波爾都地方對山差說：『我們可着手于所謂冒險事業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就使你看見我在最危險的時機中，你千萬不可以拔劍來保衛我，除非攻擊我的是些流氓或下流的賤徒；遇到這種情形時，那你可以很正當的來援助我；假使來攻打我的是些武士，那武士的規則，是絕對不允許你來幫助我的，要等到你已經得着武士爵位的時候才可以。』

『那是一定的，先生，』山差回答道：『關於這一點我完全服從你；我是向來很和平的，沒有參加過朋友的鬪爭；至于自衛，我是不大管這些規則的，因為無論是人類的或神明的法律，凡是遇著



敵人進攻的時候，總是允許他自衛的。」

「這樣我是答應你的，」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在幫助我打武士這件事，你必須要抑制住你天然的火性。」

「我一定這樣辦，我允許你，」山差回答道：「我遵守你這種戒條同遵守星期日一樣。」

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前面有兩個教會裏的教士，騎在騾子背上走來。這兩個教士戴着旅行眼鏡，撐着陽傘；在他們的後面來了一輛四輪馬車，車後跟着四五個騎馬的人，此外還有兩個步行的騾夫。馬車裏面坐着一位比司克（在西班牙北部）的婦人，是要到錫佛爾去的，因為她的丈夫將要從錫佛爾動身到印度去接



任某種官職。這兩位教士，雖然和她同在一路，但並不是她的伴隊；
吉訶德先生一看見他們時，即對他的徒弟說道：『或者是我看錯了，要是不錯，馬上便有一個最著名的冒險事業來了，我看那兩個穿黑衣服的人一定是術士，他們偷走了什麼地方的公主在那乘馬車裏面，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去除這種惡事。』

『這種見解或者比風磨的錯誤要更大了，』山差說道：『先生，你看，那兩個是聖皮納的教士，馬車分明是屬於另外的一幫旅行者：請你記着我所告訴你的話，不要讓魔鬼把你引入錯路。』

『山差，我已經告訴過你，』吉訶德先生回答道：『關於冒險事業的問題上，你是不懂得什麼的。我所說的事完全是真實的，你



馬上可以看得見。」

這樣說了之後，他趕上前去站立在大路的中心，擋住。當他們走到面前時，他大聲喊道：「你們這兩個窮兇極惡，毫無天理的傢伙，以強力劫走公主，趕快把她放出，不然的話，立刻就要把你處死，作爲你這種惡行的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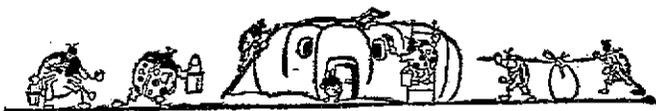
兩位教士拉住韁繩站着，見着吉訶德先生這副樣子，說出這種奇突的話，心裏非常的驚奇，回答道：「武士，我們並不是什麼窮兇極惡和毫無天理的人，而是聖皮納的兩個教士；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不知道有沒有被劫擄的公主在馬車裏面。」

『不要向我說軟話，因爲我知道你，你這說謊的暴徒，』吉訶



德先生說了，隨即躍馬挺槍，直向首先的教士刺去，要不是他從騾背上溜下來，一定要被刺倒地上，即不刺死，也必受重傷。其他一個教士，看見了他的夥伴所遭遇的這種情形，便撥動了他的騾子，如風一樣向鄉村裏邊跑去。

山差邦石瞧見那個教士躺在地上，便很活潑的跳下驢子，跑到他身邊來剝取衣服。剛剛這個時候，教士的兩個騾夫走上來，問他爲什麼要剝取他們主人的衣服。山差回答他們說，這是他的主人打勝仗的戰利品，在法律上應歸他受得的東西。騾夫們不想和他開玩笑，也不知道什麼戰爭和戰利品，瞧見吉訶德先生在隔遠的地方正在和馬車裏的人談話，便趁這個機會，把山差打倒在地。



上，把他的鬍子統統拔去，拼命的用腳踢他，他躺在地上氣息奄奄，失了知覺；騾夫們於是趕速幫助教士騎上了騾子；他非常喫驚，全身戰慄，臉色蒼白，一上騾背，隨即跟着他的同夥一道走了；因爲他的同夥站在離開稍遠的地方看着，本想守候這件事的結果；現在他們不等這件事的結束，急速進行他們的路程，好像有魔鬼在後面追逐他們一樣。

那時候，吉訶德先生正站在馬車前和那婦人談話。『美麗的姑娘，』他說道：『你現在可以放心了，那個拐騙你的匪徒已經被我這強有力的手打倒在地上了；恐怕你很想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就是拉蒙却的吉訶德先生，也即是傾心于無敵美人特爾西尼亞』



夫人的武士，請你回到托拔沙告訴她我今日打救你的事，這就算是對於我唯一的報酬了。」

有一個跟車的比司克男僕，聽到吉訶德先生所說的話，知道他不許車向前開走，要開回托拔沙轉去，於是走到他的身邊，搶住了他的槍，很不客氣的對他說道：「滾開去，在此地對你沒有好處，假使你不離開車，我一定要你的命，你要知道我是比司克來的。」

吉訶德先生明白他是怎麼樣的人，很從容的回答道：「這可憐的傢伙，假使你是一個武士的話，我恐怕早已懲罰了你的愚蠢和魯莽，可惜你不是。」比司克回答他道：「我不是紳士！我敢對上帝發誓，你在說謊，因為我是基督教士，要是放下你的槍，抽出你



的刀來，你就立刻可以看你自已打得屁滾尿流：你有沒有看見比司克人，無論在陸地上，或者在海上，至于在地獄裏，都有地位，你如果說沒有看到，你就在說謊。」

『好，馬上給你分明。』吉訶德先生回答之後，便把槍矛丟在地上，套上盾牌，擎着劍，進攻那個比司克人，有意要取他的性命。

那個比司克人，瞧見吉訶德先生近身來了，心想跳下騾子來，但又猶豫不決，在匆忙間只得也拔出劍來；幸得靠在車邊，即從車裏取出一只褥墊來作盾牌；於是兩人好像世仇樣的相打起來。其餘在旁邊的人想把他們兩人勸解開，但不可能，因為這位比司克人在相打中斷斷續續的聲明，假使他們不讓他把這一仗打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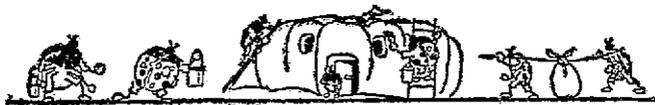
他定要把女主人殺了，那一個阻擋他就殺那一個。馬車裏的婦人見了這種情形，非常害怕，命車夫把車停到路旁去，以便在遠處觀戰。比司克教士在吉訶德先生的肩膀上重擊了一劍，要不是鎧甲保護，恐怕要劈到腰上。吉訶德先生受了這一下重擊，便大叫道：『啊，達爾西尼亞夫人，我的靈魂呀！你來幫助你的武士啊！他因為為你履行冒險的任務，此刻在極端的危險中了。』他一面叫，一面躲在盾牌後面舉起劍來，向着比司克人反攻，決意非還擊一劍不可。比司克人瞧見他這種聲勢前來，也鼓着勇氣，決定不讓他，蓋好了褥墊，預備他攻擊。可是他的騾子不中用，擔不起這種任務，加以疲勞到了極點，連一步都不能走動。



前面已經說過，吉訶德先生手提着劍向這位比司克紳士身邊衝來，定心要把他劈死，而這位比司克紳士也擎着劍在褥墊之下等候還擊；而一班觀眾都心驚膽跳的懸望着鬥擊的結果，及看到比司克人幾乎要被擊墮地時，車中的婦人以及其餘的同伴都同聲的向西班牙的一切神像，龕廟許上無數的願，要求保護她的僕人與她們同伴的安全，他們都見到自己在危險中了。吉訶德先生站立在馬鐙上，雙手緊緊的捧住劍，用力的擊着蓋在頭上的墊褥，墊褥至此地步已失了保護安全的效用，弄得比司克人的口鼻耳等處都鮮血直流，頭昏目眩，幾乎要丟下騾來，他的兩腳脫出了騾子。是把燈頭上的墊褥，和手中的武器都拋去，騾子被這一次重



擊，也受了驚，便往田野中跳去，因為有幾次突進，把她的主人掀掉在地上。吉訶德先生站着靜靜的觀看，後來瞧見敵人跌下了，便跳下馬來，很神氣的走到他面前，用劍頭凝着他的眼睛，命他投降，否則，要砍掉他的頭。那位比司克人神志已經很昏迷，不能回答一句話，要不是車中的婦人出來討饒，這位盲動的吉訶德先生，恐怕已經結果了他的性命。因為這位婦人一直在那邊看着他們兩人相打，到了此時才急速跑到吉訶德先生面前，很誠懇的要求賜給她們這個大恩，饒恕了她的僕人的性命；吉訶德先生很壯嚴而威風的回答道：『實在的，你的要求我完全同意；不過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那個武士到答應我到托拔沙去見那位無敵的美人達爾茜』



「尼亞夫人，由她發落。」

這位受驚的婦人，不研究吉訶德先生的要求是什麼，也不問誰是達爾茜尼亞夫人，便含糊的答應了，說她們的僕人將一切都照他的命令去做。

『好，爲遵守我的信約，』吉訶德先生說道：『我不再傷害他了，雖然他有應得之罪。』



第七章 武士被毆

山差邦石懇求主人把打勝仗後的島國賜給他，但是吉訶德先生叫他等一等。吉訶德先生正想吃一點山差所帶的東西時，忽然覺察到自己的頭盔破碎了，心裏很懊惱。他們那天晚上就在牧羊人的草舍旁邊過夜。

牧羊人等在他們粗陋的棹上招待吉訶德先生和山差，吉先生吃了一握乾果作為點心，說了一長套關於黃金時代的話給他們聽。說後，他傾聽一個牧童叫安東尼的音樂。臨睡的時候，另外一個牧童把他一隻受了傷的耳朵裹好。



牧童裴得祿告訴吉訶德先生以學者吉利斯東和美麗的女英雄麥賽刺戀愛的故事。實在的吉利斯東爲她殉情了，當他將死的時候吩咐葬儀要特別豐富，所以人人都去看新奇的儀式。

吉訶德先生也去看吉利斯東的葬儀，路上遇到一羣衣冠整整的紳士，他們因爲聽到這新奇的葬事，也來送葬的。吉訶德先生對他們說他是一個武士，同時告知他們達爾茜尼亞夫人的名字，他們看見他這副神氣，把他當作瘋子。

吉訶德先生觀葬回來，和山差一同坐在森林裏休息，並且吃點東西，讓羅茜安德解了肚帶在草地上游蕩游蕩，不料有一班加地方的搬運夫把牠痛打一頓，倒在地上。吉訶德先生趕去想打



他們，結果連山差也被他們一道打倒在地上。他們鬪了這個亂子之後，大家才急急匆匆的逃走了。師徒二人被打之後，吉訶德先生向山差解釋，說這不過是武士偶然臨到的惡運，是平常的事。但山差不信服主人這種辯論。後來，山差扶吉訶德先生坐在驢子上，把羅茜安得繫在驢子的尾上，讓牠跟在後面。他們再上旅途，走了不久，到了一家旅店，吉訶德先生又說牠是城堡。

進了旅店之後，吉訶德先生和山差睡在頂樓的床舖上，當時有一個搬運夫也睡在那個頂樓裏；那天夜裏旅店的女僕瑪利多娜來看望搬運夫時，首先被吉訶德先生看見，於是搬運夫因妒忌他而去打他，這樣一來，頂樓中人統統參加混戰起來。店中有一位



旅客聽見了這種喧鬧的聲音，登上頂樓去察看情形，見到吉訶德先生的無意識的模樣，大聲呼喊，「刺客！」

吉訶德先生對山差說，這是一所有魔法迷人的城堡，有一隻眼睛看不見的大手，生在一個巨人的腕臂上，在他的身上打了一下，因此他此時還感覺到疼痛。他於是製造了很著名的香膏，貼在身上，可以停止他的痛楚，但這對於山差是無效的。

吉訶德先生因為自己是武士，不肯給付旅店的宿費，走出店去，苦得山差被旅店中的許多客人抓住，把他裹上毛氈，向空中拋擲，等到這班人拋倦了之後，才把他套上他自己的外衣，扶上驢背放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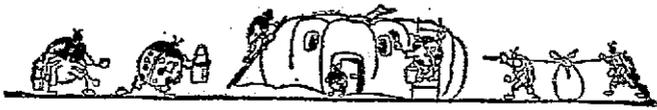


武士被毆

一〇〇

出了旅店之後，武士遠遠的望見前面塵灰飛揚，想像這是兩支軍隊在那邊打仗，他自己決定要去幫助屬於基督方面的隊伍作戰。他創造許多名字，與許多事件，並且還講了一套的冒險故事給山差聽，因此山差預備去幫助基督軍，這兩支軍隊變成了兩羣羊，我們這位武士，因為去突擊其中的一羣，被牧羊人毒打一頓，又打成了重傷。但是他堅執的說是兩支軍隊，不過以魔術變幻成羊羣的樣子的。他們二人那天實在疲勞極了，於是不得不去找旅店住夜。

在路上他們遇見有二十個左右穿白衣服的，統統騎在馬背上，各人手裏拿着燃着的火把；後面抬着一張鼻床，床上蓋着黑布，



昇床的後邊又跟着六個騎驢子的人，各人自頭至足都穿着黑衣，顯出很悲苦的模樣。吉訶德先生叫這一行人停步，要報告出怎樣一回事。他們拒絕不肯，他就攻打他們，把他們逐開，這樣給山差讚嘆不止。其中有一個人，因為傷了腿，落在後面，他對武士說他是領有執照的，而他的同伴許多人都是教士，有一位紳士死在倍柴地方，現在把他的屍首抬到西加維亞地方去。這班教士拋棄去許多好吃的在後面，山差乘機的拾來拚命的吃。他叫他的主人改名爲『愁容武士』，因為他看起來這樣憂愁之故。他們匆匆忙忙的離開死人，趕緊到他們休息的村莊上去，在那裏些乾菓等東西，但是沒有水酒，只好乾吃。



那天晚上，武士在床上聽到有一種擾鬧的聲音，起來尋找原因，而山差因害怕不敢一同起來。但在黑夜裏又看不見究竟是什麼東西擾鬧，只好仍舊眠下睡覺。第二天早晨，吉訶德先生一定要去追究。昨天晚上可怕的鬧聲，原來是從漂布工場的六個漂白大鎚發出來的聲音。山差瞧見主人的懊惱，不禁破口而笑。這樣似乎輕慢長輩，被吉訶德先生訓斥一頓。



第八章 吉訶德先生奪取頭盔

天下小雨，山差想打漂布工場經過，可是吉訶德先生因為昨夜的事情害他上當，很討厭這工場，所以無論如何不願意打裏面經過；叫山差一同打右手轉灣，向另外一條路走，不走昨天進來的原路。走了不久，吉訶德先生看見前面有一個人騎在馬上，頭上戴着的帽子像黃金般的發亮，回頭來對山差說道：山差，『我以為沒有一句格言不是真實的；一切格言都從經驗中得來，而經驗為一切科學的根源；尤其是一世間無絕人的門路』這一句，更加不錯。譬如，昨天夜晚我們被漂布工廠欺弄，好像已經斷絕了我們冒險



事業的門路，現在又另外開出一條廣闊的門路，我們有更好的冒險事業可做了，要是我不去做，那就要歸咎我自己了，因為這件事不比我所不知道的漂布工場或者在看不見的黑夜裏，可以不做。我之所以說這句話，因為前面走來的那個人，頭上所戴的是曼北林諾的金盔。（註，曼北林諾是沙拉遜著名的國王，他的金盔被西班牙武士所奪，這是吉訶德先生所記得的故事之一。）

『主人，你要注意你的說話，更要注意你的行動。』山差說道：『因為我不再需要像昨夜對於漂布石那樣的事體出現。』

『你這傢伙，鬼迷了你。』吉訶德先生說道：『我說的是頭盔，和漂布石有什麼關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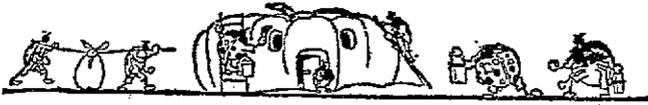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別的，』山差答道：『但是，照過去的事件看來，我相信你所說的恐不免又是錯誤的。』

『怎麼我所說的是錯誤的呢，你這無信心的叛徒，』吉訶德先生回答道：『你沒有看見前面那個騎灰色斑馬的戴金盃的武士嗎？你講！』

『我所見到和所知道的，』山差答道：『不過是像我自己一樣的，騎在驢子上的人，頭上戴着什麼發亮的東西罷了。』

『對啦，那就是曼北拉諾的金盃，』吉訶德先生說道：『你站開一點，讓我一個人對付他好了；你看，我可以不動聲色的，立刻完成我這一件冒險事業，並且佔有了我渴慕已久的金盃。』



『我一定很謹慎站在旁邊，』山差說道：『不過我還要再說一句話，就是，那個人放在頭上的東西，不是漂布石，恐怕是薄荷草。』

『老兄，我已經和你說過了，無論如何，你再不要對我提起那些漂布石的事，』吉訶德先生說道：『否則，我對你賭咒，我一定要把你的靈魂漂出身來。』

山差忍住不响了，惟恐他的主人真的實行賭咒的話，要打他。原來吉訶德先生所看見的金盛，駿馬，和武士等的事實是這樣的。在那邊附近處有兩個相鄰的村莊：一個很小，既沒有藥店，也沒有理髮匠，其他一個，兩樣都有；所以大村的理髮匠時常到小村裏去工作，此時小村裏有一個病人要灌血，而另外有一個人要剪



頭髮，因為有了這兩樁任務，理髮匠帶了銅盆往小村裏去；剛剛運氣碰得巧，走到半路上的時候，天下起雨來，他恐怕帽子淋壞了，把面盆套在頭上，因為面盆是擦得光了的，所以在二三里路的遠處看起來，閃閃有光。這位理髮匠，正如山差所說，騎在一匹灰色的驢子上，這樣就使吉訶德先生認為騎駿馬戴金盔的武士了，因為他無論看什麼一樣東西，都要強合於他心中所存的武士觀念。

理髮匠更走近來了，吉訶德先生不和他開什麼談判，把槍尖擱在馬上，飛馬向理髮匠衝來，怒氣沖沖地叫道：『可憐蟲，招架呀，不然，投降我好了。』

理髮匠簡直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這樣的舉動，突然遇着了



這種怪狀，除了跳下驢子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避免這槍矛的攻擊。他一着了地，立刻如鹿一般的跳了幾跳，便風樣的向田野裏跑去了。

理髮匠把銅盆丟在地上。吉訶德先生對此非常滿意，心想敵人做倣海狸一樣，看見敵人追來，即用牙齒把敵人所看想的東西咬去。他隨叫山差把銅盆拾起來給他。山差拿在手裏說道：『好銅盆，要值七八角錢呢。』隨手遞給他的主人，主人隨手把牠戴在頭上，在頭上轉來轉去的轉，心想找到護面甲。『顯然的，』他說道：『戴這頂金盔的國王一定有很大的頭，最可惜的是已經缺了一半。』

山差聽到主人把銅盆叫作金盔，忍不住笑了起來，但想到怕



主人要發怒，又半途忍止下去。

「你笑什麼，山差？」吉訶德先生問道。

「我笑，」山差答道：「這國王的頭一定很大，因為他所戴的金盔完全像理髮匠的銅盆一樣。」

「你知道嗎，山差？」吉訶德先生說道：「這頂著名的金盔，一定落在人家的手裏，因為不知道牠的價值，利用場，只見牠是純金做的。所以把牠熔去了一半，留下來的一半如你所說的像理髮匠的面盆一樣；這種變形是不大要緊的，前面村莊裏如果有鐵匠，我馬上把牠修改好的。平常的鐵匠店所做造的戰盔不會比這種樣子更好的，甚至於還趕不上牠；現在我戴着牠再說，因為有了這樣



東西，總比沒有好些，保護石頭的擲擊，再好也沒有了。」

「但請你告訴我，」山差說道：「怎樣處置這隻像驢子一樣的灰色斑點馬呢？那個人既然打敗仗逃走了，我想無論如何不回來尋找的；在我看起來，這匹灰馬是一匹好馬。」

「我從來不，」吉訶德先生說道：「慣取敗將的戰利品的，況且牽了他們的馬叫他們自己步行，於武士的素習上，也未免有損，除非是得勝的人自己的馬在戰陣上失掉了，把敵人的馬拏用，是可以的，因為這樣纔是合法。所以，山差，不管這匹是驢是馬，不要拏牠，我們走遠的時候，牠的主人會轉來找牠的。」

「天曉得，我很想拿牠，」山差回答道：「或者至少把我自己



的和牠掉換一下，我自己的驢子，在我看起來不好；不過武士的規則這樣的嚴密，連驢子換驢子都不許可，那麼請問把銜轡鞍鐙等馬具換一換，可以不可以呢？

「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吉訶德先生答道：「這種懷疑的事件，還要等到考查，不過，我以為你如果很迫切的需要牠們，那就把牠們掉換來好了。」

「迫切之至，」山差說道：「就使這些東西是為我的需要做的，也不過這樣迫切。」他得了這種允許之後，立即把他自己的驢子裝飾得煥然一新，完全變了樣。裝好驢子之後，他們在理髮匠的驢子上獲得一點糧食，大家吃了一頓，在安置漂布工場的溪流上



飲了一肚水，他們因爲厭惡這漂布石，看都不高興看牠們一眼；兩人急急忙忙的騎上了馬，但沒有一定的方向，聽憑羅西安德自由選擇，因爲武士的冒險事業，沒有認定向那一條路上走的；但是他們又回轉到大路上來了，仍在進行冒險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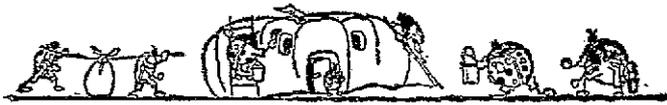
他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山差對主人說：『先生，你肯否讓我和你說幾句話呢？以前因爲你的命令不許我多說話，我肚裏有許多事件存放着不敢說，現在我有一件事在舌尖上，非得說一下不可』。

『你說好啦，山差，』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語言要簡短一點，長了沒什麼味道。』



『那麼先生，我說啦，』山差回答道：『我說你以前在荒野和路口間尋找冒險事業，無論如何危險，如何成功，沒有一個人知道，所以一切奇功都埋沒不聞，這未免與你的目的和應得的功績有所損害；我以為我們不如去到國王或其他有權力，要預備和人打仗的大王公那裏去，替他們在戰場上效勞，這樣，你的身份，能力，才智，都能顯著出來，於是我們都可以論功得賞，史冊上也永遠記載着你的功業。至於我自己，倒沒有什麼話可說，如果武士的規則，可以允許記載徒弟的功勞的，我想，我的也總不會除外。』

『你說得不錯，山差，』吉訶德先生答道：『不過，武士在論功行賞之前，一定要周遊天下，從事冒險事業，作為見習，以冀有所成



功，可以獲得相當的聲譽，使朝庭早聞義俠之名。名譽既得，當他一進城門的時候，便有許多小孩子跟隨着他，並且圍繞他的左右，口裏喊着「這就是打勝某某的某武士，」「這就是克服某人的大力將軍，」「這是某神力大王第二，」這種喊聲立刻傳達到國王的耳朵裏，國王走到宮殿的窗前來探望，一見到這武裝的武士，馬上命令他宮內的武士們說：「喂，武士們，你們統統出來迎接到這裏來的武士之花！」宮內的武士們一聽到這命令，大家都出宮來，國王自己走到半樓梯的時候，就會擁抱着武士，慶賀他，而且吻他的頰；於是把他引到王后的寢室裏去，在寢室裏他見到王后，和天下最美麗的公主。這位公主的眼睛一定就凝視着武士，而武士



的眼睛也凝視着公主。不知道怎樣的，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兩人不久之後，已經戀愛起來了。從此以後，無疑的，他們把武士帶到一個裝飾富麗的寢室內去，於是有人替他脫去鎧甲，換上紫色的錦袍；他穿了這種錦服，看起來比穿鎧甲一定更加來得高尚。夜晚到時，他一定和國王，王后以及公主一道晚餐；晚宴的時候，他目不轉瞬的偷視着公主，沒有被在座的人們覺察到，而公主也同樣的偷視着武士，同樣的小心，因爲她是一個極慎重的小姐。晚餐完畢後，大廳的門口忽然進來一個很討厭的侏儒，後面跟着一個美麗的女人，左右伴着兩個巨人。他是來測驗武士們的智力的；有誰能適合於他測驗的條件的便承認誰是天下最優秀的武士。於是國王



一定命令在座的人統統去測試，但是結果除了這位新到的武士之外，沒有一個人合得條件，這樣更加增進他的名譽，因此公主也很以重視他爲幸福。最足使公主動情的，是國王或王子和勢力相等的敵人參加惡戰時，這位新到的武士，住了幾日之後，要求替他效勞出陣。國王自然很欣然的允許他，那天夜裏，他去到公主寢室的格子窗外和她告辭，——她的寢室臨對花園，武士在花園裏已經和她談過好幾次話，居中傳情達意的人是公主的一個心腹女侍。武士一定嘆氣，公主一定昏倒，女侍挈水救醒她，他一定很難過，當天快黎明時，但爲他公主的名譽計，他決不再停足在窗外，恐被人家發現；最後，公主的一雙雪白的玉手，一定伸出格子窗外來給



武士，武士捧住她的玉手，親了無數次的吻，同時如雨般的眼淚洗浴她的玉手。此時他們兩人彼此互訴衷情，公主要求武士儘可能的快點回來，他宣誓決定照她的話做；他再在她的手上親一個吻之後，就悲苦欲死的離開她。他於是回到自己的寢室，躺在床上，因為離別的痛苦，不能入睡，早晨很早就起來，走到國王，王后，以及公主前面去告辭，從國王與王后處出來之後，有人告訴他說，公主有病，不能見客；武士想這病是從離別的苦惱來的，心如刀刺，幾乎忍不住，要顯露出他的痛苦來。當時心腹的女侍在旁，看到這種情形，去告訴公主，公主聽到女侍的話，流淚，對女侍說，她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這位武士究竟是誰，是否為王室的系統；女侍以為這位武



士這樣的文雅，溫和，而且勇敢的態度，除了王室的系屬之外，決不會有的；公主方纔放心，她勉強裝出快活的樣子，因要避免她父母的懷疑；過了兩天之後，她才露面於公開的場所。此時武士已經離開了王宮，去和敵人打仗，克服了國王的仇敵，獲得了許多城市，打了許多勝仗，回到王宮來看她的公主，他要求國王與王后答應他和公主結婚作爲酬勞；國王因爲不知道武士的身世，不大願意，但是，結果，這位公主終歸做了這位武士的夫人。後來國王死了，公主嗣祀，說了幾句話，武士便成爲國王。現在來酬他的徒弟以及幫助他登高位的人們的功勞。他把公主的心腹女伴嫁給他，這位女伴是他們兩個戀愛過程中的貼心人，是一位大公爵的女兒。』



『那正是我所需要的。』山差說。『也正是我現在所企望着的；因爲這要等待着你給我伯爵的資格呢。』

『關於這一點，你用不着疑惑，山差，』吉訶德先生回答道：『因爲這和我所說的武士陞到國王或皇帝的態度和同樣的步驟；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要去尋找什麼國——不管屬於基督教的，或異教的，——正在戰爭，而且要有一個美麗的女兒；不過要到那一國去，現在還很有充分的時間給我們考慮，因爲，我已經對你說過，在去朝廷替國王效勞之前，一定要先在別處獲得武士的聲譽。同時還有一件事情也很需要的；即是，假使我們尋着了一個正在交戰，而且有一個美麗的女兒的國王，而我也已經獲得了天下皆知



的聲名，我不知道怎樣能使我自己變成王宮的血統，或者準血統；很顯然的，這一點如果不得國王的滿意，就使我的偉大功業有應得和公主結婚的權利，他也不願意把公主給我的，有了這一個缺點，我深怕不能獲得我的功績所應得的酬報。固然，我也是出身世家，社會上頗有地位的一個紳士，將來敘述我的歷史的歷史家，或者會很清楚的記載出我是第五代或第六代的王族；山差，我告訴你，世界上有兩種家系；有的是從國王與親王等的後裔，但因時代長久了，王室的血統，逐漸的退淡下來，到了後來，成爲倒置金字塔的形狀，愈來愈細；還有一個家系是出身平凡，一步一步的上陞，一直到做了貴族或君主爲止；兩者的不同處；一是由貴族而漸成非



貴族；一是由非貴族而成爲貴族，經過了調查之後，可以證明我的家世之偉大與著名，國王——我未來岳父——應該視爲滿意的；萬一他不滿意於我，而公主這樣的愛我，就使知道我是挑水伕的兒子，她也要和我結婚，不管她的父親贊成不贊成；要是她不和我結婚的話，那我就把她搶到我歡喜去的地方去；時間和祀神終有一天會完結她的父母的怒氣的。」

『這正合俗語，』山差說。『你如能用武力取得的東西切勿向人乞恩，』這一句話，但可更適當的說：「聰敏人的逃避勝於忠厚人的禱求。」我之所以說這句話，爲的是我們的國王，即你的丈人，萬一不把公主給你，那除了把她劫走之外，沒有別的法子了。不



過這樣的幹法，在你沒有得到和平解決，和做到國王之前，我真不
得了，除非是那個心腹的女伴——我未來的妻子——和公主一
道出來，你把她給我做合法的妻子。」

「我要把她給你，沒有人能阻擋得住的，」吉訶德先生說。

「那就這樣辦法罷，」山差說道：「我們一切都聽命運來支
配就是了。」

「願上帝成全我的志願和你的要求。」吉訶德先生說：「更
願使不自尊重的人輕賤。」

「我也這樣願望，」山差說道：「我本來是一個基督教友，使
我做一個伯爵就滿足了。」



「還有使你更滿意的呢。」吉訶德先生說道：「你以前卽不是基督教友，也可不打緊，因爲我一做了國王，很容易使你尊貴，不必要出錢，或者替教會裏做過什麼工作；當我封你爲伯爵的時候，你立刻就是一個紳士了；別人或者心裏有點不以爲然，但我相信，無論願意不願意，他們非叫你「大人」不可。」

「這是毫無疑義的，我知道怎樣維護我的稱呼。」山差說道：「我也知道怎樣注意我的舉止，我從前有一次穿過一件牧師的衣服，人家都說我真像一個牧師公會的管家，這樣看來，要是我穿上了公爵的禮服或者戴上黃金珠子，像一個外國伯爵一樣，不知道要成什麼堂皇的樣子呢！我相信，人家一定會從二三百里之外



來看我的。』

『你將來樣子一定很不差，』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你要時常刷刷你的鬍子，你的鬍子這樣粗厚蓬亂，至少要間日修理一次才行，否則，在站遠一點的地方看起來，簡直像一排排的手槍彈子列在臉上一樣。』

『我常僱一個理髮匠在家裏，』山差說道：『給他薪水，假使必要的時候，我叫他跟在後面，像貴族的掌馬官一樣，不好嗎？』

『喂，你怎麼會知道貴族的後面有掌馬官呢？』吉訶德先生問道：

『我告訴你，』山差回答道：『許多年以前，我曾在首都裏住』



了個把月，看見一位身材很小的紳士，據說是一位大人物，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後面總有一個人騎在馬上跟着他，好像他的尾巴一樣。我問人家爲什麼這個人不跟別人，老是跟着他；人家說這是他的掌馬官，習慣上凡是貴族出門，總有這種人跟在後面。從那一次之後，我就知道，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得了。」

「對的，」吉訶德先生說道：「你現在可以同樣的叫一個理髮匠跟住你，習慣這樣東西，不見得統統應用得適當的，別人也不見得馬上就發現出你不是貴族，況且你將來是第一個伯爵，首先可以雇用理髮匠作掌馬官的，實在的話，一個人光鬍子比裝馬鞍還要緊。」



吉訶德先生奪取頭盔

一二六

『理髮匠的事業暫時讓我來做一做吧。』山差說道：『你努力的快點做國王，好讓我做個伯爵。』

『好，就這樣吧。』吉訶德先生回答，說了之後舉目前望。



第九章 吉訶德先生解放囚犯

吉訶德先生舉目前望，看見前面來了好幾十個人，頸上繫着串珠般的鐵鍊，手上鎖住手鐐。他們的後面又跟着四個人，兩個騎馬，兩個步行；騎馬的人背着短鎗，步行的人擎着槍劍，山差一看見他們時，便說道：「那是一隊戰船上的奴隸，是國王的命令強迫他們到戰船上去划槳的。」（中古時代的罪犯大概要罰到划船上划槳的。）

「怎麼，是強迫的嗎？」吉訶德先生問道：「國王可能用強力壓迫任何人的嗎？」



吉訶德先生釋放囚犯

一二八

『我不是那樣說的，』山差答道：『我是說，他們是犯了罪，被法律判決強迫到國王的戰船上去服務的。』

『總之，』吉訶德先生答道，『無論如何，他們總不是自己願意去的，而是被強迫去的。』

『那是不錯的，』山差說道。

『既然如此，』吉訶德先生說道：『現在我要盡我的職務了；我要打倒強權，扶救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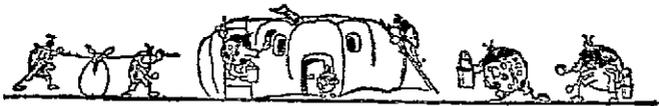
『先生，要酌量一下，』山差說道：『公理即是國王自己，對於這種人是不會用強迫手段，或者處置錯誤的，不過因為他們犯了罪，懲罰他們罷了。』



此時這隊戰船的奴隸已經走上來了，吉訶德先生很客氣的詢問公差，爲什麼他們這批人會有這種待遇，其中有一個騎馬的公差回答說，他們是國王戰船上的奴隸，押到戰船上去的，他所說的就是這一點，所知道的也就是這一點。

『不過，』吉訶德先生回答道，『我很想一個個的知道他們犯罪的情形，』公差回答他道：『這班囚犯所犯的罪案，雖然我們這裏都有公文，不過沒有功夫一個個的念給你聽，你去問他們自己去罷；如果他們願意的時候，會告訴你的，因爲這班人歡喜做壞事，同時也歡喜談說壞事。』

吉訶德先生聽了公差的話之後，走到犯人的身邊去，問第一



個犯人，犯了什麼罪，弄得現在遭受這種苦況。

第一個犯人答稱，他是爲了戀愛。

「單是爲着戀愛嗎？」吉訶德先生回答道：「如果爲了戀愛要押送到戰船上當奴隸，那我老早就可以被罰在那邊划槳了。」

「我所說的戀愛並不是你所想的戀愛，」那個奴隸答道：「我所戀愛的是一個洗衣婦的藍麻布，如果不是法律的強迫把我從懷中奪取去，我到現在還要擁抱住牠的；我是爲了這件事當場被捕的，所以無可分說，現在案情已經判決了，他們除賞了我一百下皮鞭之外，還有三年戰船的苦役，這樣的才把事情結束。」

吉訶德先生同樣的問着第二個奴隸，他垂頭喪氣的不答，第



一個奴隸代答道：「先生，他是去唱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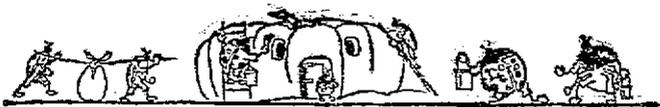
「怎麼？」吉訶德先生說道：「戰船上也要人唱歌嗎？」

「是的，先生，」奴隸答道：「因為在受苦難之下唱歌，比任何的事情都要來得壞。」

「我聽別人說，」吉訶德先生說道：「唱歌的人，會去除痛苦」

的。」
「現在這位歌唱手剛剛相反，他唱了一次歌，就要悲苦了」

生。」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吉訶德先生說道：「旁邊的一公差對
他說明道：『先生，「在受苦難之下唱歌」即是在苦刑拷問之下



招出口供來的意思；他們把他掣來一拷問，他就供出他的罪狀來，說他自己是一個盜竊牲畜的人，於是根據了他的口供，定了他六年的划船苦役之外，還要添上二百下板子；因此他常常垂頭喪氣的懊悔，因為其他的賊子都譏笑他，斥責他，輕視他，罵他只會說「唔」而沒有勇氣說「否」，一個犯人，沒有證據或證明人的時候，生死完全繫靠在他的一張嘴上的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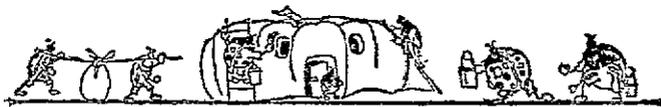
於是吉訶德先生又同樣的問到第三個奴隸，他很從容的答稱他因缺少十個金幣要罰五年的划船苦役。

「那我給你二十個金幣替你贖出來好了。」吉訶德先生說道。



『這簡直等於』奴隸說道：『在大海上受了饑餓一樣，縱然有錢也無食品可買；我之所以說這句話，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可以用錢的時候了。如果從前審訊的時候，你給我二十金幣，我可以運動公證人，或者叫律師特別替我用力一點，我恐怕還安然的在托里都經商，不至於像現在同趕狗一般的被人押解了。這或者是上帝的意思，我只有忍耐着，別的沒有話可說了。』

吉訶德先生又問到第四個奴隸了，他是一個白鬚垂胸的老者，聽到吉訶德先生問他犯罪的原由時，他只飲泣而不答一語，旁邊第五個奴隸代答道：『這位老丈穿了大禮服游街示衆之後，還要罰他四年的划船苦役。他所犯的罪是做娼妓的瀆客，換句話說



是因為做龜鶉的原故。」吉訶德先生以為娼妓的機關於國家並沒有什麼害處，不應處罰這樣老的一個龜鶉。

吉訶德先生又問到另外一個穿學生裝的奴隸的罪狀了，他很活潑地回答道，「我因為和我的堂弟兄對另外的一雙堂姊妹開玩笑開得太過分了，弄得她們的親族間糾紛得非常利害，他們一般人都反對我，我終於失敗了；我又沒有錢可贖罪，我於是被判決六年的划船苦役。我承認這是我的命運如此，也是我的過失所應受的懲罰；我現在還是一個青年，六年的時間總會過去的。你先生有意救助困苦的人，上帝在天上會報答你的，我們也祝願你身體康健。」



最末後的那個奴隸，是一個相貌瀟灑，年約三十左右的腳色。他身上的綁法，和其餘的奴隸不同，腿上拖着一根很長的練條纏在身上，頸項間有兩個鐵環，一個串住練條，一個連着腳鐐，兩手拷住手鐐，手鐐上又用鐵鍊連住腳鐐，所以他的手不能伸到口，頭也不能低到手。吉訶德先生問公差爲什麼此人的鎖鍊要比其餘的人統來得多，公差說他一個人犯的罪比其餘的人所犯的罪統統合計攏來還要重大些，因爲此人既胆大又勇敢，雖然把他綑縛得這個樣子，官廳還不放心，生怕他要脫逃。他判了十年的划船苦役，同時剝奪了十年的公權，他的名字叫程儀思，以前已經在戰船上等過四年，這是第二次了。」



吉訶德先生把各個奴隸的事實打聽明白了，便對着全隊的奴隸說道：『親愛的弟兄們，我從你們告訴我的話，知道你們雖然犯了罪，都不像甘心受罰的樣子，你們的受罰，有的因在苦刑之下屈打成招，有的因為缺少銀錢運動，有的是因為缺少辯護士辯護，總之，裁判官之不正當的裁判是你們得不到公理的大原因。凡此一切，都不得不使我執行義俠的任務，幫助你們解除強力的壓迫。但是方法上尚須慎重，我要和幾位公差商量，請他們好好的把你們釋放了，將來可以有一批人在比較優美的環境之下好替國王服務；上帝允許你們自由，而人家要把你們作奴隸，這種事在我看起來，是難堪的。』他又向公差說道：『公差先生，這班可憐人所做



的事，對你沒有什麼關係；讓他們各人自己去報答各自的罪過好了，因為上天是不會忘記賞善懲惡的；我現在很和平的要求你們釋放他們，如果你們接受我的話的，我可以感謝你們，要是不從，那我不能不以武力來強迫你們執行了。」

『無意識極了！』公差的首領說道：『他竟會說出這樣一篇好笑的話來，他要我們釋放國王的罪犯，好像我們有權力這樣幹，或者他有權力命令我們這樣幹似的！先生，你走你的路吧，把你頭上的面盆扶正些，不要去找尋三隻腿的貓。』

『你才是一隻貓，是一隻老鼠，而且是一個流氓，』吉訶德先生一面這樣地罵着，一面乘公差來不及防備，突然地刺擊他，把他



刺倒在地上，使他受了重傷，恰好此人即是背鎗的那一個。其餘的公差驚然的遇到這種意外的事，非常驚奇，但稍一鎮定了之後，各人拔出槍劍來向吉訶德先生進攻，他却很沉靜的在預備着他們；無疑的，如果不是這班奴隸看到這種機會想打開鎖鍊逃走，恐怕他要吃了很大的虧的。現在公差們一方面看見這班奴隸正在打開鎖鍊脫逃，要跑到那邊去阻止，一方面又要進攻吉訶德先生，弄得混亂非常，結果，兩邊都照顧不到了。這時候山差幫助了那個重犯程儀思，首先打開鎖鍊跳了出來，襲擊倒在地上的公差首領，奪取了他的短鎗和劍；他忽而瞄準這個，忽而瞄準着那個，把一個個的公差都驅逐起走，而公差們一方面要逃避程儀思的鎗，一方面



又要躲避現在已經解放出來了的奴隸們之如雨般打下來的石頭，所以不得不逃走。山差對於這件事非常的憂愁，因為他預料這班逃走了的公差，一定要到聖公會裏邊去報告，公會響了警鐘，馬上召集人出來追捉犯人的；他把這層意思告知吉訶德先生，要求他立刻離開那個地點到附近的山上去暫時躲避一下。

『你的話是不錯的，』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我現在還有一件必行的事；』於是召集這班正在騷動的奴隸，叫他們排好聽他講話，奴隸們排好了之後，吉訶德先生對他們說道：『凡是知恩圖報的是好人，而忘恩負義，即是獲罪於天；諸位，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你們已經得了我這種恩典，我也願意你們有所報答於我；我



希望你們仍然戴上鎖鍊，馬上到托拔沙城裏去見我的那位達爾西尼亞夫人，告訴她是我命令你們去的，並且把我這次解放你們的功勞詳細的報告她；這樣做了之後，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任你們的自由了。」

程儀思回答道：「先生，你所要求我們的事，萬無實行的可能性，因為我們不能在路上集合同一起行走，祇能一個一個的各走各的路，躲避到秘密的地方去，免得聖公會要出來搜捉我們。你先生解放我們的功勞，我們自當感激，但當此白晝要我們到托里沙見達爾西尼亞夫人，我們不能贊同。」

吉訶德先生生氣了，他即對程儀思罵道：「好，既然如此，那末，



程儀思先生，你要仍然把尾巴夾在腿裏，把鐵鍊負在背上，一個人去到托拔沙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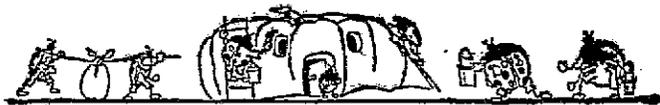
程儀思本來不是和善的人，（此時完全知道吉訶德先生是害有神經病的），忽然受到這種侮辱，便給他的同伴丟了個眼色，於是他們回轉身來，擲石塊對吉訶德先生亂打，人衆手多，石塊如雹一般的下來，打得吉訶德先生有盾牌而不能保護。羅茜安德也同樣的受到石打，走動不得，山差呢，躲在驢子的後面，避免亂石的攻打。吉訶德先生不能躲避亂石的攻打，身體受了壓迫，墮下馬來，他一跌倒在地上，程儀思就騎在他身上，拿了他頭上的銅盆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三四下之後，再在地上亂摔，幾乎把他摔成碎片。這



第四圖 囚犯走了，留下的，只有師徒二人及一馬一驢在路上。



樣打了之後，他們於是把武士的外衣剝了下來。要不是脛甲妨礙着他們，恐怕他的襪子都要被剝脫下來了。山差的外衣也被脫去，身上只有留着一件襯衫；他們分了贓物之後，恐怕聖公會有人來追，分頭各自逃走了，剩下的只有驢子、馬、山差和吉訶德先生等在路上，驢子垂頭擺耳，好像亂石仍在飛打似的；羅茜安德也被打倒在地，騎在牠主人的旁邊；山差呢，因為身上的衣服被剝去，同時又恐怕聖公會有人來追捉，嚇得一身發抖；至於吉訶德先生呢，被自己救濟出來的人們這樣毒打，非常的憤怒。



第十章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吉訶德先生看見自己到這種地步，開口向他的徒弟說道：『山差，我時常聽到說，給下賤的人做好事，等於潑水入海一樣。我如早信你的話，恐不會遭受這種苦難；但現在事已如此，只有忍耐着作爲將來的警戒。』

『先生，你要採納我的話和採納土耳其預言人的話一樣，』山差回答道：『不錯的，你假使早點相信我的話，這種苦難是不會受到的；現在請你仍然要相信我，因爲還有一個更大苦難可以避
免過去；我告訴你，聖公會是不把武士放在意中的，他們以爲全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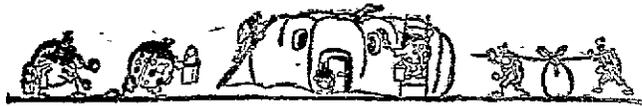
界的武士行爲還值不上兩個錢呢；我此刻好像聽見呼呼的箭聲打我耳邊經過。」

「山差，你是天生的懦夫。」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我怕你說我固執，或者說我從來不曾聽從過你的勸告，我這一次採納你的話，避開他們一下；但是有一個條件，無論如何，你千萬不可以對人說我是因爲怕危險退避開的，不過是同情於你的要求罷了；要是你不這樣說，你就是對我說謊，無論何時，我給你一個說謊的銜頭。以後也再不要和我搭話了；如果以爲我退避開似乎有點害怕的樣子，那末，我一定要一個人站在這裏等着他們，不要說此地的聖公會。我不怕他們，就全世界的所有教徒一齊來我也不怕。」



「先生，」山差回答道：「退避並不是逃走，在此有意等待着危險絕望的事，也不是良好辦法，聰明的人不吃眼前的虧，以備來日可以致用，也不在一日之間要冒盡所有的危險；我曉得怎樣保全我們自己；所以請你不要懊悔接受我的勸告，如果你自己能夠騎得上馬，趕快騎上去，要是騎不上，我扶助你上去；我覺得此刻我們兩腿的需要比兩手來得迫切。」

吉訶德先生不再說話，騎上了馬，山差騎在驢上在前面引路，他們一同進入附近的山上，這是山差的計劃，想在裏邊深僻的地方躲避幾天，以免聖公會教徒們的追捕。山差看見所帶的食品，經過了和奴隸鬥爭之後，仍然還安全的在驢背上，沒有被他們搜劫



去，視為奇事，因此更奮勇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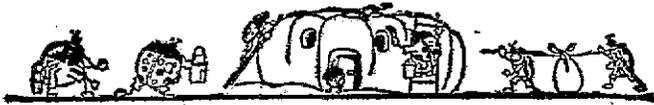
那天晚上他們到達深山的中心，在山差看起來，那個地方很可以度夜，甚至於多住幾天都可以的，至少他們帶來的食品所能維持的日數，總可以安住得。於是他們在樹林之下的兩座岩石中間搭下了棚子，安息；但是數運注定，那位著名的奴隸首領，自被吉訶德先生以瘋性的舉動把他解放了出來之後，因恐聖公會的追捕，也躲避到這深山中來，而且也很湊巧的來到吉訶德先生和山差所住息的地點，看見他們二人正在那邊睡覺；這位忘恩負義的惡漢，為目前的需要所驅使，毫不考慮地，又走上作惡的路；程儀思決定要盜竊山差的驢子，而對於武士的戰馬倒反不注意，因為牠



不論抵押或出賣都趕不上驢子有價值，於是他就把驢子偷去走了，在天還未亮時，他已很遠的去了。

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山差和石發發覺驢子不見了，心裏悲痛到極點，吉訶德先生被他的哭聲驚醒，只聽見山差在：『我家庭的寶貝呀！我妻子的愛物呀！我生計的負擔者呀……』的哭着。

吉訶德先生聽到這種悲慟的聲音，知道驢子被竊，盡力的安慰山差，叫他不要痛哭，並且允許把他家裏所有的五隻驢駒給三隻與山差。山差得到了這種允許，心裏才安慰了，擦乾了眼淚，抑制住悲哀，重新感謝吉訶德先生對他的恩惠。而吉訶德先生呢，倒很快活的進入這山林中來，因為在他看起來，山林裏面正是他行使



冒險事業的處所。他又追想起許多武士在同樣的深林荒野中所做的冒險事業，津津有味，不再想到別的事了。山差因為覺得自己現在走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了，除了專心吃那餘留下來的東西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繫念了，他背着驢子所載的東西在身上，把袋子的東西裝到他的肚子裏去，跟在他主人的後面走着，他決定如果又遇到冒險事業，不放棄一點東西。

山差這樣的行走了若干時間之後，看見他的主人停在前面不走，用槍頭在地上挑舉一件什麼粗大的東西，他立刻跑到前面去幫助主人，只見在槍尖上挑着的，是一個馬墊，繫吊着一個破舊了的袋子，因為袋子很重，山差不得不去幫忙。吉訶德先生叫山差



看看袋子裏邊裝的是什麼東西，山差很踴躍的照行，袋子的口是被用鎖練鎖着的，他從破洞裏探檢進去，只見裏面是四件細麻布的襯衫，和幾件精製的亞麻衣裳，還有一個手巾包，裏面包着一堆金鎊，他一見到這些金鎊，立刻歡呼道：『上帝賜給幸福於我們爲冒險事業的酬報了！』他再檢查時又看到一本小日記，吉訶德先生要這本日記，其餘錢物給山差拿去。山差感激吉訶德先生的恩賜，捧住了他的手，親了一個吻，再把袋子的東西統統清出來，放入他身上的糧食袋裏去。吉訶德先生省度了這種事情，對山差發表意見道：『山差，這件事在我看起來，恐怕什麼迷路的旅客，經過了此地，被人殺死，把他的屍首埋葬在這一帶地方。』



『不會的。』山差答道。『因為假使是強盜謀財害命，決不致於把銀錢丟在此地的。』

『你這話不錯的。』吉訶德先生說道，『我現在猜不出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等一等看，讓我看一看日記簿裏寫的是些什麼話，或者能夠在裏面尋出或發現我們所要知道的事，也說不定。』

他掀開日記，首先看到一首潦草而秀麗的十四行體的詩，於是高聲的誦讀，好使山差可以聽見，他念道：

愛情是缺乏理智的，

愛情是殘酷到極頂的，

遭受了無限的痛苦，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只有歸罪於我注定的命運。

如果愛情是神明，

那末，神明是了解一切的啊！

他更不至於殘暴不仁，

誰應受此痛苦呢？

假使愛情是虛偽的東西，

那我永遠不能和牠同棲，

我並不敢怨天，

我只知道我的命運該死。

不知道自己病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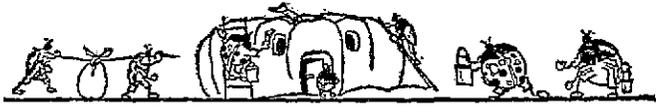


只有奇蹟才能醫治。

「這首詩的意思，我一點也不懂。」山差說道：「我想你先生一定懂詩的吧？」

「我不僅僅是懂詩而已。」吉訶德先生答道：「你將來給我送信到托拔沙達爾西尼亞夫人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我的信自頭至尾是用詩寫的，因為從前的武士大多數都是詩人和音樂家，因為這兩種才能，或者說兩種禮物，是獵艷的特別財產；事實上，舊昔武士的詩歌，比現在的更有精神。」

「請你再讀。」山差說道：「你或者能夠找得一些啓迪我們智慧的東西出來。」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一五四

吉訶德先生翻了一頁日記說道：「這是一篇散文，並且像是一封信。」

「是一封信札，先生？」山差問道。

「從開頭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封愛情信。」吉訶德先生答道。

「那末請你念高一點給我聽聽看。」山差說道，「因為我很歡喜聽愛情的各種事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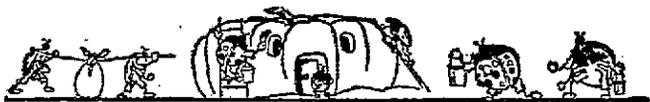
「我竭誠的讀給你聽。」吉訶德先生說了之後，高聲的念給山差聽，他看到上面寫的是：

「你虛偽的期約，和我真實的不幸，竟致我於死地，我的哀書未至，而我的噩耗恐已先聞，忘恩負義的人啊，你之拒絕我，爲的是



要更多的財富。而不是要更多的價值；假使美德可認為財富，那我決不妒羨他人的幸運，也不悲哀我自己的不幸。你美貌所獲的聲價，已被你的行為毀落了；以美貌言，我確信你是天使，以行為言，我知道你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婦人。使我不安心的人啊，你現在可以安心了，願上帝允許你的丈夫永久對你沒有欺詐的行為，既往不咎，如此，你可無須悔恨，我決不向你報仇，也無仇可報。」

吉訶德先生讀完了這封信後，對山差說道：「這封信還不及那首詩，更找不出什麼線路來，只看得出寫信的人是被愛人拒絕的失戀者這一點；」他再翻閱其餘的各頁，還有許多的詩和信，有的他能看得懂的，有的是看不懂的；但全部都是由悲哀，感傷，憂懼，



期望，嫌惡，贊許，拒絕，以及狂喜與抑鬱等感情的表露所構成。吉訶德先生在查閱日記時，山差也在查閱那個袋子，把每個角落上，都查視一遍，把以前不曾檢查的馬墊也翻出來看，甚至於線縫和羊毛球，都把牠拆出來，生怕有什麼東西夾在裏面。他得到的金鏹大約有二三十枚之數，把他過去跟吉訶德先生所遭受的種種辛苦，飢渴，以及被侮辱，被毆打等等的損失，統統補償過來了。

吉訶德先生仍然很心切的要探索出物主的姓名來，從詩信金幣，細麻襯衫等等身上推測起來，此人一定是被他情人擲棄而走到絕路的，失戀者；但在此崎嶇無人烟的地方，又無從詢問，只有向前推進，任憑他的馬自由去選擇路徑，他很相信，在荒野的地方



一定會遇到稀罕的冒險事業的。他一面想，一面走，忽然見到前面的高峰上有一個人，在岩石草叢間行動如飛。那個人能夠看得出沒有穿衣，臉上有濃黑的鬍子，頭上有蓬亂的長髮，裸腿赤足，腰下繫着黃褐色破碎的短袴，從洞眼中可以望見皮肉。頭上沒有戴帽，他雖然跑得很快，而我們這位武士仍能很細瑣的看得出來。吉訶德先生很想追趕他，但在這崎嶇的山路上，他那匹微弱的瘦馬，緩步慢行，不能濟事。他立刻斷定那個人是馬墊與錢包的物主了，他決定無論如何困苦難走，都要去找尋他，於是指揮山差打山邊的捷徑上兜截過去，他自己從另外一條走，這樣他們或者可以遇見那個飛跑過去的人。



吉訶德先生在山上的遭遇

一五八

『我不能夠那樣做，』山差說道：『因為我一離開你，種種的恐怖和幻想就馬上來襲擊我；我想從今天以後，寸步不離開你的面前。』

『那倒可以，』吉訶德先生說道：『我也很歡喜你信賴我的勇氣，你放心好了，牠決不使你失望的；你現在就慢慢的跟在我的後面走罷，眼睛要顧到各處；我們打這山崗上經過，或者會遇着我們看見過的那個人，他無疑的就是我們所得着的那些物件的物主。』

山差回答道：『最好是不要去尋找他，假使我們尋着他，而又恰是那銀錢的主人，這是很明顯的，我一定要把銀錢歸還他；所



以我以為不必多此不需要的煩擾。我想使牠保存起來，等到不必追求的真正的物主發見了之後，歸還他；就使我把這筆錢用去，國王也不會辦罪我的。」

「你錯誤了，山差，」吉訶德先生說道：「我們既然懷疑他是物主，而且他又差不多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一定要去找尋他，把東西歸還；假使我們不去尋他，這種強烈的懷疑，更使我們心裏不安，好像那個人真是物主似的；所以，朋友，與其不尋心裏不安，不如去尋一尋，好使我安心。」

他這樣說了之後，驅馬前進，山差則背着行囊在後面步行。他們走過山崗的時候，看見山谷中倒臥着一隻鞍轡俱全的死驃子，



已被野犬烏鴉等吞食了一半，這樣更加使他們懷疑剛纔飛跑的人，即是此騾和他們所拾到的馬墊的主人。

當他們正站着看這死騾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口笛，好像牧童驅羊似的。不久，從他們的左邊出來了一大羣的山羊，後面有一個牧羊人，站在山崗上，他的相貌老過他的年齡。吉訶德先生大聲叫他，要他下來到他們站立的地方去。他也大聲的回答他，問他們怎麼會到這荒山裏邊來，這種地方只有羊狼和其他野獸的足跡之外，很少，甚至於說從來沒有人到過的。山差叫那個牧羊人下來，好說明他們到此的原因。

牧人下了崗，走到吉訶德先生的身邊，說道『我相信你已經



看到倒在谷底下的那隻死驢子，牠倒在這裏已經六個月了；請問，你們有沒有在這一帶附近的地方遇見牠的主人？

「我們沒有遇見一個人，」吉訶德先生回答道，「也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只有離此不遠的地方發見一只馬墊和一個小袋子。」

「我也見到這兩件東西，」牧人說道，「但是我沒有動牠，也不敢走近邊去，怕得遭到不好運氣，或者被誣爲盜賊，因爲魔鬼是很狡猾的，凡是物件得來太便當時，在不知不覺間，要使人上當的。」

「那完全和我所說的一樣。」山差說道，「我也看見那件東西的，但是沒有去動牠，現在仍然放在那裏。」

「好人，請告訴我，」吉訶德先生說道，「你知道這些東西的



物主是誰？」

「我所能告訴你的，不過是，」牧人說道，「大約三個月以前的時候，在離此不遠的一所茅舍裏，到來一個儀表很好的青年，騎在現在死在谷底的那匹驢子上，驢上帶着你們所見到的那個馬墊和袋子。他問我們在這山上那一部份最崎嶇而最幽靜；我告訴他我們現在所站的地方是最崎嶇與幽靜的了；這是實在的話，你如果再前進一二哩，你就不能夠尋路出來了；我很奇怪，你們怎樣會走到此地的，因為此地什麼路徑都不通的。那個青年聽到了我們的回答以後，依照我們所指示的地方走去，我們都很贊嘆他那副優秀的相貌，同時也很驚異他為什麼要問到這種地方，並且這



樣的匆忙；他跑過了之後，我們就看不見他了，再過了幾天，他在小徑上和我們的一個牧伴碰着，他不發一語的走到牧伴的前面，打了牧伴幾個巴掌，並且踢了他幾腳之後，於是轉到我們裝食品的驢子傍邊，把所有的麵包牛油拿了就走，仍然飛奔到這山上來。我們牧人知道了這件事，大家分頭在這山上尋覓他，大約尋了兩天功夫，山的兩頭都搜尋遍，結果，我們在一株大樹的樹洞裏把他尋着，他住在裏邊。我們走到的時候，他很溫和的走來接待我們，那個時候，他身上的衣服已經破了，面容也被太陽晒得變了相，要不是他的衣服——雖然破了還可以看得出——我們幾乎認識不到他了。他很謙恭的向我們行禮，叫我們對他這種形狀不要驚異，他



之所以如此，是爲懺悔他的罪過。我們要求他告訴我們叫什麼名字，可是他不肯；我們又要求他告知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他。當他缺乏食品的時候，因爲我們都是好意的，很歡喜的拿東西給他吃；萬一我們給他的東西不合胃口，那末要自己來和我們說明要那一樣吃，不要用強力在牧人手裏奪取去。他很感謝我們的好意，對於上次強取牧伴食品的事，向我們道歉，聲明以後無論對我們什麼人決不再用這種無禮的手段了。至於固定的住居這件事，他說晚上遇到什麼地方可以睡的，就在那裏；他的話說到末了的時候，不禁破聲痛哭了出來，我們聽着這種悲痛的哭聲，再比較我們初見他的時候的相貌，和現在所成的形狀，我們除非是鐵石心腸，



沒有不對他同聲一哭的；我已經說過。他本來是一個優雅喜人的青年，言語舉動又謙和有禮，就在我們這班粗俗的人們當中，也很明白的，可以見得出他是出身高貴的。他在談話中間忽然停止下來不響，兩隻眼睛釘在地上看，那個時候，我們很靜的站在傍邊，看他有什麼舉動；可憐得很，他忽而睜開兩眼，目不轉睛的凝視地上，忽而又合了眼睛，閉了嘴唇，豎起眉毛，我們知道他發瘋了；不久，瘋狂果然發作；他忽然從地上躍起，很兇猛的扭住他近身的一個牧友，要不是我們拉開他，恐怕要被他打死或者咬死了。他一面扭住，一面大喊，道：「唉，不誠實的斐南都啊，你現在必須要賠償你所施於我的錯誤了；你這邪惡欺詐的壞蛋，我要用我這兩隻手撕破



你的心肝」此外還說了許多話，責罵這位斐南都的不忠不信。我們費了很多勁，才把他的手解開，解開了之後，他一言不發的離開我們，向叢林荆棘中間奔去，這樣，我們要跟着他也不可能了。從那次之後，我們猜想，他一定要時常發狂的，而叫作斐南都的那個人，一定有什麼悲慘的行爲加害過他的。從那次以後，我們的牧友時常碰到他，他有時要求我們的牧友給他一點食品，有時則強奪；因爲當他癩性發作的時候，我們的牧友雖然好好的送給他，他也不受，一定要自己奪去；但當他神志清楚的時候，他又很有禮貌的向他們乞食，並且感激流涕的謝他們。我實在告訴你，昨天我們——我和另外的四個牧友——決定去尋找他，尋着之後，不管用



強力或者勸他自己同意，把他送到離此二十哩的一個鎮上去醫治他的病，或者當他神志清楚的時候，問明他究竟是誰，有沒有親屬，如果有的話，我們可以通知他這種不幸的情形。先生，我所能夠答覆你所問的話，就是這些了；至於你們所發見的物件的物主，一定卽是你們剛才看見他行走很快的那個裸足人了。」

吉訶德先生本來已經對牧人說過那個人怎麼在山上行走，現在聽到牧人這一番話，心裏驚愕得很，於是更想發現這不幸的瘋漢究竟是誰；他決定遍尋全山，不管山灣角洞都要一一去搜查，務必把他尋獲。可是機會出人意外的湊巧，他們要尋覓的青年，剛剛在這時候從對面的山凹裏自言自語的走了出來，距離他們站



立的地點非常之近。他身上所穿衣服的樣式和前次所見到的一樣，是一件破碎了的很時行的緊身，而緊身上還聞得出琥珀的氣味，吉訶德先生斷定以為穿着這種衣服的人，出身一定不是很低微的。青年走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很高聲但很是謙恭的向他們行禮。吉訶德先生也以同樣的禮貌回答他，隨即下了馬，以很文雅的態度疾趨到青年之前把他很親熱的擁抱住，好像很久以前就已認識了他似的。這位衣衫襤褸的青年呢，接受了吉訶德先生的擁抱之後，身體稍稍向後退却一下，兩手擱在吉訶德先生的肩膀上，凝視着他，好像要仔細的看他一下，究竟是否認識他，他看見吉訶德先生這副面龐，形狀，和鎧甲等，和吉訶德先生見到他的相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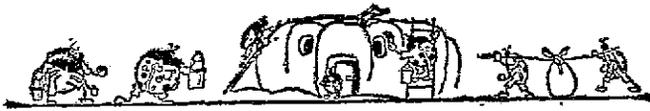
一樣的驚駭。簡單的說，擁抱了之後，這位襤褸的青年首先開口說話。至於他說的什麼，且看下章。



第十一章 吉訶德先生仍在山中

吉訶德先生很注意地傾聽青年的報告，於是青年開始說道，『先生，實在的，無論你是誰，我都感謝你對於我的那種仁慈和禮貌，要是我的境況能有力報答你的恩德，我決不僅止於心感；但是我的命運沒有給我以別種的方法好報答你的恩惠，除了我誠熱的心願以外。』

『我之對你，』吉訶德先生答道，『不過是盡我的責務，所以我決心，非要把你尋獲着之後，不離開此山，並且要知道，我有沒有方法解脫你的痛苦。假使你的不幸證明是拒絕任何慰藉的，那我



之替你悲傷哀悼，算是我個人的意志；因爲在不幸當中，看見有人能夠同情于不幸者，也未嘗不是一種安慰。假使我的好意你能了解的，那末，先生，我請求你告訴我你是什麼人，爲什麼你一個人住到這種孤荒的地方，像一隻無理性的野獸一樣。我以武士的地位——我已經領受了武士的資格，和武士的職務，向你賭咒，我決定竭誠幫助你，解救你的不幸，或者也和 you 一樣悲悼牠，假使願意的話。

這位襤褸的青年，聽見吉訶德先生說得這樣緊張，沒有什麼別的舉動，只是釘着他看；從頭至腳看了又看，打量了又打量，打量了之後，才開口說道：『如果你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吃的，請你給



我一點，我吃了之後，將盡我所能的告訴你，藉以答謝你已賜給我的好意。」

山差從他的行囊裏面，牧人從他的小袋裏面，大家取出食品來給這位齷齪青年充饑。他接着他們的食品像半開化的人一樣，望口裏一送，狼吞虎嚥般的下去了；當他吃東西的時候，他和看着他的人，都沒有說一句話。他吃了之後，指意他們跟他走，他們依照他的意思，跟在後面，他把他們引到岩角旁邊的一塊青草地上。到達了草地之後，他躺伸在地上，其餘的三人也同樣的躺着，大家都沒有作聲，等到青年坐定了之後，才說道：「各位先生，你們既然要我宣佈出我的不幸的內容，那末當我在說話的時候，請你們不要



發問，或者其他的插語，打斷我這悲慘故事的路線，因為在我說話的當兒，你們一插嘴，故事就要完結的。我之所以預先警告你們，無非想要把我這不幸的故事快點說完，因為記憶上一追想起牠，只有增加新的不幸。你們愈少問我，我愈可以把牠快點說完；我雖然說得快，凡是緊要的地方，我決不省略，藉以滿足你們的好奇心。

吉訶德先生答應他決不插嘴，於是他開始以下的報告道：

「我的名字叫卡笛尼，生長在安達爾稷亞國的一個最著名的小城裏，家世本高貴，父母亦豐足，我的不幸，一定使我雙親悲傷，家庭憂愁，雖然有富足的資財，亦不能減輕他們的痛心。因為資產殊不能解救天賜的災禍。同城中有一美麗姑娘，名叫洛茜」



德，其人富貴如我，而幸運則勝於我，堅決弱於我。我愛她，敬她，自我幼年的時候起，卽一心仰慕她；她也愛我親我，以兒童的天真熱誠對我。我們雙方的父母知道我們的感情濃厚，深以爲慰，以爲到我們年齡成熟的時候，我們一定是夫婦了；我們兩家的家庭財產，彼此均等，好像是預先排定的一件事。我們年齡長大起來，我們兩人間的愛情，也跟着我們的身體一天天的增長，因此，洛茜德的父親因拘守習俗的禮教，不許我再到她的家裏去，但是這樣一來，益發增進我們的愛心與熱情；因爲我們不能用舌談話，但可用筆傳情，而筆端對於傳達內心隱祕的效用，比舌尖更爲自由；戀人相對面時，每每有許多話說不出口來。唉，天呀！我



不知道有多少信寫給她，同時也不知道收到了多少封可愛的回信！我不知道編製了多少愛歌情曲，宣洩我心中的感情，描寫我熱烈的希望！後來，我的感情實在忍耐不住了，心裏很迫切的要見她，決定施行我視爲最好的方法，請求她的父親要她給我做合法的妻。她的父親對於我所要求的答復，首先感謝我向他求婚的光榮，其次說我父親還存在，這種要求是我父親的權限，假使不是完全得我父親的同意或者歡心，洛齒德是不可以私相嫁娶的。我細想她父親的話，也有相當的理由，而且我一把此事告知我父親，他是一定同意的，於是我立刻去見我的父親，告訴他我的願望。我一走入他的房門口時，只見他手裏拿着一封



已經拆開了的信，在我還未發言之前，他先把那封信遞給我，對我說道，「卡笛尼，你看，這是利卡都公爵叫你做事體的信。」這位利卡都公爵，大概你們都已知道的，是西班牙的大臣，他的領土是安達爾，稷亞中的最好的部份。我接了信一看，原來是他叫我到他那裏去，做他長子的伴侶，他自己負責將來致我於顯要的地位。我談到這封信，頓時說不出話來，同時聽到我的父親說，兩天之後，就要離家動身，免失機會以負公爵的美意，此外還加上一套勉勵的話。離別的日子到了，一天晚上我去和洛茜德話別，把偶然發生的事情告訴她，並且告知她的父親，要求他答應我把婚約延緩幾時，等著公爵怎樣任用我之後再定。她的父親答



應了，而她自己立了許多誓，以堅我的信心，並且昏厥了無數回，最後，我到公爵那裏去，承他很優渥的待遇，因此之故，他的一班原有臣僚，都對我妒忌，以為公爵厚遇於我，即是對他們一種損害。只有公爵的第二子，叫斐南都的，我一到時，他就對我表示很快活，他是一個華美，高尚，慷慨，而又多情的青年，不多幾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成爲好朋友了；雖然我是委派於他的長兄的，而他的長兄固然待我也很好，但不能和斐南都先生對我的感情相比。彼此既是知己了，自己是無話不談，他把他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特別是戀愛的事，他心裏有點煩悶。他很愛他父親屬下的一個農民的女兒，家很富足，她自己既美麗，又和順，更兼賢



明，凡是見過她的人，沒有不贊許她的各種優點。斐南都先生傾心這位美麗的姑娘，到了沸熱的地步，決定許約他娶她爲妻，因爲除此以外，沒有方法可以得着這位賢明美麗的姑娘。我竭力勸止他，告訴他萬不可以這樣做法；可是全無効力，於是我決定要報告他的父親，使他明瞭這件事情。斐南都先生機警得很，料到我是要走這一步的，因爲這是我的責任所在，萬不可以把這樣有損於公爵榮譽的大事，秘而不宣的。他故意對我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排除去他心中對於那村女的迷戀，只有他自己離開她到外面去過幾個月；他要我一道去到我父親那裏，假意說去買幾匹好馬，因爲我那地方出產世界最好的馬的。我聽到他



這樣說法，心裏非常的快活，感情立刻興奮起來，看得見這是給我回去看我的洛茜德的最好的機會了。我懷着這種希望和心，贊成他這種意思，並且鼓勵他的計劃，勸告立刻實行，愈快愈好，實在的說，對於這種深入的感情，別離是有相當影響的。但是我後來看出，當他對我說出外遊歷的時候，他已經以丈夫的名義享受那位村女了，因為怕他父親對他有何不好的行動，所以等候機會不敢發表。青年人的戀愛，大概在未達最後的目的之前，其情緒是非常熱烈的，可是一過了自然固定範圍之後，愛情便要飛走了。我之如此說法是指斐南都先生而言的。當他享受了村女的肉體之後，他的愛心退落了，他的熱情也冷淡了，他當



初假說別離可以醫治他的迷戀，現在知道他真的要離開她，好避免他的婚約。

公爵允許了他的要求，並且命我伴他一道去；我們到我的城裏時，我的父親依禮接待他；我馬上去看我的洛茜德姑娘，重溫舊情。最不幸的，是我把我和她的事情告知斐南都，我以為我們的友誼這樣好，無隱祕的必要。我讚美她的美麗，讚美他的快愉，並讚美她的聰明；這樣熱烈的讚美，却引動了他要求見面的志願。我服從了他的要求，有一天晚上把他到我和她時常敘說的窗外，在燭光之下晤見洛茜德。因為她穿着便衣，把各部的美點完全顯示在他的眼中；他一見之後，說不出話來，頭昏了，心也



迷了，末了還激發愛戀；他隱瞞着我，心裏燃燒着愛戀的火焰，有一天他見到她寫給我的一張紙條，內中是要求向她的父親求婚的，寫得又溫柔，又艷麗，他看了之後對我說，洛茜德一人兼盡全世界女子的美麗和聰明。他這話是實在的，我到現在還是承認的，但這些讚詞出諸斐南都先生之口，我心裏有點不安，我開始恐懼了，並且覺得他不大可靠，因為他無時無刻不在討論洛茜德，有時就使毫無理由的，他自己也要提出這題目來，這樣一來，真使我有點妒忌了；我並不是怕洛茜德的操守和信實有所改變；惟恐我的命運要把我引到相反的路上去。斐南都先生假口要領略我們兩人的才智和意識，常常要看我，給她和地給我



的信。於是有一次，遇到了一件事，即洛茜德向我借一本武士的書，叫剛爾的亞美特斯傳，這是她最愛讀的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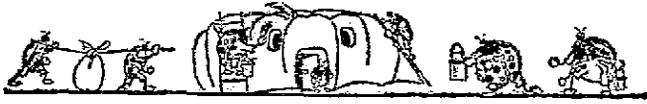
吉訶德先生一聽到他說起武士的書，立刻插嘴道：「你假使開始的時候就告訴我洛茜德姑娘是愛好武士的書的，用不着再說其他美麗、聰明等優點了；我只要聽她有這種嗜好，便知道是世界上最最有價值與最美麗的女子了；我希望你除阿亞特傳之外再送一本希臘露哲爾先生傳給她，我相信她對於裏面有名的歌謠詩曲很感興味的；這種書可惜現在此地沒有，最好你什麼時候到我的村莊裏去，我家裏有武士的書籍三百多卷，爲我精神上唯一的糧食；——現在雖然被妒忌我的術士搬走了；——請你原諒我



破約插嘴；因爲我一聽到提起武士義俠等事，就禁不住要談論起來，正同太陽光線之禁不住發熱一樣；現在請你再往下說罷。」

當吉訶德先生說話的時候，卡笛尼垂頭靜默，若有所思；雖經吉訶德先生二次的催促，請其說完他的故事，他不但發一言，連頭也不仰起；過了一息，他抬起頭來，說道：「無賴漢伊利沙的確狎玩過梅黛星女王，我絕對的相信，世界上無論那一個也不得不相信，不相信的，只有笨豬。」

「那無論如何是不確實的，」吉訶德先生大怒的說，並且對這位青年生氣了，「這是一個絕大的謾謗，也可說是一種罪惡。梅黛星女王是一個很高貴的女子，決計不會和一個走江湖的人狎



玩的；那一個要固執這種謊話的人，真像大壞蛋，我一定要使他見個分明，不問在馬上或地上，空手或執械，日裏或夜裏，由他歡喜好了。」

卡笛尼凝視着吉訶德先生，因爲此時的癡性又要開始發作了，既無意續談他的故事，吉訶德先生也不再想聽他的故事；注意的重心移到梅黛星女王的事件上來了。說也奇怪，吉訶德先生竟爲了她這問題站起身來，好像她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樣。卡笛尼，我已說過，現在已在發瘋了，聽到吉訶德先生給他說謊呀，大壞蛋呀，以及其他侮辱的名詞，忍不住這種嘲弄，拾起他身邊的一塊石頭，對着吉訶德先生的胸堂打去，把他打倒在地上。山差邦石看見



主人受到這種待遇，握起拳頭來打瘋人；可是這位瘋人將身體一避，乘勢把山差也摔倒在腳邊，於是騎在他的身上，在筋骨上搥個痛快；牧人跑來解救，也受到幾拳；他毆打了他們之後，安然的退避到山上躲身的地方去了。山差站起身來，心想自己不應受此痛打，尋着牧人來發洩，埋怨他不預先警告他們；此人是不時要發瘋的，他們假使事前已經知道這件事，他們或者可以防禦自己，不致於吃這個虧。牧人答稱他已經說過他不時要發瘋的事，就使他不曾說過這話，也不是他的過失。山差反駁，牧人不讓，爭辯的結果，弄得彼此互相扭打，他們一手抓住對方的鬍子，一手握起拳頭亂擊，要不是吉訶德先生解和他們，恐怕要打得肉爛骨碎了。『先生，讓



吉訶德先生仍在山中

一八六

我單獨和這傢伙打一打好了，」山差一面說，一面攙住牧人，「他也不過是一個和我一樣的村夫，並不是武士，他的本領我可對付得了，我們一手敵一手。是君子的相打。」

「那是不錯的，」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我知道他是不應受到這樣責備的。」

吉訶德先生調和了他們，再問牧人能不能尋得着卡笛尼，他最心急的是要知他那件故事的結果，牧人對他說沒有人知道這青年瘋人的固定住所；不過如果在附近一帶多走動，總可以看得見他的。

武士決定住在山上，並且模倣阿美特斯，或者亞輪都兩位武



士的行徑，發狂似的從事戀愛，他叫山差送一封信給達爾西尼亞夫人，請她不要蔑視他。他又送一封信給他的姪女，叫她給三匹驢與山差。

山差下山送信之後，吉訶德先生一個人留山上，他決定模倣亞美蒂斯——他夫人輕視他，而不效尤亞輪都——他的夫人對他虛僞。他想起亞美蒂斯曾祈求他的夫人並做詩給她，現在吉訶德先生也要做這兩件事。

山差在路上遇着牧師和理髮匠，把吉訶德先生最近的瘋行告知他們；他們叫他把信拿出來看看，他此時才發覺兩封信都忘記了帶來。於是，他很勉強的背了幾句信中的詩給他們聽。



吉訶德先生仍在山中

一八八

牧師決定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被難的女子，叫理髮匠扮作一個僕從，跟着他，一同去尋覓吉訶德先生，請他一同下山來解救這位被難的女子。

從來牧師因為自己的地位關係，裝扮女子，未免有失體統，決定叫理髮匠化裝女子。

山差走在前面先告知他的主人說特爾茜尼亞夫人口頭已經回答，促她的愛人——吉訶德先生趕快到她那裏去。

牧師與理髮匠到了山上，聽見樹林裏有唱歌的聲音，不久卡笛尼由樹林裏邊出來，和他們面對面相遇，他此時神志清明了。把以前和吉訶德先生開始說過的戀愛史說完；他們知道洛茜德以



後和他虛偽的朋友斐南都結婚了，但在結婚之前，她還允許她的愛人——卡笛尼寧願自殺，決不服從她父親的命令。這就是他浪遊山林不時發癲的原因。



牧師與理髮匠在深山中

一九〇

第十一章 牧師與理髮匠在深山中

牧師正在勸慰卡笛尼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種聲音，他傾耳一聽，聞到以下的悲調道：

「唉天呀！我可不可以在此找尋一個祕密的場所作為我埋葬我這負累的身軀的墳墓呢？假使羣山允許我不欺負我這孤客，我就如此做罷；唉！我真是不幸者啊！此地同處的山林岩石能容許我訴說心中的苦悶，比較冷酷的人類，一定能使我滿意得多。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與解悶決疑，或者消愁免苦了！」

這些話被牧師等聽得清清楚楚，斷定這種聲音是從附近的



地方發出來的。他們站立起來要去尋找這說話的人。走不到二十步路，便在岩石後面的一株槐樹腳下，看見一個農民裝束的青年。在前面的溪流中洗腳。他們輕輕的走到青年的後面，他毫不覺得，因為背向後看不見面，只見他的腳在溪流中好像兩塊發光的水晶一樣，牠的白淨與美麗使他們覺得非常的驚異，因為這不像踐踏泥塊追隨牛犁的農夫的腳；牧師走在前面，知道洗腳的青年沒有注意到他們，做一個手勢給後面的二人知道，叫他們躲藏在那邊的岩石後面，很密切的觀察這青年的究竟。他上身穿着一件寬鬆的灰色短衫，外面纏着白布；下身繫着一條短袴，和一對腳絆，頭上戴着一頂灰布的小帽；腳絆繫到小腿，腿的上部露在外邊，看起來



來像雪白的石膏做成一般。

他洗了腳之後，從帽子底下拏下來一條手巾揩腳，當拏開帽子時把頭抬起，他們乘機看着他的美貌，卡笛尼輕輕對牧師說道，『這不是洛茜德，也不是凡人，而是神仙。』

青年脫去了帽之後，搖了幾搖頭，把頭上一堆光亮的頭髮展散開來；因此他們才知道這不是農夫，而是一個可愛的女子，那最美麗的一對眼睛，據卡笛尼說，只有洛茜德的才比得上。她這修長的頭髮，不僅是蓋到她的肩膀，簡直把她的全身都籠罩起來，因此除了她的兩足之外，身體的別部都看不大出來。她用手指作梳在頭髮上爬梳，假使我們形容她在水裏的足像一雙水晶錐子，那末



第五圖 杜蘿蒂在溪澗中洗足時，驚然見到牧師等生人。



頭髮上的手可以說是一堆白雪。凡此一切益發博得這幾位觀察人的稱讚，急於要知道她是什麼人。因此他們決定露面出來，在石頭上躡了幾腳，這位秀麗的女郎仰起頭來，兩手分開披在眼前的頭髮，看是什麼做的聲音，只見他們站在前面，她立刻站起足來，匆忙之間，來不及穿鞋束髮，搶起身邊的一堆衣服，心驚膽跳的就逃；可是走不到五六步路，就倒在地上，因為她的嬌嫩的足經不起在粗糙的石塊上磨擦；他們三人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奔向她的身邊，牧師首先開口對她說道：『姑娘，請不要走，無論你是什麼人，我們只有願意幫你忙，沒有別的心思；你這樣不當心的逃步，不但你的足吃不住，就是我們也不讓你如此。』



她因爲受到驀然的恐慌和迷亂，沒有回答他們的話。他們走到她的身邊，而牧師執住了她的手，繼續向她說道：『姑娘，你的服裝所隱飾着的已經被你的頭髮洩露給我們知道了，以你這樣美貌的女子，假裝上這種無價值的衣服，來到這種荒涼的深山裏，其中必有很大的原委，這是很顯然的，我們既然有了這個幸運遇着你，如果不能解除你的憂患，至少總可給你一點安慰；從來沒有憂患會使受難的人到連好意的安慰都拒絕接受的地步。所以，姑娘，或者先生，請你不要見到我們有所恐懼，把你的幸運或者惡運告訴我，無論從我們全體，或者從我們個人，你一定可以得到同情。』

當牧師說話的時候，這位喬裝的女郎站在那邊惶惑得很，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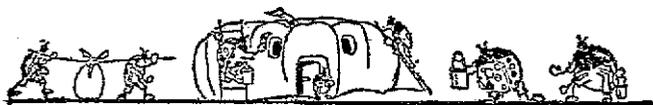
睛看着他們，嘴裏沒有說一句話，好像一個鄉下人忽然間看見沒有看見過的新奇的事體一樣；然而這位牧師又對她說了許多更懇切有效的話，她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既然這深山的荒寂不能隱藏我，我這散亂的長髮又不能使我再說謊話，現在我也懶得再假扮下去了，否則，你們一定要說我太無禮了。先生，我感謝你們給我的好意與同情，不過我報告出我的不幸事件給你們聽，也只有攪擾你們的愁悶和憂念罷了，實際上你們也沒有方法可以挽救牠，或者減輕牠的。然而我的名譽不可以在你們的心目中成爲懷疑的事件，既然你們已經發現了我是一個女子，而且看見了我一個年青的女子，單獨的在這種憂患之中，這樣的事情，無論合



起來看，或者分開來看，總夠破毀任何良好的名譽，我覺得不如告訴你們一切祕密的事。」

她毫不遲疑的說了這一番話，態度從容，音調清妙，他們覺到她的智慧也不減於她的美貌。隨即要求她請實施她的允諾，她現在不再匆迫了，首先把兩腳蓋好，於是束上頭髮，坐在一塊石頭上，牧師等環坐於她的前面；但是在她未開言之前，似乎要流淚的樣子，經她竭力的忍住了之後，才從容不迫的報告她的故事道：

「就在此安達盧穆亞國裏的有一個城市，是西班牙的大臣某公爵所管領的。他有兩個兒子，大的尙能繼承父志，不失爲一個好人，次子則大不然。我的父母是這位公爵的臣民之一，出



身雖低微，但頗富於資財，假使門第稍爲高一點，別的也沒有什麼願望了，就是我也不致於有所恐懼像現在所遭遇的情形了。固然他們並不是低微到羞於見人的地步，但也沒有高到使我的心意中能移去卑下的印象的程度。總之，他們是農民，是清明的老百姓，沒有一點卑劣的血素，但因爲資產富足，又加用錢慷慨，已逐漸被視爲上流社會中人了；然而他們心目中最認爲高貴與財富的並不在資產，而是有我爲女兒，因爲他們並沒有別的女兒爲後嗣，所以我是世界上最寵愛的女兒之一了。

『我是他們二老所觀照的鏡子，也卽是他們全部志願所集中的目的物，同時我也承合他們的意旨；因爲我是他們心窩



中的女主人，所以也可以說是他們的所有物。進退僕役，出入賬項，以及榨油，釀酒，養蜂，蓄羊等等，無一不經我的同意而進行的。除了這種種必要的注意之外，多餘下來的時間，我即從事於女紅，凡縫花，刺繡，織錦等事無一不能，有時抽出一息時間來讀書玩琴，藉以慰解精神的煩悶，這就是我在父母家中所過的生活，我以如此情形報告你們，並沒有什麼誇耀，也不是向你們表示我的富有，不過是要你們知道我是從快樂的境况墮落而至現在的地位罷了。我所過的那種生活，實際上是和退隱在僧院一樣安靜，除了我家裏的僕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得見我的，然而戀愛的眼睛，簡直比山貓的眼睛還利害，竟會發見我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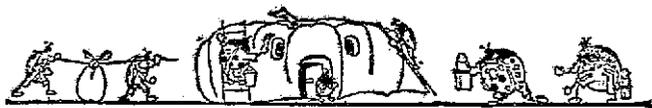
人是誰呢？即是我所說的公爵的次子，名叫斐南都的便是。」

當她說到斐南都這名字時，卡笛尼的臉上傾刻變了色，冒出一臉的汗來，牧師與理髮匠事前已經知道他有時要發作癲性的，以為他此時癲病又來了；但是卡笛尼並沒有更甚的震動，依然保持安靜的狀態，全神灌注着女郎的說話，因為他已開始猜度這女郎是什麼人了。然而女郎並沒有注意到卡笛尼的激動，依然繼續的說下：

「他一看見了我，便猛烈的愛戀我。但我為節短我這痛苦的報告起見，不想把他對我表示熱情的一切狡猾的手段，一一詳說。他賄賂我家中一切的人，孝敬了許多禮物與我的父母；每



天在我們的街市上尋歡作樂；每晚弄琴奏樂使人睡不着覺；情書，不知道怎樣來的，如雪片似的送到我手上來，充滿了相思與羨慕的詞句，包含了無數的期許與盟誓；這一切的舉動不但不曾和軟了我的心腸，而且更加堅強我反對他的意志，好像他一向是我致命的仇人似的，無論什麼事，凡是叫他聽從的，好像都有相反的意思存在的。我並不是因為他的貴族態度不滿意，或者看出他固求的熱情有點疲軟；（我自己被這樣的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追求和讚美，多少總有一種安慰的。）我也不是因為他這許多信讚美我使我討厭，（因為我們女子無論如何醜陋，聽到他人說美麗，總是快活的）但是我自己正當的意識，



和我父母的勸告，都使我反對他這種舉動，我的父母已經覺察出斐南都先生的用意了。他們二老叫我信託他們的榮譽和我自己的公正清潔的聲名，並吩咐我要考慮我和斐南都先生間地位的懸隔，從這幾點看來，我可以推定他們的意思，不是爲他們的虛榮，完全是爲我自己的利益了；他們說假使我有心對抗他這種不合理的求婚，他們很歡喜我立刻和別人結婚，不論本鎮上的出色人物，或者鄰村上的，都可以；以他們的資財和我的好名譽，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對偶的。他們這種勸告使我的決心更加堅固，我決不回覆斐南都先生一個字，藉以斷絕他的希望。



我對他的這種表示，結果很明顯的更促進他荒淫的舉動。後來他知道我父母要給我議婚，好斷絕他想佔有我的念頭，至少我可以多一個保護的人好防守他，有一天晚上，只有我和服侍我的女伴兩人在寢室裏把房門關好，深怕一有疏忽，不免要危險到我的名譽，然而，以我這樣的幽靜預防，不知怎的，竟會發見他站在我的面前，使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我連喊救的力氣都沒有，他也沒有給我呼喊的時間，因為他立刻已到我身邊，把我抱在懷裏，（我受了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向我說許多誠懇的假話，聽起來好像真實的一樣；而且以眼淚證明他的語言，以嘆息表示他的誠意。



我這可憐的年輕弱女，不知怎的，以爲他這些虛僞的話是
真誠的。雖然他的眼淚和嘆息沒有轉變我的意志，但已開始有
點憐憫他了；我神志稍爲清醒了之後，以很堅決的態度對他說
明，他這種強迫的手段，只能屈服我的身體，不能屈服我的精神。
我是他的臣民而不是他的奴隸，他雖尊貴，不能無端侮辱我平
民，我們平民也有平民的自尊處，他的強暴手段不會達到目的
的，他的資產沒有什麼效用，他的語言沒有欺騙我的力量，就是
他的眼淚和嘆息也不能軟化我；只有我父母要替我物色的丈
夫的意志和舉動，我才接受，我要爲我的丈夫保守我的名譽。叫
他不要妄想非分。這位不忠實的公子對我說道：「杜蘿蒂，假使



你所顧慮的就是這一點，那末我可做你的丈夫，請上帝和聖母證明我的誓詞。」

卡笛尼聽到她說她的名字叫杜蘿蒂，又驚動了一下，知道他開始所懷疑的不錯，但不願打斷她的話線，情願聽完他已經知道了的故事，於是很快活的說道：「怎麼！杜蘿蒂就是你的名字嗎，姑娘？我也曾聽到和你同名的另外一位姑娘，她也差不多有和你相等的慘史。但是請你再說下去，我可以慢慢的告訴你一件事，恐怕也很使你同情。」

杜蘿蒂被卡笛尼的話和他憔悴的形狀驚動了，請他如有關於她的事立刻告訴她，卡笛尼說有機會當然告訴她，不過對她沒



有什麼大要緊，於是杜蘿蒂繼續的說下去：

「斐南都先生指着我寢室裏的聖母神像爲我們婚約的證人，同時以最能束縛人的話和過份的盟誓允許爲我丈夫；在他的申請還未完畢時，我即囑咐他要考慮他對我的舉動，並且要想他父親，將來看見兒子和自己屬下的農女結婚時憤怒；我告訴他不要因我的美貌昏迷了他的理智，因爲貪戀美貌不足爲犯罪的恕詞的；假使他愛我，給我一點實惠，那末最好是讓我和地位相等的人結合；地位不平等的婚姻是得不到幸福的，而且也不會持久的。

『我說了這許多話，不能影響他的意志；他毫不注意未來



的困難。同時我心裏又想「因為婚姻的關係，從低微的地位升到高貴的地位的人，不是自我開例的，而且以高貴的身份，因為貪戀美貌，不惜降身與階級低微的人結合，也不是斐南都先生為第一人。我既然不是創造新例，何嘗不可以利用機會所給我的光榮呢？即使他的意志不能持久，無論如何，我在神明之前將為他的妻室了。假使我拒絕他，罵他，看得見他一定要用武力，而我也一定要蒙到不好的名譽的，在不知道我的情形的人，有什麼方法證明我的無罪呢？更有什麼話在父母和其他的人面前辯訴，說此人進到我寢室是沒有經我的同意的呢？」

這些問題和答案立刻飛過了我的腦中；但是斐南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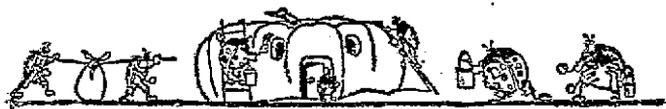


的誓約流淚，以及他體格的動人，和儀容的優美，再加以熱愛的嘆息，就使比我更自由與更害羞的心也要被他拘奪去的，我於是叫我女僕到身邊來，這樣除了天上以外，人間也可以有一個證人，而斐南都也重新發誓，除舊的神明之外，再祈禱新的神明作證，如有違約願受任何責罰，落了更多的眼淚，發了更多嘆息，把我懷抱得更緊；因此我的女僕離開了我，而我也一任這負心人擺佈了。

斐南都的目的達到了，而最大的快樂預備要飛走了；天還未亮，他匆匆的離開我，由女僕——她是把他引納進來的人——把他帶到街上出去；但當他動身的時候，在他自己的手指脫



出一隻指環來套在我手指上。他走了之後，我一個人留在房裏。此時的心中不知道是難過抑是快活；但我可以說，我心裏總有點煩悶，對於所發生的事不免有點迷惑，我對於女僕隱藏、斐南、都先生在我寢室裏的過失，也沒有精神去責罵她；因為此時我還不能決定所發生的事究竟對我有利還是有害。斐南都臨走的時候，我告訴他，說我現在已經是他的，他以後可以由同樣的路在夜裏來看我，等到他認為這件事可以公開的時候為止；可是除了第二天晚上之外，他不再來了，甚至於在禮拜堂裏，或街上也一個多月沒有看到他一眼；雖然我知道他還在城裏，而且差不多每天出去以打獵為消遣。我很記得那個時候心裏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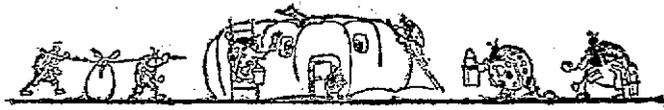


的憂愁和恐慌；我很記得當日子一天天過去時，我心裏怎樣的開始懷疑了，甚至於對斐南都先生的忠實性也失了信仰；我又記得我怎樣斥罵女僕的大膽，怎樣的忍禁我的眼淚，和怎樣的謊答我父母的懷疑。但是這一切的一切，忽然都告完結，因為一個更嚴重的時期到來，這些事都成爲不重要了。此時我也不能再忍耐了，而我心中的祕密已經大家都知道了。原因是不多幾天之後，鎮裏來了一個報告，說斐南都先生已經和鄰縣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結婚了，她的父母在社會上很有地位，她自己的名字叫洛茜德，並且在她們定婚約的時候，發生了幾件新奇的事體。」



卡笛尼一聽到洛茜德的名字，忽然聳起兩肩，咬緊嘴唇，簇起眉毛，不禁兩道淚水從眼眶裏逃出。然而杜蘿蒂並未中止，依然說下：

「這種惡劣的消息傳入我的耳朵之後，心中憤怒已極，幾乎想衝出大街上去，宣佈他的不忠不信，陷害我一生的罪狀；但這種暴怒的感情暫時的被我想出的計劃抑止住，那天晚上，我把這件慘事告知我父親田莊裏的一個長工，要求他伴送我到我仇人所在的城裏去，即在他那裏穿上這套男服。他當初雖然和我抗爭，勸我不要再有這種計劃，但後來看見我一定要去，他答應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伴隨我。我立刻把一件女子的衣



服和銀錢，珍寶等件包在一個枕套裏，不給這不忠實的女僕知道。當晚和長工一道，從家裏出發，徒步向城裏進行，恨不得一步飛進城，找住斐南都先生問個明白。走了兩天半功夫才到目的地，當進城的時候便詢問洛茜德父母的家裏在什麼地方。我第一個所問的人，除指示我地址之外，還說了許多我不會問他的話；他告訴我說洛茜德的婚事已成爲街談巷談的奇聞。當斐南都和洛茜德定婚的晚上，洛茜德允應做他的新娘，剛剛說出一個「是」字，她忽然昏厥去了，新郎解開她的胸襟，想放空氣進去，在胸口發見她親筆的一張紙，紙上宣稱他不能做斐南都的新娘，因爲她已經是卡笛尼的人了。這位卡笛尼，據那個人說，也



是同城的一個出色的上等人，她又說，如果說她已經答應了斐南都先生，那不過是服從父母的命令罷了。總之，她的意思是說在婚約完成的時候，她決定自殺；他們在她的衣角中找出一把七首，證明她要自殺的意志的堅決。斐南都先生看見這種情形，說洛茜德愚弄他，欺騙他，並且輕慢他，當她還沒有甦醒的時候，便打她，並且想就用那把七首去戳刺她，要不是她的父母和在場的其他的人阻止住，恐怕要被他刺成功了。斐南都先生即刻就離她的家，而等到第二天才復活過來，當時她即告訴她的父母說她實在是卡笛尼的新娘。我還聽說卡笛尼預備要定婚的時候也在場的，及見她所定的人不是他，他懷着失望離開城裏，



留下來一封信說洛茜德做了對不起他的事，他要到無人能再看見他的地方去了。這是城裏著名的一件新聞，個個人都說到這件事的；尤其是洛茜德失蹤，她的父母遍尋不着，弄得焦急萬狀的事。更說得利害，我所知道的一切復活了，我的希望，我發見他沒有結婚比沒有見到他的人還要快活些，因為這對於解決我的問題還沒有完全閉塞了門，我心想或者是上帝安置了這種障礙物在第二次的婚姻上，好使他承認前一次婚姻的義務，也說不定。這種種的思想通過了我的腦中，而我也勉強以此自慰，沉溺於我現在所厭惡的遙遠渺茫的希望中。

但我在城裏的時候，因不能找到斐南都先生，決不定怎樣



辦法好，聽說有通告貼在城裏，以重酬來尋覓我，註明我的年齡和服飾；說是和我同走的少年由我父親的家裏把我帶走的；這是刺痛我心裏的一件事，表示我的名譽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了，我一個人逃走，失了名譽還不夠，現在說我和一個地位遠在我之下，沒有什麼價值的少年同逃，真難堪極了。我聽到了這個通告之後，即和我的跟件——他現在表示出對我的忠實有動搖的樣子，——立刻離開城裏，生怕被人發覺，當夜我們來這裏山上最叢密的樹林裏度宿。誰料俗語說，「禍不單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證之我的遭遇，此語完全不錯；我所帶的僕人，以前都誠實可靠，到此時，瞧見我的美貌，也動了邪惡的念頭，心想



乘此孤獨無援的機會從中取利一下，開始以無恥無天更無敬畏的話申請於我，見我嚴詞拒絕，即放棄言語的請求，而採用強暴的手段。幸得天公保佑，以我這無力的手把他一推竟推到岩頭下了。我於是不顧死活的逃命；身體雖然已疲乏，但跑得却非常之快，此時只想藏躲我自身在山林中以避免我父親以及父親差出來尋覓我的人們的耳目便好，沒有別的心思了。我抱了這樣的目的在此住居，不知道已經多少月了，這幾個月來我束上頭髮替一牧人在這山中牧羊，作為他的僱傭。可是我一切的謹慎刻苦，仍無用處，因為僱用我的主人又發現了我不是男子，於是也和我的僕人一樣懷着同樣卑陋計劃對我；我想上帝不



會常常救人於苦難的，而且身邊也不見得常有危岩絕壁在旁好把他推擲下去，與其用強力或者辯論與他周旋，不如再隱匿在此岩峽中爲妙。因此我再度的找求一個躲避的地方好讓我禱求上帝垂憐，使我脫去這種苦難，情願孤獨的死在山中，免得遺留痕跡爲我家庭及衆人談罵的資料。」



第十三章 武士解救情狂的方法

「先生，這就是我的慘劇的實際情形，請你們評判一下，我所發嘆息悲哀與所流的眼淚是不夠呢，還是多餘的呢？如果你們一考慮我這慘劇的性質，你們或者可以看見徒然的安慰是無用的，因為此事已無挽救的可能了，我所要求你們的是請指示我應到什麼地方去度我的餘生，好使我免除他們尋獲我的恐懼；我的父母固然極端的愛我，盼望我回去，但我覺得自己的清白已被剝奪，實在沒有面目見他們，寧願永遠避見他們的面。」

她說到這些話之後，就靜下去不作聲了，臉色上表見出心頭



的痛苦與羞恥。他們聽到她的報告後，心裏一方面驚奇她的遭遇，一方面憐憫她的不幸；牧師正想要安慰她幾句，卡笛尼搶上先說道，「這樣看來，你就是美麗的杜蘿蒂姑娘，富戶克麗那都的唯一愛女嗎？」杜蘿蒂聽到他說出她父親的名字，又看到他這種憔悴的形狀，非常的驚異。因此，開口問他道，「兄弟，你究竟是誰，會知道我父親的名字？我記得在我的報告中沒有提起過牠。」

「姑娘，我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個不幸的人。」卡笛尼回答道，「是洛茜德所宣稱的丈夫；我是苦惱的卡笛尼，即是被陷害你的那個人所陷害的人。杜蘿蒂，我就是親身看見斐南都先生所做的惡事，和等着聽到洛茜德對於和他的婚約說出一個「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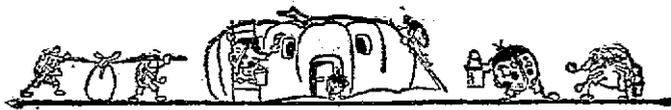


的人：我當時沒有勇氣去看她怎樣昏厥，和胸口上發見紙頭的事。因為我的心裏一時承受不住這許多刺激，所以我不耐煩的離開了她的家，留一封信給居亭請他交給洛茜德的手，我隨即到這荒山裏來，決定在此完畢我這討厭的生命。然而命運還不絕我，或者是爲這好運——遇見你——而保存我；假使你剛才所告訴我的事情是實在的話，上帝或者在我們災禍之後，預備着一條快活的路給我們走也說不定；洛茜德既然不能和斐南都先生結婚，而且她自己又這樣公開的宣佈，那是我的了，而斐南都先生不能和她結婚，也一定是你的，我們很合理的希望上帝，凡是我們的，要歸復還我們，因爲這事現在仍然還存在的，並沒有疏遠或者毀壞了。我



們現在既然有了這種安慰，（並不是從渺茫的希望，或荒唐的幻想來的）我請求你，姑娘，要決定一個新的意志，我也決定我的，大家去尋求快樂的幸運；我以上流社會中人的誠信，或者以基督教士的資格向你賭咒，在你未得到斐南都先生之前，決不拋棄你，假使我不能以言語使他承認對於你的義務，那我可以紳士地位所賦給我的權力，用正當的理由反對他所給你的損害，至於我自己的危險，只有聽天由命，我在世一天，情願爲你效勞一天。」

卡笛尼這一番話安定了杜蘿蒂的心，使她感激之餘，不知如何報答才好；牧師很稱讚卡笛尼的理論，後來勸促他們和他一同到他的村莊去，解決暫時的衣食問題，然後設法找尋斐南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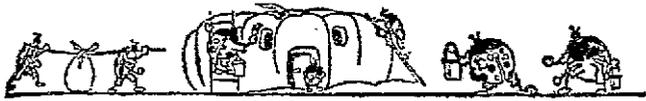


或者把杜蘿蒂送回父母家裏，或者採用其他最適當的方法。卡笛尼和杜蘿蒂接受他的意見並感謝他的美意。至於這位理髮匠呢，對於她們的話都在旁很注意的聽到了的，不過他沒有作聲，此時他也開口了，也和牧師一樣的好意，表示只要用得到他的地方，他很願意爲他們效勞。他同時又向他們二人說明他和牧師到那山上去的目的，吉訶德先生的瘋狂的特性，和等候山差去尋找主人的消息等情形。卡笛尼聽到理髮匠說起吉訶德先生的話，如夢初醒般的回想起與他吵鬧的情景了，他把爭鬧的事情告知大家，但說不出究竟爲什麼爭執。

正在這時候他們忽然聽到一聲叫喊，知道是山差邦石的聲



音，（他因爲回來到分手的地方看不見他們，所以各處叫喊。）他們迎上前去問訊吉訶德先生的事情，他告訴他們說，當他尋找吉訶德先生時，只見他的衣服脫到襯衫止，露出瘦黃的身體，餓得半死，同時嘆息他的達爾茜尼亞夫人；山差雖然告訴他說她在托拔沙盼望他離開山上到那邊去，他回答說除非他已經完成了偉大的事業值得她獎許的時候，他決不見她的面；他以爲假使照這樣冒險下去，大則可以做國王，至少也可以當總主教。山差說情形既然如此，他們大家都想方法，應該怎樣把他從那邊山上弄出來。牧師叫他放心，無論如何他們總要把他弄出來的，他於是對卡笛尼和杜蘿蒂說明他們以前想預備怎樣醫治吉訶德先生的事，無論



怎樣要把他帶到家裏回去；關於這一件事，杜蘿蒂說她可以假裝被難的女郎要比理髮匠假裝起來好些，尤其是她身邊帶着適合於難婦身分的衣服，格外便當，叫他們放心她，她決不致於誤害他們的計劃，因為她也曾談過很多武士的書，確切的知道難婦哀求武士救助的狀態。

『照這樣情形看來，』牧師說道，『我們就要立刻進行這件事情；毫無疑義的，命運已經表示讚助我們了，他既然出於意外的替你們打開了解放之門，同時又替我們開了通達目的的路。』

杜蘿蒂於是從她的枕套子裏邊拏出來一條質料很好的套裙，一件綠色的斗蓬，一串頭環，穿在身上，頃刻之間就像一個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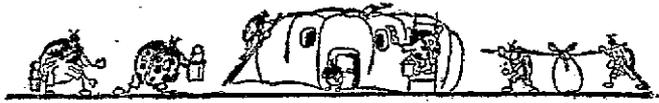
富麗的姑娘。她說她帶這些東西，是防備在需要的時候用的，可是一直到那個時候，她還沒有機會用到過。他們大家都很快活她的溫雅美麗，並且說斐南都先生是一個不知道享嘗豔福的滋味的人。但讚美她最甚的要算山差邦石了，他一生從沒有看到過這樣姣美的人物；他很熱心的探問牧師，這位美麗的姑娘是誰，在這種荒僻的地方做什麼。

『山差兄弟，這位姑娘，』牧師回答道，『是男系上直接承繼米康米康國王的人，受了某武士的欺侮，特地來此請求你的人替她報服；因為你主人的俠義已經天下聞名了。』

『真是一個好機會，尋得真湊巧！』山差邦石說道，如果我的



主人運氣好，一定可以替你報仇，把你所說的武士殺掉，除非他所遇着的是妖怪，那就沒有辦法；因為我的主人絕對沒有能力抵抗妖怪的。不過其中有一件事我要請求你先生的。即是要阻止我的主人做大主教，我深怕他幻想着大主教的地位，所以請你立刻介紹這位公主和他結婚；因為一結了婚，他就不能取得大主教的資格，這樣才容易做國王，而我也可以達到我的志願；這件事情我已仔細的想過我的主人如果做了大主教，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我是結了婚的人，對於教堂裏邊的事用不大着；我現在開始進行教皇的特免，好使我在教堂裏面獲得一個有利益的位置，可以永久在裏面工作；所以，先生，這一切都依靠我的主人和這位姑娘



的婚姻上——因為我還不知道她的人，所以不能夠叫出她的名字來。」

「她的名字是米康米康奶公主，」牧師說道：「因為她的國名叫米康米康，所以她的人名也要以國家為名。」

「那是無需懷疑的，」山差答道，「我已經知道許多人名或稱號是從他們生長的地名來的，所以女皇當然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

「不錯的，」牧師說道，「至於你主人的婚事，我當竭力促成牠。」山差很以牧師的熱心為滿意，而牧師則以山差的簡單、荒謬，也和他的主人一樣的迷着幻想為驚奇。



此時杜蘿蒂已經騎上了牧師的騾子，理髮匠的臉上也已裝好了牛尾鬍子。大家叫山差帶領到吉訶德先生的地方去，並警告他，不要對吉訶德先生說牧師或理髮匠兩人同來，一經說破，即要妨礙到吉訶德先生做國王的事業；牧師與卡笛尼的意思都以爲他們這許多人一同走，不大方便，生怕吉訶德先生一見到卡笛尼就要記起以前吵架的事情，於是吩咐杜蘿蒂、山差、理髮匠三人先走，他和卡笛尼在後面慢慢的走。牧師要想指導杜蘿蒂怎樣對付吉訶德先生的方法，但是杜蘿蒂說叫他們放心，她自己曉得照武士書上所描寫的去做的。

他們大約走了二哩多路的樣子，看見吉訶德先生在一個荒



涼的岩峽裏面，衣服是穿着的，但不曾著鎧甲；杜蘿蒂一瞧見他時，即詢問山差，知道就是吉訶德先生了，她鞭策着騾子前進，而這位裝上了牛尾鬚鬚的理髮匠，作為她的隨從，跟在後邊，他們到了吉訶德先生身旁的時候，隨員先跳下騾子，走到杜蘿蒂的騾邊，把她扶抱下來，杜蘿蒂下了騾子之後，態度很安定的跪在吉訶德先生的足前；他竭力的叫她起來，但她不肯，仍然伏在地上對他說道，「我決不起來，除非武士肯允許我，給我這最可憐的女子幫忙，我因為聞到武士的大名，從很遠的地方到這裏來求助於武士，假使武士臂膀的力量與武士的令名相一致，那請你一定要援救這無助的可憐人。」美貌的姑娘，吉訶德先生回答道，「你如果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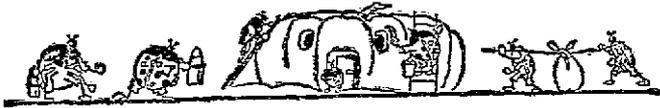


我不願回答一句話，也不願再聽你的事情了。」

「先生，我決不起來，」杜蘿蒂說道，「除非你先答應我的要求。」

「我答應你，」吉訶德先生說道，「不過要不妨害我的國王，我的國家，和握住我心靈和自由的關鍵的她。」

「我的主公，這和他們一點沒有妨礙的，」杜蘿蒂向他聲明；山差現在挨到他主人的耳邊，輕輕的向他說道，「你可以很放心的答應她的要求好了；這絕對沒有什麼妨害的；不過要去殺一個大武士罷了；這位要求你的姑娘，就是米康米康奶公主，是大米康米康國的女皇。」



『不管她是誰。』吉訶德先生回答道。『我一定要照我責任上所負的和良心所吩咐的去做，以期與我所說的話相一致。』於是轉身對杜蘿蒂說道，『請起來，你所要求於我的事，我答應你。』

『那末我所要求的是，』杜蘿蒂說道，『你此刻和我一同走，——走到什麼地方我會引導你去的——並且要答應我，在沒有替我報了那個違反天意，篡奪我王國的叛徒的怨仇之前，不從事於任何其他冒險事業。』

『我重說一遍，我答應你這樣做。』吉訶德先生回答道，『你可以從今天起把你憂鬱的心思放開，重整新的生活，以上帝與我腕力的幫助，馬上可以恢復你的王國，再登上你偉大古國的龍位，



現在馬上進行罷，耽誤時間，是容易出危險的。」

這位被難的女王好像一定要吻他的手。但是吉訶德先生是一個莊嚴有禮的武士，不答應她如此表示，不過叫她起來，很有禮貌的擁抱她一下，隨即命令山差檢視他的馬肚帶，並且幫他自己武裝起來，不要耽誤一分鐘。山差把掛在一顆樹上好像戰勝的紀念品似的鎧甲取下，檢視了一下馬肚帶之後，頃刻武裝了他的主人，他穿上了鎧甲，隨即呼喊道：『讓我們用上帝的威權去幫助這偉大的姑娘。』

理髮匠忍痛的跪到這時候，心裏忍不住發笑，又防着假鬍子掉落下來，免得全盤計劃弄得毫無結果；現在看見吉訶德先生已



經允許了她的請求，而且即刻就要和她動身走了，才起了身，拏住杜蘿蒂的手扶她上騾子。吉訶德先生騎上了羅茜安德，理髮匠也騎上了他自己的牲畜，只有山差步行，於是又想到他失去的驢子了，覺得此時實在需要牠。但是他心裏非常的快活，以為他主人的功業確實的已經開始，真的要做國王了；他想毫無疑義的，他要和這位公主結婚，至少要做米康米康國的國王。唯一使他擔心的事是他想到這米康米康國是在黑人居住的地方，將來所有的臣民都是黑色的；但是他的幻想又立刻發見一種補救的方法，自己心裏打算道，『假使我的臣民都是黑人，那怎麼辦呢？我只有把他們裝運到西班牙去出賣，把賣得的錢拏來買個爵位，或者官員來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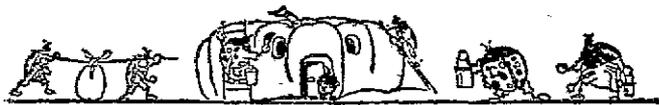


做，那就一生享樂不盡了。除非你是去睡覺或者毫無頭腦利用機會的人，才不知道裝賣三五千或者萬把個臣奴！我將來把他們大小調勻起來，把他們的黑皮敷成黃色或者白色，或者別的方法都可以的，我怎麼會這樣蠢啦？」他一步步的向前躡上去，心裏裝滿了快活，把步行的艱苦完全忘記了。

卡笛尼與牧師躲匿在樹林裏觀察到一切的情形，不知道怎樣才好出來和他們一道；這位牧師本來很富於計略的，忽然想起一個方法，可以達到他們同道的目的，他在一個匣子裏拿出一把剪刀，很快的把卡笛尼的鬍子剪去，給他穿上一件灰色短衣，外面罩上一件黑外套，他自己只有留着一條短袴子和緊身，可是卡笛



尼一穿上了外套修剪了鬍子之後，形狀完全和以前不同。假使他在鏡子裏照鑑起來，恐怕連自己都認不得了。他們這樣的裝扮了之後，看見其餘的三個人已經走上前面去了，但是因為崎嶇兀突的山路，騎在馬上沒有步行的快，所以很容易的趕在他們前頭的大路上去，在山口的平地上等候着。當吉訶德先生和其他的兩個同伴一出深山，牧師很躊躇的審視他，好像有點認識不出他的樣子，注視了片刻之後，他才疾趨到吉訶德先生的面前，張開兩手歡呼道，『好運氣遇着武士的明星，我的同鄉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高等社會的精華，難民的救星，武士的模範！』他這樣說了之後，抱住吉訶德先生左腿的膝頭上。而吉訶德先生對於這位生人的



說話和態度，頗覺驚奇，很注意的視察他，最後才認識出他是牧師，心裏很驚異的以爲在那裏竟會看見他，他竭力想要下馬來，然而牧師不許他下來，因此吉訶德先生對他說道，「牧師先生，這是不合禮的，我騎在馬背上而像你這樣可敬重的人却站立在地上是不合禮的。」

「那不要緊，」牧師說道：「你一定不要下來，因爲你最偉大的功績和世人所一致注意的冒險事業，是在馬背上成功的；至於我呢，不過是一個不足重輕的教士，能夠騎在跟隨你的那班紳士的騾屁股上，就很滿足了，假使他們肯答應我騎在他們的鞍後，我就得騎在飛馬或摩洛哥人所用的戰馬一樣的了。」



『牧師先生，就使他們同意，我也不贊成你如此。』吉訶德先生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公主，因為愛我的緣故，一定很歡喜命令她的隨員讓出騾鞍給你的，要是他的騾子能任負得起，他可以坐在你後邊的。』

『我想這是可以的，』公主說道，『並且用不着命令我的隨員，因為他也是個很有禮的基督教徒信士，決不會讓一個可以騎騾的教友步行的。』

『他是教友』理髮匠說道，隨即下了騾子，把他的騾鞍讓給牧師，牧師也就從容的承受了他的貢獻；可是不幸得很，當理髮匠騎在後面的時候，這匹頑劣的騾子舉起後蹄來亂踢，這樣他不能



不跳下地來，不料一不小心，把他的假鬚鬚弄丟脫了，他一見到鬚子沒有了，立刻把兩手掩住面部呻吟，說他的牙齒碰落了。吉訶德先生瞧見那叢鬚鬚無血無肉的從他隨員的臉上脫離出來，喊道：『天呀，這真是一件奇事！鬚鬚從他的臉上脫落出來，好像和刺了一樣。』

牧師瞧見有破露計略的危險，立刻跳下騾子來搶住鬚子，送到理髮匠那裏去，他還倒在地上的呼痛，把頭垂胸口，一刻工夫牧師又祕密的把鬚鬚貼上去，貼好了之後，他就走開，而這位隨員的鬚鬚又和以前一樣的出現了，然而吉訶德先生則不勝驚駭之至，要求牧師有機會時要教誨他這個魔術，他相信這種魔術的效力一



定是超過裁拔鬚鬚之上的，很明顯的，鬚鬚拔出來的地方，皮肉一定要碎裂的，然而這個魔術能够使他復原，牠的用處一定在鬚鬚之上的。

『這樣不錯的，』牧師回答吉訶德先生道，他答應有機會的時候首先教他這件事。他們一致同意，此時要讓牧師先騎，隨後則三人輪流着騎，等騎到旅店的時候爲止。大約距離他們的所在，還有十七八哩路程。

現在吉訶德先生、公主、與牧師三人騎行，而卡笛尼、理髮匠、與山差邦石三人則步行。吉訶德先生對女郎說道，『高貴的姑娘，由你歡喜到什麼地方去，請你引路，』可是她還沒有回答，牧師搶住



話頭說道，『你要指導我們向什麼國度走？這一條路恐怕是到米康米康國去的罷？一定是的，否則，關於各王國的路，我就不大知道了。』

關於這些話，她老早已經預備好了的，牧師說到這種地方，她知道是要她說出一個「是」字的，所以她說，『先生，是的，我們是要走到米康米康國去的。』

『既然如此，』牧師說道，『我們一定要經過我的村莊的，由我的村莊再到卡退納，你們可以在卡退納登船，假使風順海靜，大約不到九年功夫便可以看見明奈湖，再有一百多天的路程，就是貴國的邊境了。』



「先生，你錯了，」她說道：「因為我從國內動身到此地，還不上兩年時光，雖然天氣也不見得好，但我現在竟能看見我所切望的人了，即是說，我能看見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了。當我一到西班牙時，便聽到他的大名，所以不能不來尋覓他，並且自己介紹給他，把我的事情完全信託他這不可抗的膂力。」

「夠了；不要再嘉獎了，」吉訶德先生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因為我是厭惡逢迎的；雖然事實上或者不是如此，但是這一類的話，在我清潔的耳朵聽起來是令人討厭的。姑娘，我只能說，不管我的腕臂有力無力，我總竭力的為你效勞，甚至於死，也沒有什麼的；現在我要請問牧師先生，他怎麼會一個人穿了這樣單薄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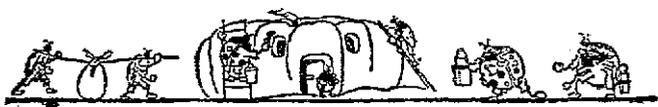


到這種地方來。」

「這個問題我可很簡單的答覆你，」牧師回答道；「吉訶德先生，我的朋友理髮師和我是到錫佛耳省去收錢的，這筆錢是我的一位親戚送給我的，數目有六萬多元，昨天我經過此地，遭了四個步行強盜的襲擊，把我們的衣服剝去，甚至於連鬍鬚都被拔掉，因此我的理髮朋友覺得有戴假鬍鬚的必要，就連這位年輕的朋友也以爲必需如此，」——手指卡笛尼——「他們兩人都完全改換了相貌的。打劫我們的強盜，是一羣划船的奴隸，據說就在那附近的地點被一位很勇敢的人，不顧公差及守兵的利害，釋放出來的，他把全數的奴隸統統放走了；毫無疑問的，釋放罪奴的那人



一定是失了理智的瘋人，或者也和這班奴隸一樣的是個大無賴，或者是個毫無良心的人，使羊羣的狼，雞羣的狐，和蜜上的蒼蠅放縱自由。此人已經欺騙公理，反對國王，並且背叛合法的主人，因為他反對他正當的命令；我說他已劫奪了戰船，攪擾多年，安靜的聖公會，而且還做了拍賣靈魂的事情。」這件事是山差告訴牧師和理髮師的，他以為他的主人做了這件事，是無上的光榮，因此牧師故意隱刺吉訶德先生，看他有什麼說法，或舉動；吉訶德聽到這一番話，句句使他變色，不敢說出來，這件事情是他做的。「這一班人於是間接是劫奪我們的人；願上帝慈悲，赦免他妄釋罪犯之罪。」



杜蘿蒂杜撰了她的身世，說她自己是一個國王的女兒，因為有一個鄰近的有大力的壞人，要佔有她父親遺留給她的王國，她不願意和這怪物結婚，但又沒有能力保護這國土，所以離別家鄉，遵從她父親生前的預言，出來尋求替她去除敵人，恢復國土的武士。她對吉訶德先生說他就是她所尋求的人，因為她事前早已有人敘述過他的俠義行爲了；她請求他救助，實踐前約。

山差催促吉訶德先生快點和杜蘿蒂成婚，並因主人得了一個王國，要他分封他土地和爵位；但當他詆毀達爾茜尼亞夫人不及杜蘿蒂公主時，武士差不多要把他殺死。

被農夫綁在山上鞭打的少年安都拉斯現在又在路上見到



了，吉訶德先生把這少年怎樣被農夫鞭打，和怎樣把他解救出來的事告知了同行的人；但是少年情願武士從前沒有管他的事，他說當吉訶德先生走開的時候，少年的主人比以前打得格外利害，爲的是怨恨吉訶德先生對他的說話與舉動太使人生氣。少年問他要求了一點東西吃過之後，便走了；武士和徒弟也掣出些東西來吃。



吉訶德先生在旅店裏

二四六

第十四章 吉訶德先生在旅店裏

他們吃完了東西之後，立刻裝鞍趕路，一路上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可以記述，第二天到了山差邦石以前曾在此吃過苦的旅店裏，他本來不願意進去，但沒有別的法子想，雖然覺得恐懼，也只好進去。店主人，店主婦，女兒等，瞧見吉訶德先生和山差邦石進來。出來歡迎，表示滿意的樣子。而吉訶德先生也很莊嚴的接受他們的歡迎，並吩咐他們替他預備一張比上次好一點的床舖；店主婦回言說，假使他比上次多給一點錢，他可以給他預備一張王公睡的床舖都做得到。吉訶德先生應許付錢，他們於是給他尙可過



得去的床鋪，仍然舖在上次住過的閣樓上；他立刻臥下，因為日裏過度的勞苦，此時需要睡覺。

閣樓的門剛剛關了，店主婦抓住理髮匠的鬍鬚道：『我相信，你不再用我的牛尾巴做鬍鬚了；你現在把這東西拏來還我，這真丟臉得很，用我丈夫的東西放在自己面孔上拂來拂去。』她拉着鬍鬚，理髮匠則捧住不肯放手，後來牧師叫理髮匠讓她拏去，因為現在無須再用牠了，他可以以本來的面目出見於吉訶德先生，告訴他說是因為遭了強盜，即那班船奴的劫略逃到旅店裏來的；要是吉訶德先生問起公主的隨員，可以回答他說，她已打發他先走，通知她國內的人民，說她已經起身回國了，並且和一位解救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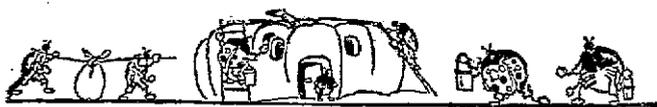
的人同來。理髮匠經他這樣一說，很快活的把尾巴歸還店主婦，同時將借來欺騙吉訶德先生的一切附屬物也都歸還她。旅店裏的人都驚歎杜蘿蒂的美麗，甚至也稱讚牧人卡笛尼的漂亮。牧師叫他們預備旅店的費用，而店主人希望他們多出幾文錢；替他們備上尙可過得去的飯菜。此時吉訶德先生正在睡覺，他們以爲最好不要攪醒他，因爲此時他睡覺比吃東西更有益處。

當在用餐的時候，店主，店主婦，他們的女兒，女僕，以及各旅客都在一起，大家討論吉訶德先生的那種新奇瘋症與其可笑的態度；店主婦告訴他們上次他在店裏和騾夫發生的事情；她環視山差並不在座，於是把他被裹在被單裏拋擲的一段趣史也和盤托



出，大家聽得非常發鬆。據牧師的觀察，這完全是武士的書籍把吉訶德先生的頭腦轉變了的！店主說道：『不知怎的，實在我也很歡喜讀這種書，現在身邊還有二三本，而且不單是我自己歡喜牠，還有許多的人，都歡喜牠；當收穫的時期，一班農夫每逢休假的日子，都集合在此地，其中有個把識字的人，時常拏出一本武士的書，講談給大家聽，我們大約總有三四十人圍着他聽，大家聽得都很有趣，很起勁。至少我可以說我個人聽到武士猛烈可怖的戰鬥，恨不得自己也做個武士，尤其希望無日無夜的能夠聽到這類技擊的事。』

『我也一樣的歡喜有人講書，』店主婦說道，『因為除了你



在聽書的時候外，我在家裏沒有一刻安靜過；你只有在聽書的時候才暫時的忘記來責罵我。」

「實在的」女僕說道，「我也很歡喜聽這一類的事情；因為這類事都是很美妙的；尤其是敘述某姑娘在橘樹林中倒在武士的懷裏，和女看護對於受重傷的武士之羨慕與恐懼等事，真和吃蜜一樣的有味。」

「那末你以為怎麼樣呢，年輕的姑娘？」牧師問店主的女兒道。

「先生，我不知道，」女兒回答道；「老實說，雖然我不懂得，但仍然在聽，我也歡喜聽；可是我所歡喜的並不是我父親所歡喜聽



的技擊，而是，武士和愛人離別的悲哀；他們的悲哀有時使得我也流出同情的眼淚來。」

「小姑娘，假使他們爲你流了眼淚，那末，你一定要安慰他們啦？」杜蘿蒂說道。

「我不知道我要怎樣做，」女孩子回答道；「我祇曉得他們當中有有的女子很殘酷，竟稱呼她們的武士爲老虎，獅子，和無數其他卑鄙的名字。我不知道她們究竟是那一種人，會這樣的無感情，這樣的無心肝，連看都不看一眼一個優美的人物，聽他一個人去尋死發狂。我不知道這種矯情的好處是什麼；如果說爲名譽的緣故，不好無故和武士親近，那末爲什麼不和他們結婚呢？武士是想



要和她們結婚的啊。」

「噓，孩子，」店主婦說道，「在我看起來，你關於武士任俠的事情，知道的很多，不過女孩子知道這樣多，話說的這樣多，是不合宜的。」

「因為這位先生問起我，我不能不回答他，」女孩子說道。

「那末，」牧師說道，「店東先生，把這幾本書拿來給我看看。」

「我心裏很願意。」店主說了之後，走入他自己的房間裏，拏出二隻舊提包，外面綁住一根小錘條，打開了提包，裏邊是三大本書，和一些寫得很好的文稿。第一本書是退期的錫朗里先生傳，第二本的希客尼的費力克馬先生傳，其他的一本是大首領剛石錄



的歷史和大貢的身世。

牧師談到前兩本的書名，看着理髮匠說道：「我們現在需要我那個朋友的管家和姪女了。」

「不必，」理髮匠說道，「我也一樣的能夠擎到天井或火爐裏去，那邊有很好的火。」

「做什麼！你們要燒掉我的書！」店主人說道。

「只要燒這兩本就是了，」牧師說道，「錫朗里先生傳和費力克馬先生傳。」

「你要把牠焚去的是邪端的，或者異派的書嗎？」店主人問道。『假使你要燒，請你燒那本大首領和大貢傳吧；我情願燒死我



一個小孩子，不願意燒掉那兩本書的任何一本。」

『兄弟呀，』牧師說道，『這兩本書是謊話做成功的，裏面充滿了愚蠢和無意識的事；只有這本大首領是真實的歷史，裏面所記載的是剛石錄所做的事業，他因為他的許多偉大的功業，所以得了世界「大首領」的稱號，這種著名的頭銜，只有他一個人才應得；至於大貢是特留石城一個有名的武士，是一個很勇敢的軍人，他體力的大能以一個手指頭停止疾飛的風磨；能以一把大刀駐守橋腳防止一支大軍過橋，以及其他種種事業，要不是他自己謙虛寫的報告，任便換一個不偏不倚的歷史家，他的事績一定可與最勇敢的特魯人和羅蘭人比美了。』



『把那件事告知我的父親。』店主說道，『那是一件驚人的事；能夠停止風磨！但你可以在費力克馬傳裏讀到他向背後殺人的事，他把刀向背後一擲，把五個巨人一齊劈到腰止，簡直像小孩子劈荳莢一般；還有一次他去攻擊一個很有力的大隊人馬，兵士的數目在一百六十萬以上，自首至足穿起全副武裝，他一個人打敗他們，好像驅散了一羣綿羊一樣。於是你如再談錫朗里傳，不知道要如何說法。書上說，他有一次在船上沿着河邊前進，忽然在水中央出來一條很兇猛的大蛇，想吞嚙他，他一見此大蛇，立刻飛到蛇身，跨在蛇頸上，兩手扼住蛇的喉嚨，用力很猛，蛇覺無法可施，只想沉到水底裏去，但是這位武士扼住不放，也一同沉下去。沉到下



吉訶德先生在旅店裏

二五六

面的時候，他只見身在美麗的皇宮與花園之間；而這條蛇也變作一個老人，告訴了他許多不曾聽過的事。先生，不要說話；假使你聽到這話，你要快活得發狂。你所說大首領和大貢傳，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

杜蘿蒂聽到此地，私語卡笛尼道，「我們這位店主人，差不多可以做吉訶德先生的配角了。」

「我也這樣想，」卡笛尼說道，「據他的表示，凡是那些書上所記述的都是事實。」

「但是，要想一想，朋友，」牧師說道，「從來沒有什麼費力克馬，也沒有什麼錫朗里，就是一切書上所說什麼武士，奇俠等等都



是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切都是空間無事的聰明人所虛構杜撰的，其目的無非在消磨時間。我實在的告訴你，世界上從來沒有這種武士，也沒有這種荒唐無稽的事情過。」

「你不要騙我，我不是呆子，」店主人道，「這真笑話，竟會說這些書裏所說的都是謊話，和無意識的事；要知道這些書是由政府批准印行的，如果裏面這許多的戰爭與魔術是假造的，政府不見得允許人民印行的。」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牧師說道，「這是拏來消遣無聊人的時間的；和下棋玩紙牌，打球等一樣的作用，是給一班空閒，不能作工的人解悶的，所以政府允許印行。看固然有許多人看牠，但沒



有人把牠當作真實的歷史的；我希望將來有人來把牠們的內容修改過。請你相信我的話，店東先生，不要踏上你的旅客吉訶德先生的覆轍。」

『那不要怕，』店主回答道：『我不會瘋狂到自已想做武士的地步；因為我很知通那些游行天下的武士不是現在的事。』

他們正在談話當中，山差忽然在面前出現了，他聽到什麼武士現在不通行，和一切武士的書籍都是蠢事和說謊等話，頭腦莫明其妙；他心裏決定等到他的主人這次旅行完畢的時候，看事情怎麼樣，假使結果不和他的主人所希望的一樣，他要離開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庭裏去，和妻子兒女一道，仍然做他的平常的勞動。



旅店主人正要拏開提包書本的時候，牧師止住他道，『等一等；我要看看這幾張紙寫得這樣好字是什麼東西。』店主把卷文稿拏出來給他，一共有八張，開頭處寫着「珍奇的故事」幾字的標題。牧師讀了三四行之後，對店主說道，『我看這幾張珍聞一定不壞，我想要統統看一看牠。』店主回答道，『你先生可以好好的讀一讀牠，有幾個客人，讀了這本東西覺得很快活；很誠意的要我送給他；但我沒有給他；我想將來歸還失主，他連提包和書一同遺失在我店裏忘記帶走的；我雖然是個旅店主人，但是一個聖教徒。』

「你這樣做法很對，朋友，」牧師說道，「不過，假使這故事真



的是喜人的，你一定要讓我抄錄下來。」

「很願意。」旅店主人回答道。

卡笛尼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已經把稿子拏上來，在座的人都要求牧師讀給他們聽，他們寧願犧牲睡覺的時間來聽珍聞。牧師於是開始讀珍聞了。

安斯模與陸退釐爲一對熱情的朋友，安與其美妻葛密勒結婚後，他們的友誼依然繼續下去。但是安斯模要想測驗其妻的貞操，叫陸去試探她。陸勸安切勿如此，但安固執不從。於是陸假裝勸誘葛密勒，但又爲安斯模看出他是敷衍的。最後陸退釐答應他誠意的去試探她。唉，誰知他不久真的愛上了他朋友的



艷妻了。

葛密勒的女僕也有一個愛人，有一天方黎明的時候，陸退釐看見他從葛的房裏出來，他以為是葛的愛人，忽然醋氣沖心，立刻跑到安斯模處，告訴他說葛氏並不是他所想像的貞節女子，她祕密的答應收受陸退釐，當她的丈夫走出了家之時候。陸退釐旋即懊悔自己對於妒恨葛密勒的行動的魯莽，知道她並沒有其他愛人。

於是他們二人想方法欺騙安斯模，當安托言離家，實際隱藏在帳後的時候，陸葛二人都知道的，陸入葛家，葛故意責罵他，說他膽敢走近她的身邊，好使丈夫相信她的貞節。葛密勒假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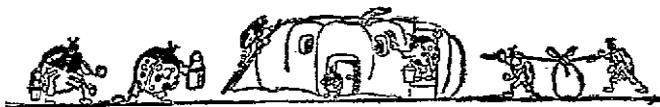


吉訶德先生在旅店裏

二六一

用一把短劍去刺陸退釐，但又沒有刺着，傷了她自己。

因此安斯厘以爲他有一個完全的妻子和忠實的朋友了。



第十五章 吉訶德先生大戰紅酒囊

珍聞快要讀完的時候，山差邦石在吉訶德先生所睡的閣樓裏大喊，「各位先生，趕快來呀！幫助我的主人，他正和強韌的敵人大戰。幸得上帝保佑，他已將巨人，即米康米康奶公主的敵人的首級，像割蘿蔔般地砍去了。」

「朋友，你說什麼？」牧師停談未完的珍聞，驚問山差，「山差，你沒有發昏吧？巨人離此地有六千哩路，怎麼會在此地呢？」

此時他們一班聽故事的人聽到了寢室裏有喧鬧的聲音，並聽到吉訶德先生呼喊道，「站住，匪徒，流氓；我現在要使你的關頭



劍失了作用。」他一面說，一面好像在牆壁上亂斬亂砍似的。

「不要等在那邊聽吧，」山差說道，「急速進去把他們分解開，或者去援助我的主人。雖然現在不需要援助，但總去一去好些；巨人此時一定已被我的主人殺死了；因為我曾看見血流滿地，頭也被砍落在一邊，和大酒囊一樣大。」

「那真要我的命，」店主人聽着山差的話說道，「如果吉訶德先生，或者什麼鬼先生，把我掛在床頭的紅酒囊擊破，而這位朋友一定把流出來的紅酒當作血，」他說了之後，隨即進到房間裏，其餘的人也都在他後面進去，只見吉訶德先生穿着極奇怪的服飾在房間裏亂喊亂砍。他穿了一件還蓋不遍兩股的襯衫，兩隻



第六圖 吉詞德先生在旅店中夢鬥巨人——砍破紅酒囊。



腿長而瘦，長滿了腿毛；頭上戴着一頂店東所有的紅色小帽，左臂上圍着一條睡覺用的毯子，（即是從前拋擲山差用過的那一條）右手擎着一把脫鞘的劍，向四面亂舞亂砍，口裏不斷的叫罵，好像在和巨人作戰一樣；最妙的是他的眼睛並沒有睜開，因為他尙在熟睡當中，做夢和巨人打仗。他夢到米康米康國裏和敵人作戰；他給酒囊砍了許多劍，流了滿室的酒，以爲是打擊在巨人身上的。店主看見了這種情形，抓住了吉訶德先生握起拳頭來就打，要不是卡笛尼和牧師把他拉開，恐怕要把這苦戰巨人的滑稽劇結束了。但是吉訶德先生此時還沒有醒來，後來理髮匠想出方法，用冷水澆在他身上，他才醒過來但仍不明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山差跑



進房裏遍尋巨人的頭不得，說道：「我現在曉得這房子一切都是用魔法迷人的；我前一次在此地聽到拍拍的響聲，看不見人影，現在我親眼看見人頭血淋淋的如泉湧一般落在地上，又找不到了。」

「說什麼血啊，泉啊？」店主人說道：「你這賊人，所謂血與泉不過是我盛酒的皮囊，被他刺破，流得一房間的紅酒，不知道嗎？」

「這我不知道，」山差答道：「我所知道的是我的運氣不好，人頭尋不到，我的封土也和鹽入水般的消滅了！」——山差牢記着他主人的許約，神智昏得比吉訶德先生睡着的時候還要利害。

店主人既恨武士的惡作劇，又討厭他徒弟之對此事的冷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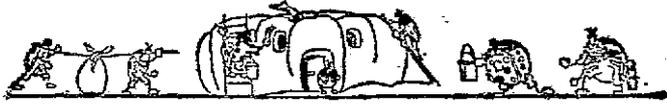
決定不像上次樣便宜了他們，不賠錢決不放他們走。要使武士的特權不能享到不賠償的利益，甚至於連皮囊的塞子、包頭等另碎物件的損失都要他們賠償。牧師牽住了吉訶德先生的手，武士以爲他是公主，幻想自己此時身在米康米康奶公主的面前，跑在他面前，說道：「美麗的姑娘，你從此以後，可以安居無事了，那斷不能再來傷害你了，幸得上天保佑，我所答應你去的事已經成功了。」

「我不是這樣說過嗎？」山差聽到他主人這話，隨口這樣說。『你們要知道，我沒有吃醉酒；你們看我的主人已經把那巨人醜了；毫無疑義的，我的封土是可以有的。』

那一個看見這一對主僕會不發笑呢？他們統統笑起來了，只



有店主人一個人自怨自艾；後來卡笛尼、理髮匠和牧師等想把吉訶德先生從床上拖起來，但是他疲軟得了不得，仍然醒不過來。他們只好讓他去睡，大家到旅店門口安慰了一番山差邦石之沒有尋獲巨人的人頭；同時又緩和店主人忽然喪失酒囊的憤怒，而店主婦半罵半叫的說道：「他一進店門，便是我們店裏倒運的時辰到了，這位武士，我早就不該睬理他的；他已經化去了我很寶貴的東西；他上一次來，我當夜就替他預備晚餐，床舖，稻草，大麥等等，不但爲他自己一個人，還要替他的徒弟，與馬驢預備，因爲說他是個冒險的武士——上帝命令他到人間打抱不平的——所以無須給值的，據說是武士的規則是這樣定的；隨後，也因爲他的原故，又



來了一位先生，把我那根牛尾巴拿去，等到送還的時候，把毛都弄脫了，損失了半元多錢，我丈夫要用也不能再用了；再後，更來得凶了，把我的酒囊戳破，流得一房間的酒！我希望我會看見他自己的血也像酒一樣流出來！現在叫他不要再做夢，我每一角錢的損失都要他們賠償。我如果不拏他們的錢不是人。」店主婦很生氣的發了一大篇牢騷話，女僕更在旁助興她，然而她的女兒倒勸止她，時時露出笑容。牧師答應想法賠償她一切的損失，不但賠還酒囊，酒也賠她，甚至於連這不值錢的尾巴，也算錢還她，這樣才把事情弄平靜下來。杜蘿蒂安慰山差說，等到證實他的主人已把那巨人斬了首，和她自己恢復了王位的時候，決定立刻揀國中最好的地



方封給他的。因此山差很安慰自己，並向公主擔保，他的確親眼看見巨人的人頭，而且還有一個記號，就是這人頭上，有結成帶的鬚鬚，這東西現在之所以看不見，完全是因為這房子是要迷人的，他自己前一次住在那裏已經證明這迷人的事。杜蘿蒂說她很相信這件事，叫他不必擔心，一切的事一定可以如願以償的。大家都安靜了以後，牧師仍然繼續讀他的珍聞：大概說安斯模從那一次試驗之後，對於其妻與友都很信託而放心，而其妻則故意在丈夫面前表示對陸退釐的冷淡，陸退釐且向安求諒解，說他以後不想再到安家裏來了，安斯模對此非常的抱歉，無論如何要陸照舊往來，於是陸的計劃更得售了。他們二人的事女僕是知道的，女主人



准許其和女僕自己的愛人自由，故代他們保守祕密。有一天晚上，安斯模聽見女僕房裏有男子足步的聲音，要敲門進去看明是誰，但女僕一面擋住門，一面把房裏的男子從窗口放去。安斯模強迫女僕說出姓名來，否則，定要把她置之死地。女僕說逃去的人，是她的未婚夫，不過她那時心裏驚恐過度，說不出話來，等明天她可以告訴他驚人的事實。安斯模於是把女僕鎖在房內以待明天報告消息。他回到自己房中，把這件事告知葛密勒，葛密勒等她的丈夫睡熟了的時候，把家中的銀錢貴重物件捲起，乘夜到陸退釐家裏，把這件事告知他，要他立刻想法應付。商量之後，他決定把她帶到他姊姊的尼庵裏暫住。他自己則離開城裏。天亮的時候，安斯模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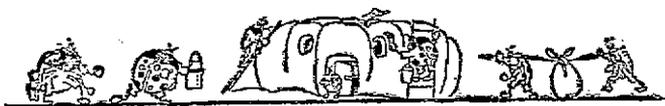
於要究問女僕，打開房門，女僕已不見了，大概已從窗口逃走了，回來想報告他的妻，妻也不在了，但見箱櫃開着，其中珍寶大半已失去，至此才知道此事與葛密勒有關係了，悲慟之餘，心想到陸退釐處告以所過的情形以求慰解，可是陸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問他的家人，據說主人昨晚一晚沒有回家，並且將家中的銀錢統統帶走了。安斯模聽到了這種消息，幾乎失了知覺，回家後，只見人去房空，朋友，妻子，僕役都背他而去了。他苦悶之下，到鄉村的朋友家中暫居。他知道他自己的命在呼吸間了，問居亭借了紙筆，一個人關在房中心想寫下一篇遺囑，但還沒有寫完畢的時候，氣已斷了。第二天安斯模的死訊傳到葛密勒的耳裏她也非常的悲痛，但



仍然住在尼庵裏，面幕也不除去，及到後來，聽到陸退釐在拿不耳戰死後，她立刻把面幕除去，不久便死了。這是三個人的結果，故事也即從此告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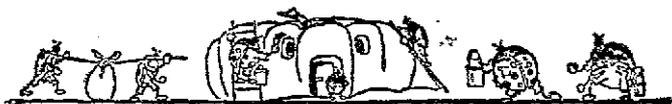
此時旅店中又到來一大幫客人，洛茜德也在內，但是她悲哀得很，因為她躲避在一個尼庵裏被斐南都先生硬帶她走的。杜蘿蒂看見這種情形，要求斐南都先生承認是他實在的妻；而卡笛尼也把洛茜德佔回去。斐南都先生也懺悔他過去的錯誤，對於杜蘿蒂恢復以前的愛；這樣使卡笛尼與洛茜德都很快活。

山差想提醒吉訶德先生，告以他所戰的不是巨人而是酒囊，而他當作巨人的血的不過是酒袋裏流出來的紅酒。他又告知他



說女王已經變作一個民間的婦女了。但吉訶德先生說這些都是魔鬼玩的把戲。

吉訶德先生醒過來之後，下樓來巡守堡壘，以盡武士的職務。他依着長槍騎在馬背上，時時嘆息他的達爾西尼亞夫人，店主的女兒和女僕有意要尋他開心，叫他到一處板洞的下面，對他說小姐很愛他，請他把手伸到洞上來讓她握一握。武士站在馬背上，果然把手伸進洞去，於是女僕用做好的活繩圈套着他的手腕，掛在門上的鐵環上。這位可憐的武士在馬背上一直站到天亮，那時馬移動了，把他一個人懸掛在空中，他幻想他手臂或者要吊斷。他把這件事完全歸咎於魔術。



店主人被兩個不肯付旅費的客人毆打，要求吉訶德先生援助，但他已答應公主在她沒有復位以前，不作其他冒險事業，所以不得公主的允許。他是不得幫助店主人打仗的，而且毆打店主人的兩個旅客是平民，武士的規則，是不參加毆打平民的。然而，經了吉訶德先生的勸說，不久也便平靜了。

從前在路上失去了銅盆，粗鞍和其他物件的理髮匠，現在也進到旅店來了，當他牽驢子進馬廄的時候，看到山差邦石。他叫他山差賊子，要他把偷去的物件歸還；但山差理直氣壯的說是戰利品，一切東西都經武士允許才掣的，同時他對於理髮匠所稱的銅盆堅執的說是曼北拉諾大武士的金盔。



在座的人們想把這滑稽戲繼續下去，大家宣稱這銅盆是金盃，粗鞍是馬飾。聖公會裏的一位職員此時也在旅店裏，聽到他們爭論的情形，大聲呼叫說那一個說不是金盃和馬飾的人，一定喝醉了酒。爭論不得結果，大家以武力解決，於是全室打作一片，加了婦女的叫喊，更增紛擾。後來幸得牧師和一位過路的法官出來調解，才把秩序恢復過來。

另外的一位聖公會的職員，拏出要拘捕吉訶德先生的拘票來，因為他放走罪犯，但武士硬說他沒有犯法，於是又來一個第二次的喧鬧。

牧師勸導聖公會的職員，請他們不要拘拿吉訶德先生，因為



他是神經錯亂的人。兩位職員果然聽從牧師的話，停止拘拿武士的事，並且代他們決議：山差與理髮匠的驢鞍，彼此對調，叫牧師代償理髮匠的銅盆的價值，才算把事情平靜下去。

山差現在把杜蘿蒂示愛於斐南都先生的事告知他的主人。但武士把這件事完全歸咎於魔法或幻像身上。

武士的朋友們見武士的執迷，不可理喻，於是做了一隻竹籠，把武士捆禁在裏面，放在牛車上載着走。



第十六章 武士被捕

吉訶德先生眼見自己被置於竹籠裏，抬到牛車上，便說道：「我讀過了許多武士的歷史，可是我沒有讀到過，見到過，或者聽到過把一個中了魔法的武士被捕，用這種懶惰緩慢的牛車拖走他的；武士被捕了，總是像雲飛風穿般的押看走的；或者放在有火的車裏，或者捆在有翅的飛馬和這一類的野獸上。可沒有放在牛車上的！這真使我莫明其妙！莫非是現代的武士制度及魔法和從前的不同嗎？或者因為我是一個新的武士，而且是第一個要復活久已忘懷的武士制的人，他們才創造新的魔術和新的押解中魔武



士的方法，也未可知。山差，你以為這件事情怎麼樣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呢。」山差回答道，「因為我沒有讀過像你這許多武士的書；不過我敢說的，這一班古怪的人物沒有一個是聖教徒。」

「聖教徒！」吉訶德先生說道，「天曉得！他們是用幻像顯形出來的魔鬼，特地到此做這種事情的，怎麼會是聖教徒呢？假使你用手去觸動他們，或撫摸他們一下，你一定就會覺得他們是氣體，除了形像之外，是沒有實質的。」

「主人，」山差回答道，「我已經觸動過他們；而走動得很忙的那個魔鬼，有堅固的肌肉，其餘的各點，也和我聽到說的魔鬼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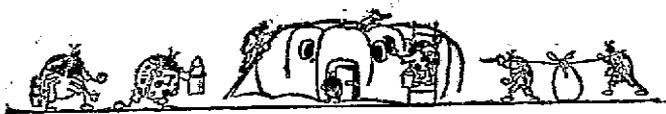
有的各特點不同，因為他們這班鬼都有硫磺和其他惡劣的氣味，而這忙碌鬼，則在一哩以外即聞到他的琥珀味。」山差所說的人是指斐南都先生，因為他是一個紳士，很歡喜擦上如山差所說的香氣。」

「山差朋友，那一點你不要奇怪，」吉訶德先生說道：「我告訴你，魔鬼是很狡滑的；就使他們身邊帶了什麼氣味，他們自己是聞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是靈魂；如果說聞得到什麼氣味的話，也不能聞到香的味道，只能聞到一些臭氣罷了；原因是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帶着陰氣的，而且因勞苦的關係，得不到安逸，所以沒有嗅到香氣的可能；香氣是給快樂和安逸的人享受的；如果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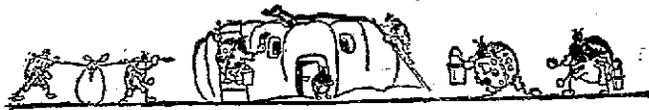


那個魔鬼有琥珀味，那一定是你欺騙了自己，或者是他故意欺騙你，好使你幻想他不是魔鬼。」

這是他們主僕二人的談話；斐南都先生與卡笛尼恐怕山差再說下去要把他們的計劃破露了，決定叫他們快點動身，隨即指揮店主把吉訶德先生的馬上了鞍，把行囊放在山差的驢子上。此時吉訶德先生已經和聖公會的兩位職員商量定妥，請他們二人，伴送到他的村莊，每天酬給他們許多錢。卡笛尼把武士的盾牌和銅盆分掛在馬鞍的兩邊，指揮山差騎上驢子，牽住羅西安德的韁繩走，並請兩位職員帶槍安置在牛車的兩旁；當牛車將開動的時候，店主婦和女兒女僕等出來向吉訶德先生送行，對於武士的災



難表示悲哀，假作流淚的樣子；吉訶德先生對她們說道：『慈悲的女士們，請不要哭泣，這些災難都是從事武士事業的人們之應有的命運；我如果不遭到這種事，我就不算是一個著名的武士了；無名的武士是不會遇到這種事的，因為世界上沒有人想到他們；唯有勇敢的武士才有這種種的災難；因為他們的功業使其他的武士和王公嫉妒，所以以卑鄙的手段破毀牠們，然而公理是偉大的，她終有戰勝的一天。美麗的女士們，我因為無心的緣故，已經冒犯了你們，請你們原諒我；我決不是存心要這樣做的；我祈禱上帝把我從這魔鬼的監禁中釋放出來；等到我自己身體恢復了自由之後，決不會忘記你們在這座城堡裏所賜給我的恩典的。』



當吉訶德先生和城堡的夫人談話的時時，牧師、理髮匠便和斐南都先生夫婦告別，大家此時都很快活，尤其是杜蘿蒂與洛茜德二人爲甚。他們彼此互相擁抱，並且約定以後互相通信。斐南都先生囑咐牧師要把吉訶德先生這件事的結果相告，他很歡喜聽到這件事的消息，同時他自己也答應以後，時常寫信給牧師，把他認爲牧師歡喜聽的事件，如關於他的婚事和洛茜德回家以後等事，告訴他知道。牧師應允照他的話做，於是再互相擁抱，互申前約，然後牧師與理髮匠騎上了驢子，隨在車後，他們都戴上假面具，所以吉訶德先生認識不出來。他們出發的次序是：牛車夫引着牛車在前；左右伴護着帶槍的兩位聖公會的職員。山差邦石牽着武士



的馬跟在車後；牧師和理髮匠騎在驢子上在後面督隊。依照着牛車的牛步，慢慢的前進。吉訶德先生坐在竹籠裏面，兩手摺着，兩足伸出籠外，憑靠着柵欄，現出沉靜忍耐的樣子，他好像不是個血肉的人身，而是一座石像。他們這樣慢慢靜靜的走了六七哩路的光景，來了一個山谷，車夫想在這裡休息一下，餵飼牲口，叫他把這意思告知牧師，但理髮匠的意思以為不如再前進一點路，到山的那一邊，那裏有一個山谷有更多的草可以飼牛，比這邊的山谷要好些；他們贊成理髮匠的主張，繼續前進。

這時候牧師忽然回頭一看，只見後面來了六七个騎馬的人，衣飾都很整齊，大概是因爲中午的天氣炎熱，急於要找個歇涼的



地方，所以走得很快，不久便趕上了牛車。他們彼此互相敬禮，新到的旅客中，有一個是托里部的大牧師，也即是隊中的領袖，他看見牛車，教會職員，山差，羅茜安德以及牧師與理髮匠等行列整齊，尤其是見到吉訶德先生囚禁在籠子裏面，心裏早已猜定是著名的強盜，或者是在聖公會的管轄區內犯了法規的罪犯，但終於禁不住詢問他們爲什麼要把此人這樣的囚禁法子。聖公會的一個職員回答道：「我不知道什麼意思，讓這位紳士自己告訴你好了。」

吉訶德先生聽到他們問答的話，開口對問話的人說道：「先生，你熟悉不熟悉武士的事情？如果你是熟悉的，我就告訴我的災難給你聽，要是不熟悉，我即使說給你聽也沒有用處。」牧師和理



髮匠，瞧見這班行路的人和吉訶德先生在談話，走到前面來，預備好答話，免得發露他們的計劃。

托里都大牧師回答吉訶德先生道：『朋友，實在的說，我知道武士的書籍，比論理學大綱的書還要多；如果是爲這一點的，那請你放心對我說好了。』

『那末，先生，』吉訶德先生說道，『我告訴你，我是被惡魔法師的嫉妒，中了魔法所以被囚在這籠裏的；因爲道德高尚的人，被惡人迫害的多，而被善人親愛的少。我是一個武士，而且不是一個無名的人，我將來是名人寺院永垂不朽，以作後世模範的人。』

『拉曼却的吉訶德先生所說的話是不錯的，』副牧師插嘴



道；「他被押在這車上，是因着了魔法；這不怪他自己的錯誤，只怪那羣不道德的惡魔陷害他，先生，綽號「愁容武士」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已经聽到過這個名字沒有，他所成就的偉大的功業，可以銘於青銅，刻於大理石之上，永垂不朽，一切惡意的嫉妒，是不能埋滅他的功業的。」

大牧師聽了兩方面的話，非常的驚異，想不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有跟從他的人們也同樣的摸不着頭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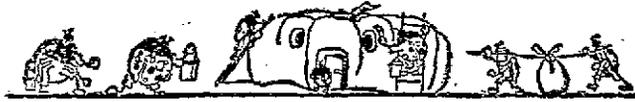
山差此時已經走近他們的旁邊，傾聽他們的談話，心想把這件事的真相弄個明白，對他們說道，「先生，不管你們歡喜不歡喜聽我說的話，我要把這件事的真相說出來。這件事的真相是這樣



的，卽是我的主人吉訶德先生着了魔法完全和我的母親一樣；不過他一點也沒有喪失知覺，在他們囚禁他之前，他能吃，能喝，能像別人一樣的酬應。情形是這樣的，爲什麼他們要我相信他是中了魔法呢？因爲我曾聽見過許多人說，凡是着了魔法的人，是不吃，不睡，又不說話的；可是我的主人，如果你不去止住他，要比三十個律師所說的話還要了。」然後他轉向牧師大喊道，「牧師先生，牧師先生！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嗎？你以爲我猜不着和看不見你這種種新魔法的目的嗎？我告訴你吧，我是知道你的。因爲你是蓋上了假面的，你無論怎樣隱藏你的詭計，我是認得到你的。總之，嫉妒當權公道便不能存在，鄙吝的所在，不會有慷慨自由的。運氣不好，我們



遭逢了魔鬼！假使此事不是你從中作祟，我的主人此時已經和米康米康公主結婚了，而我呢，也至少已經做了伯爵；因為以我主人的大量，和我自己的勞務，一個伯爵是不算奢望的。俗語說「命運的變遷，比風磨轉得還快。」又說「昨爲堂上客，今爲墻下囚」這些話現在看起來都是確實的。我很爲我的妻子兒女悲哀，因爲本來可以看見他們的父親做島國的總督，或者國王衣錦回家的，現在却看見他是一個馬伕回來。牧師先生，我之所以說這些話，無非是想你給我主人的虐待要放在你的良心裏面去；並且想要你注意，上帝並沒有叫你以這種方法囚禁他，同時他遺留下來未做的義俠事業。要責成在你身上。」



「這樣看來，」理髮匠喊道，「你是你主人的同志，山差。我現在才覺得你也應該關在籠裏和他作伴，也和他一樣的要着了魔法，因為你已經和他感受得同樣的脾氣了。這真糟糕，你的頭腦中會裝滿了島國封王的念頭。」

山差回答道，「我雖然是個窮人，但我是老牌的聖教徒，我也不負欠人家什麼東西，至於我貪求島國，固然是有的，但別人貪求更壞的事也有。我們都是由自己的功業得來的；而且我既然是個人，教皇也可以做得，不要說是島國的總督，尤其是當我主人征服許多島國，自己一個人忙不過來的時候。你要注意你的說話，理髮匠先生；修鬚理髮並不是事事皆知的事業，各人有各人的不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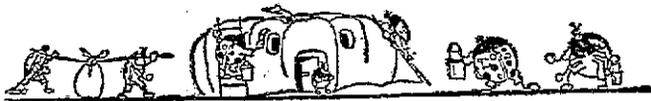


我們彼此都知道的，所以我說這句話，在我面前擲假骰子是沒有用的；至於我主人之着中妖術，上帝總知道他是實在的，讓牠去好了；愈動牠愈會不好。」

理髮匠恐怕他和牧師辛苦造成的祕密，話說多了要被山差識破不回答他；牧師也怕這樣，請托拔都的大牧師走上前一點，他可以告訴他內中一切隱秘的事。大牧師同意他的話，率同僕從跑到前頭去，很注意的傾聽關於吉訶德先生的性情、生活、瘋狀等等的報告，牧師簡單的敘述他瘋狂的原因、起始，並報告他的初次出發冒險一直到囚閉在竹籠裏止的全部歷史，以及他們此次想法把他弄回家去，看能不能醫治他的瘋狂等情形。大牧師等聽到吉



訶德先生的新奇歷史之後，大家都覺得驚異，大牧師開口說道：「牧師先生，老實說一句，我以為他們所謂武士的書籍對國家是有害的；我於無聊的時候，讀了所有的武士書本，但都是讀一個起頭，而沒有讀完過一全本的；因為在我看起來，內容都是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的東西。我以為這一類的文字和毫無意義的寓言一樣，其唯一的目的只在娛樂而沒有教育，與娛樂中含有教育的道德寓言完全相反。這一類書滿本是毫無意識的記載，雖然說目的是在娛樂，我不知道從那裏娛樂起。因為心靈上的娛樂是從美麗和合於情理的事物來的，醜惡與不近情是無娛樂可言。而這種武士的書每每一個五六歲的童子殺死和塔一樣高的巨人，並且把他像



切查仁餅般斬作兩段。這種不相稱的故事，無論從全體講，或從部分講，都是不近情，不美麗的。還有可笑的，他們告訴我們的戰爭，一方面有百把萬的戰鬥員，而結果則爲單搶匹馬的英雄所敗，於是皇后或者女皇和他戀愛結婚。總之，都是一些不近情，不合理，不能的事牽強附會而成的。我從沒看見過一本武士的書是首尾一致的，不但如此，即格調亦非常的粗糙，內容缺乏文字的技能；根據這種種理由，這一類的書應該全部要毀滅了才是。』

副牧師很注意的傾聽他，覺得他是一個見解健全的人，他所說的話有充分的理由；於是副牧師告訴大牧師說他也同樣的痛恨武士的書籍，而且把吉訶德先生全部的武士書籍燒去的事情。



告知他，大牧師聽到副牧師燒書的話，吃驚不小，他雖然反對武士的書籍，但其中亦有一樣好處，即是範圍很寬廣，筆尖可以自由活動；破船，大風雨，鬪毆，戰爭等任意描寫，忽而形容慘痛的悲劇，忽而暢談意外的樂事；忽而英勇的英雄，忽而美慧的美人，忽而忠烈，忽而叛逆，無拘無束，想說什麼，便說什麼。不但如此，作者自己有時可以變成天文學家，有時可以交成爲宇宙學家，甚至於音樂家，魔術家，有時也要做一做。總之，他是個萬能先生，一身具備上下古今的道德才能和奸邪陰惡。假使其所創造的東西有幾分真實性，與含教育的意義，那亦未嘗無可取處。

當大牧師與副牧師二人談論武士的書籍與批評其得失的



時候，山差邦石告知武士說前面騎在驢子上的兩個蒙面的人，即是牧師和理髮匠，但是吉訶德先生並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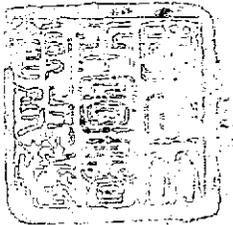
現在師徒牧師，理髮匠等一行人都到了另外一個山谷裏休息。吉訶德先生宣誓了之後，從竹籠子裏釋放了出來，大牧師和他攀談，覺得他很有學問，可惜走入了歧途，吩咐他多讀聖經，可以在裏邊發見真理，亦可以在裏面獲得實在的英雄故事。武士贊成他的話，承認聖經裏面所說的偉大人物和偉大事業是正確的，但同時亦堅持剛爾的亞美蒂斯，亞倫都，以及其餘許多著名的武士故事，亦同樣的正確。

吉訶德先生滔滔不絕的敘說各武士奇烈的歷史，與冒險鬪



爭的精神，很豐富很精熟。他叫大牧師也要看一看這些書。他又說很想叫他忠實的徒弟做一個伯爵，利亞美特斯封他的徒弟一樣。休息了一回，大家吃了些東西，仍然把吉訶德先生裝入籠裏。到了他的村莊的時候，山差邦石的妻子首先出來問山差當了徒弟有什麼好處帶來給她沒有？他說他得到伯爵或總督的時候，她就可做「夫人」了。

吉訶德先生的姪女瞧見她的叔父這種情形，痛罵武士書籍的害人。隨手把他安置在床舖上，把衣服換去，小心照管他在家休養。



(六) 庫文年少界世

由寶龍譯

王爾德童話集

四角五分

席燕塵譯

安徒生童話集

二冊六角

錢公俠譯

木偶人歷險記

六角五分

史碧麗著
副斯曠譯

小小的逃亡者

定價一角

圖南麥根斯著
陳駿譯

東方兒童傳說

二冊一元

彭兆良譯

魯濱孫廳流記

二冊一元一角

彭兆良譯

瑞典
魯濱孫家庭廳流記

四冊一元八角

保羅繆塞著
董樞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定價四角

行發局書界世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吉訶德先生(全二冊)

(每冊定價銀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函致)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西 萬 提 斯
譯 者 蔣 瑞 青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暨 上 各 海 世 界 書 局

11/11/41

11/11/41

